

青年圖書室

田漢戲曲集

1

藏主齊紛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409B

現代書局印行



39

集曲戲漢田

第一集

南沙姚舜臺藏

Ell Chang (neat) Pring Library



1933

青年圖書室

第一集自序

這戲曲集是一九三〇年夏天就開始編的。但在四五集發行之後到一九三二年下半期的現在纔編定第一集不能不說是可怪的事。然而在明白這經過的人又毫無足怪，因為這集子是和一九二九以來的新興文化運動共着運命的。在牠開始發展中立定這集子的編輯計劃，發行其一部分；在牠的受難期間這集子也完全停頓，在牠將入復興期的現在，又重新開始工作。

在這裏得聲明的，是我迄現在為止祇編輯過

1567602

類	H 814.5		
號	6034		
數	234	重量	
號	0019		

四五集，第三集完全是別人負責編的，其中除了整編印我在中華書局發行的‘咖啡店之一夜’外，甚至連在南國週刊上寫的京戲‘林冲’的殘稿都給收進去。這一種行動我想不是每一個著作者所樂從的。好在現在發行書肆方面已應許將該集毀版，我纔着手重新編定一，二，三集。在這三集中我不豫備專收過去的作品，而以思想發展及題材關聯為標準，充分容納今日以前我對於中國劇壇涓滴的貢獻。這第一集中如‘咖啡店之一夜’姊妹（原名‘午飯之前’）兩篇雖為舊作，但均經重大的刪改，無論在內容形式相信都已煥然改觀。

我的處女作應該是‘瓊瑤璘與薔薇’（五幕劇，曾發表於‘少年中國’。）但那個作品實在太不成熟，在牠戲曲的結構本身，取材本身既成問題，所以雖經盧芳先生替我把原作找來，我連修改都覺無從下筆。就祇好棄置不顧了。但對於封建的壓迫與剝削下的歌女生活，十年以來頗有新的接觸，我想把我觀察所得寫一個同一題材的劇本來代替牠。所

以這個第一集我仍把‘咖啡店之一夜’放在首篇，來紀念我劇曲創作生活的發軔，因為牠事實上比較能介紹我自己的‘出世作’。

這個作品，在這個集子裏，如前所說，是經過重大的刪削的。牠的創作年代是十二年前的一九二〇年，我不能說我這個十二年間有多大的進步，但至少用語是比以前普通一點了，技巧是比以前熟練周到一點了，還有在意識上也比以前正確一點，尖銳一點了。這當然並非我忽然比十二年前聰明了，而是時代的巨輪在我的生活程途上劃下的痕跡。

說到這個作品，我必須提到牠的摩特兒。這中間男主人公‘林澤奇’，我是寫好友李初梨君，李君後來雖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初期的批評家，而在當時他正是那麼一個感傷主義者，中間提到的他的朋友‘鄭君’是指作者自己，因為當時作者似乎比他還要理智得多。

現在李君是幽囚了快三年了，有人甚至說他

瘐死在獄中，刪定這個劇本的時候，我不由得想起他那熱烈沈鬱的丰姿，好像還聽見他當時在東京本鄉或神樂坂一帶咖啡店中熱辯哀歌的一樣。

‘午飯之前’，這劇本曾經刪譯成日本文載在東京‘改造’雜誌上。這樣說也並非引爲何等的光寵，因爲牠發表後並沒有獲得何等好的反響。谷崎氏甚至要我速譯‘獲虎之夜’來恢復名譽。當然的，這作品幼稚的地方到今日念起來也使人汗顏。然而我不能捨掉牠實因爲牠畢竟含有比‘獲虎之夜’較重大的社會意義。第一，寫這作品的動機是因當時湖南軍閥趙恆惕爲華實紗廠的年關鬥爭的嚴重慘殺了黃愛，龐人銓兩人。黃愛是由黃素兄的介紹剛和我做朋友的，我非常悼惜他，在這劇本中就成了那二姐所愛的紗廠男工‘林三哥’。第二，寫這劇本的時候正是國內反宗教運動高漲的時候，贊成反對兩派爭辯甚烈，‘少年中國’雜誌爲着這個出了三期專號。這劇中的大姊，（基督教徒）與二姐（革命女工）便體現了這個鬥爭，而結果是大姊的轉變。

第三，這劇中的姊妹三個是以我們小時隨母親居長沙北門外伍家嶺時所見一張姓老太婆的三個女兒做模型的。她們母親無子靠她們三個在該地和豐火柴公司做工爲活，她們和我們很熟，實在是我所最初接觸的近代女工。由她們纔引起了我對於勞動婦女生活的興趣，雖說當時所見的還是非常的淺薄。發表在這裏是經過可能的改訂的，在趙恆惕式的屠殺，伊牧師式的欺騙還存在的中國勞動運動界，這劇本在相當好的舞台裝置與表演人材的條件下相信還有牠的意義和效果。

和‘午飯之前’之寫年關鬥爭相類似的是一九三〇年底寫的‘年夜飯’。這個作品一直沒有發表過，但我相信牠的現實性比較的多，因爲前者是寫女工，而後者是寫和我們比較接觸得緊密的小職員生活。一個在某大香煙公司的廣告部服務的朋友，在世界經濟恐慌深刻化的一九三〇年底失業了，起先他自以爲是上級職員從不參加職工運動，到了失業的黑翅膀襲到頭上來了，纔覺悟到自己

和下層職工是站在同一條線上——這便是我想捉住的地方，成功到什麼程度自然是另一問題了。

‘梅雨’成於一九三一年的梅雨期，那年那連綿的‘梅雨’也就是後來那瀰漫十六省的大水災的開端，在這梅雨期中多少‘小民’宛轉掙扎在生死線上，當時報載法界南陽橋有做小生意的潘某因天雨賠本不能按日付印子錢而自殺，這段新聞就成了寫這劇的藍本。寫成後因友人孫君交讀書雜誌至本年初纔被發表。起先，友人朱光君見此劇謂欠緊張，但後因在杭五月花社保羅君之出演數次皆獲得甚大之成功。可以知道演出者的技術關係劇本的效果甚大。現聞保羅君又以演劇而被幽囚，在劇壇人材寥落的時候真有‘聽鼙鼓而思大將’之感。

最後‘戰友’一劇自然是成於本年一二八事件以後，要算我的最近的作品，收在第一集裏，和我的最初的較完整的作品比較起來頗可以明顯地尋出時代發展的軌跡。但是以一個瞎了眼的青年的戀愛悲劇做題材的動機卻起於十數年前。當一

九二〇年留日學生常在東京中國青年會鬧新劇的時候我導演了一個沒有腳本的劇叫‘不朽之愛’，演那中間的主人公瞎子的是王道源君。這個便是‘戰友’的前身，但中心思想完全不同，‘不朽之愛’的主要意思是寫一個專活在感覺世界的瞎子因維護其情人的名譽而喪明，因喪明而情人隨其敵人以去，但他友人爲着慰他的悲思，捏造他愛人的純潔戀戀，說她屢欲嫁他而格於父母，在逼嫁之日終於自殺。於是瞎青年更增加其對於愛人的狂信。後來那女的，在多年浪漫生活之後被棄，甚至鬻爲歌女，輾轉回到故鄉，甚懺悔她的行爲，因這朋友之勸想終身服事瞎子以報他的恩意。但瞎子於撫摩諦聽之後，堅謂這女人不是他的愛人，說他的愛人皮膚是何等潤滑，聲音是何等清圓，此則何等粗糙而俗惡，又說他的愛人是永遠活在天上決無尙在人間之理，這必是朋友欺騙他，然而他的眼睛雖可欺騙，聽覺與觸覺卻不可欺騙。於是那女人於慚愧之餘，承認他的話是對的說，他清純的愛人永久活在天

上，活在他的記憶的海裏，確已不存在人間，她說完便投崖而死。——照這故事所表現的，讀者也可以知道完全是帶着感覺主義的，唯美主義的色彩。在當時這種色彩確是深深的支配了我們許多文學青年，直到現在也不會完全洗刷乾淨。但在‘戰友’中的瞎青年我相信和王道源君所演的是不同的，他並不是活在感覺的世界永遠想着那夢幻的愛人的傻子，而是一個不因對愛人幻滅而對革命幻滅的鬥士，雖說他因年紀還是太輕，感情作用還是太重以致有非理性的行動，但在好的指導下與羣衆的革命情緒的高漲中仍能很快地克服他壞的傾向。——在這一點許是我這十二年間的一點點進步罷。

把這五個獨幕劇作第一集出版，在種種意義上實在是很可紀念的，我過去雖然是個個性很強，一意孤行，不甚管別人毀譽的人，但現在我想不這樣。這中間的幾個劇本雖經我仔細改過，但仍恐留存有錯誤的觀點，何況這些劇本又是曾經多次上

演而且正在上演的，所以嚴正周到的批評不僅是對作者的益處。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 田漢

目 次

咖啡店之一夜(一九二〇)

姊妹(一九二一)

年夜飯(一九三〇)

梅雨(一九三一)

戰友(一九三二)

咖啡店之一夜

本書承姚尔長君寄贈特此誌謝
—— 三 三 書 館 ——

咖啡店之一夜

時間 一九二〇年初冬

地方 某都會

人物 林澤奇 二十一歲 高等學校學生

鄭湘荃 二十二歲 澤奇之友

李乾卿 二十二歲

陳小姐 二十歲

白秋英 十九歲 咖啡店侍女

咖啡店主人

飲客甲,乙,丙

佈景 精緻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飲器等之台，中嵌大鏡。稍前有櫃，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盤等，台左並有大花瓶，正面置物台之右方，則為通廚房及內室之門，障以布簾。室前方於三分之一的地方，以屏風縱斷為二，其比例為左二右一。右方置一圓桌，上置熱帶植物之盆栽。桌子對屏風那面，置小沙發一。餘則置一二腕椅。左方置大沙發。橫置兩長方桌子，副以腕椅。室中於適當地方，陳列菊花，瓦斯燈下，黃白爭豔。兩壁上掛油畫及廣告畫。壁塗以綠色。左前方開一推掩自在之門。時為初冬之夜，左室一桌有數人高談暢飲。盆中獸炭，燃得正好，侍女白秋英方為一客斟飲。

飲客甲（舉杯在手）阿…今晚喝的痛快。（對乙）
老陳你還喝不喝？

飲客乙 不喝了，我喝多了就頭痛。

甲 那裏！（一飲而盡）大姐！再斟一杯。（白斟一杯，

342 6034 234
01113

甲指丙)你該再喝一杯罷。李白說得好：“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你今年討了那麼一個好老婆，不是人生得意的時候嗎？好，再喝一杯。大姐，你替他滿滿地斟一杯。

乙 (對丙細聲)建勳!別喝了。

甲 (半怒)老陳你自己不喝就得了，怎麼勸他別喝呢？非罰你不可！

丙 (賠笑)我確是不能喝了。你問陳先生，我從來不會喝酒的。今晚因為高興，所以陪先生喝了幾杯。再喝可就要醉了。

甲 醉了有什麼要緊。……你們都不成。(對白)大姐!還是你好。你陪我喝一杯。

白 (微笑)先生，我不會喝酒，我喝一口兒就醉了。

甲 那麼，就喝一口兒。

白 好，多謝先生。

甲 哈哈，還是這一位姑娘來得痛快。我說姑娘，你今年十幾歲了？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從前

好像不是你在這兒。

白 我今年十九歲了。是九月初來的，快三個月了。

甲 聽你的話好像是東鄉人，是不是？

白 是的。

甲 我也是東鄉人。你住在什麼鎮？

白 清化鎮。

甲 清化鎮？唔。清化鎮的什麼地方？

白 藤蘿村。

甲 你貴姓？

白 姓白。

甲 你不是白仁山先生的同族嗎？

白 那就是先祖。

甲 什麼？你就是仁山先生的孫女兒？

白（點頭）是。

甲 你家裏聽說這幾年很不幸。令祖去世之後，你們家裏就分了家，去年聽說令尊又去世了。

（忽悟說得太傷感）哦……你上城來了很好！

現在世界大了，你們到外面謀一點獨立生活，也是好的。

白 先生您貴姓？您和先父認識嗎？

甲 我姓馮。從前在清化鎮當過教員，和令尊很要好的。令祖去世那年，我就上城來了。我的小女現在也在城裏念書。我家裏就住在前門橫街第三街一百四十三號。我那一天來接你去坐坐。

白 多謝老伯伯。我一定要來拜府的。可不知道老伯伯知道李明書先生家裏的事不知道。

甲 李明書？不是那販私鹽的李大胖子嗎？

白 ……。

甲 姑娘和他有什麼親戚嗎？得罪得罪。聽說他做船生意發了財，現在搬到上海去了。

白 他全家都去了嗎？

甲 都去了，不過聽說他有一個兒子在本處的大學堂裏念書。

白 不是那乾少爺嗎？

甲 就是那乾卿。他在南華學校畢了業，就轉到這兒來了。

白 噯唷，怎麼我不知道！他進了大學？他在大學什麼科？想一定是法科吧。老伯伯，他還好嗎？

甲（望白微笑後）還好！你問他做什麼？

白 我們在高等小學同學。

乙 恐怕不單止同過學吧。

白 他在南華念書的時候，我們也時常通信的。

丙 那麼你們兩個人中間，一定有很有趣的羅曼斯啦。

甲 你上城之後還沒有會過他嗎？

白 我在鄉下的時候，乾少爺寫信給我，要我上城來進學校。說他快要畢業了，畢過業依舊到這城裏來，可以招扶招扶我。家父亡故之後，我冒險上城裏來。因為城裏沒有親戚朋友可靠，所以就到這店子裏暫時安安身，等乾少爺回來。老伯伯，好了！我這一下子可好了。乾少爺真要到這城裏來了。我雖然沒有會着他，他要

知道了我的地方，他一定來接我的。老伯伯，你老人家不知道乾少爺怎樣和我約好的呢。……可是倘若乾少爺知道我在這樣的地方他不會生氣嗎？

乙（插）那樣愛你的人，怎麼會生氣呢？

甲 不會有的事吧。可是白姑娘，在這裏不也很好嗎！在這一種空氣中間，領略不盡的人生，還要進什麼學校？噯！說了好一陣話，又把酒忘記了。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兒吧。

白 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的味怪苦的。我祇能喝一點兒葡萄酒。

丙 我也愛喝葡萄酒。

甲 你們都是祇能嘗嘗甜味的，那裏知道威士忌的好處。（一飲而盡）啊。……痛快痛快！（看壁上鐘）哦呀，九點鐘了。（取錢）白姑娘。你算算該多少錢。

白 一共五塊九毛錢。

甲 那麼拿這十塊錢去找來罷。

乙丙 (同時)這裏有錢,這裏有錢。

甲 (收錢)好,你們有錢。就請你們給罷。

乙丙 (紅着臉儘是翻錢包)……

甲 不夠嗎?那就還是讓我做做東道罷。哈哈。

白 (進內)

(這時一顏色蒼白的青年倉皇入內。白由內面出來。)

白 請坐。(一面到甲前)多謝先生。(找錢)

甲 那麼這就送給姑娘做零用吧。

白 老伯伯。請收下罷。姪女萬不敢受。

甲 有什麼受不得,你不知道這一句古話嗎:“長者賜,不敢辭”啊。

白 那麼就多謝了。沒有想到今天晚上遇了一位鄉親。又聽到了乾少爺的消息。老伯伯您時常上這兒來坐坐吧。我見了您就像見了親人一樣。

甲 來的來的。我還要接你上我家裏去走走哩。

好，今天太晚了。我們少陪了。你在這裏耐煩的過。這兒也很好，我很愛這一種生活。我看你也不用去找那乾少爺啦。

白 是啊；不過我就不去找他，他也一定要來找我的。

甲（帶着哀憐的微笑）唔，說不定他會來找你。不過，你要記得，窮人的手和闊人的手始終是握不牢的。……你伯伯掙扎了半輩子，別的收獲一點也沒有，就是祇得了這一點點經驗。因為自問是幹不過他們有錢的人，所以我這幾年也頹廢起來了。煙也抽起來了，酒也喝起來了，女人也找起來了。比起在清化鎮的時代，自己也覺得像兩個人似的。這樣一個人，恐怕你也不願意叫他做伯伯吧。

白 沒有的事……。

甲 有了錢我總是花在這種生活中間。的確我很愛咖啡店的這種風味。（停了停，指着隔壁說）我除了這種生活之外，我還羨慕一種生活，

就是住在這隔壁旅館的那位俄國盲詩人的生活。那個人你知道嗎？

白 不是上個月流浪到這裏來的那位可崙思奇先生嗎？

甲 是呀。

白 那位先生很有趣。大學裏的少爺們，把他引到這兒來喝過好幾次咖啡。他有一頭黃金似的好頭髮。說話的時候，總帶着一種很淒涼的微笑。他說的話，我們自然不懂。可是聽上去，聲音非常的溫柔。就好像久住在異鄉的人忽然聽得鄉親說話似的。他會彈一種外國的琵琶。有一晚人家引他到我們這裏來，他那晚好像很高興，喝了幾杯酒之後，他拿着那種琵琶，一面彈，一面唱。起初唱了一支俄國的革命歌，唱得激昂的了不得。連我都想要跳起來丟炸彈去！

甲 哦呀！

白 後來又唱了一支曲子；據他們說叫做什麼瓦

爾嘉河的哀歌。髻髻是述一個王女殉情的故事。那種調子又非常的淒婉，我聽他自己一面唱着，那一雙沒有光的眼睛裏面也涔涔的流出眼淚來了。他們說他從小離開了他的娘和他的兄弟，一個人飄流了許多地方。他到過緬甸，到過暹羅，到過印度，又到過日本，所到的地方，沒有一處政府不虐待他，不要攆他走，可又沒有一處的青年聽了他的歌，不同情他不敬愛他的。

甲 那位詩人的生涯真是一首哀歌；可悲的很，但是又可羨的很。你看一個被放逐的盲詩人，懷着吉他(Guitar)在異國漂泊，不就是一首很好的詩嗎？哦呀，我今晚說了許多酒話，……。

白 那裏，老伯伯請時常過來坐坐。

甲 好。老陳！拿帽子，我們回去罷。回頭見。

白 老伯伯慢走。陳先生您忘了手杖。

乙 哦。多謝。再見了。

(甲乙丙退場。)

白 (至林所) 哦呀! 林先生真是得罪得罪。我剛纔和一位鄉親貪說了幾句話, 就把您忘了。

林 沒有什麼。我祇顧聽你們說話也忘了叫東西吃了。

白 好。我把這邊收拾一下, 就替您倒咖啡來。

(收拾左室杯盤暫退場)

白 (已而取咖啡復出替林擺好。) 讓您等得太久了。你昨天晚上回去沒有醉嗎? 你一個人喝了那麼多酒, 我很替你擔心哩。

林 昨晚有點醉了, 回寄宿舍去還找錯了門, 和電桿柱子碰了一交。可是沒有什麼。喝醉了把心裏弄得模模糊糊的倒也很好。

白 怎麼您這一向不和您的朋友鄭先生一塊兒來呢? 從前您倆不是常在一塊兒的嗎?

林 將來或者還一塊兒來。現在我愛獨自一個人到這裏來坐坐。你知道他的性格比我強, 他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總是感着一種壓迫。我的什麼羅曼諦克的夢想, 都被他那一種辛辣的

譏笑破壞了。我的性格是很弱的。用慈愛的手來碰碰我，都恐怕要出血，怎麼能受得住他那麼重的打擊呢？他們常說我的感情是爆發的。我現在就想獨自一個人把我的感情儘量地爆發一下……白姑娘，咖啡不喝了。你替我拿一瓶威士忌來。

白 林先生喝啤酒罷。威士忌喝起來喉嚨痛。我剛纔喝了一口兒，到現在還怪難過的。

林 拿來罷。你怕我不給錢嗎？

白 不是那樣的話，我看林先生也不像會喝酒的呢。

店主（掀簾）秋英！客人要啤酒拿啤酒，要威士忌拿威士忌，祇管在那裏囉唆什麼。（掩簾）

白 是。（取酒來很事務地）林先生酒來了。要不要什麼下酒的菜呢？

林 什麼也不要。秋姑娘你能陪我談談，我就很感激你了。

白 可是您叫我談什麼呢？我是一個極平凡的女

子。文學美術的知識一點也沒有。

林 正因為秋姑娘不懂得那些事，正為秋姑娘是一個純真的女子，所以我纔願意和你談談。好。你也來喝一杯吧。（自飲一杯，像苦得很的樣子）

白 多謝。我不能喝了。您自己慢慢的喝罷。

林 （又勉強喝了一杯）

白 林先生，我真有些懷疑。

林 有什麼使秋姑娘懷疑的事呢？我倒很想知道。

白 多着呢。第一就不懂你們這些少爺們，到底為着什麼不去好好地讀書做事，卻要到這裏來拚命的喝酒。喝起來很愉快也能，偏又像吃黃連似的，做出那一種很難過的樣子。

林 （黯然無語）……。

白 我說錯了，得罪得罪。我因為看見過好幾個您這樣的少爺們，也像您這一樣的喝酒，我想這杯子裏一定藏着我現在的頭腦所以不能了解的東西，所以我纔來問問您。

林 秋姑娘等到我成了槁木死灰的時候，再來答覆你吧。現在我心裏難過得很。

白 什麼事難過呢？

林 秋姑娘你別問罷。

白 爲什麼不要問呢？不是我說一句笑話，難道您也失戀嗎？他們喝酒的少爺十個有九個是說什麼失戀失戀的，我不信您也有這樣的事。

林 ……我不知道什麼是失戀，我祇知道我是一個沒有資格愛別人的人。

白 (作細思狀)……………。

林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成了一個迷了路的孩子。

白 ……那我就勸您快些發見您要走的路吧。林先生，憂愁中間不是我們少年人久居的地方啊。

林 你要我快些發見我要走的路嗎？我今天早晨還接了我朋友老鄭的信！他也是和你一樣的勸我的。秋姑娘啊，我自己不知道怎樣苦苦地

尋着自己要走的路，可是也不知道是神的意志，還是運命的惡作劇，很不容易把那種道路指示給我。我苦痛得很！寂寞得很！我不知道是生於永久的好，還是生於剎那的好。向靈的好，還是向肉的好。

白 那麼在這兩者中間就想不出一個調和的法子嗎？

林 那在老鄭他們或者可以辦到，在我是不可能的。我的生活，真像老鄭說的一樣，是一種東偏西倒的生活。靈——肉。肉——靈。成了這麼一種週期的狀態，一刻子也安定不來。我的憂愁，就好像地獄裏的綠火似的在我的心的深處燃燒着。我近來時常受着死的誘惑，我時常覺得死神張着他的黑翅膀在那裏叫我。

白 啊！

林 秋姑娘，不用替我憂愁。任他怎樣的叫，我是不會隨隨便便就跟着去的。可是我是一個性格很弱的人，所以纔來喝什麼酒。阿！酒，酒，

酒。秋姑娘。我從前也是一個禁酒論者，現在我纔知道酒的好處。(飲酒)

白 可是您也要知道酒的壞處啊。

林 白姑娘，我知道你的好心，可是像我這樣不中用的人多的很，你能一個個去招扶他嗎？你讓我去罷。

白 林先生。我爲什麼能讓你去？爲什麼我瞧着人家向井邊走不要去拉住他？盆子裏的花一天天枯死了，我們知道用水去灌溉牠，爲什麼我瞧着您一天天瘦下去了，我不招扶您？林先生，您真不知道您自己是多麼憔悴了。您從前和鄭先生一塊兒來的時候，是怎麼個樣子？現在變的這樣又黃又瘦，精神也這樣的頹廢了。我昨天晚上看見您拚命喝酒的那副樣子，想起假使您是我的兄弟，我看見我的兄弟在一個咖啡店裏那樣的喝酒，那咖啡店的侍女坐在傍邊裝着笑臉一杯一杯的勸他，我的心裏不知道該怎樣的恨她。現在在您的姊妹的眼睛

裏，我就是這個可恨的咖啡侍女了！我也不知道做過多少次這樣可恨的侍女。我每逢想到這裏，就恨不得即時離開這個店子。最傷心的是我每逢看見林先生這樣的少爺們，我總當他們是自己的兄弟一樣，想問問他們的苦處。無奈他們都沒有一個人把我當他們的姊妹。祇和我談一些不相干的話。誰也不肯把他的真心給我看。至於那些輕薄的客人們，有時候甚至還給我以不能堪的侮辱，使我暗地裏不知道流過多少眼淚。從前我羨慕咖啡店裏的生活有趣，剛纔有一位老先生也愛這種生活。他說在這種芳烈的空氣中間，領略不盡的人生。可是我仔細看起來，這種生活中間，除了叫我們吸引客人伺候客人多賺他們幾個錢以外，別沒有什麼可看的人生。什麼芳烈的咖啡店，分明是一個荒涼的沙漠！這個沙漠，又豈止限於咖啡店，我看全社會都是一個大沙漠！我的祖父去世之後，我爸爸和伯伯叔叔就鬧

分家。我父母去世之後，什麼財產也沒有。伯伯叔叔怕我在他們家裏打擾，急於要把我嫁給人家去。這就是逼起我由家庭那個小沙漠，逃到社會這個大沙漠裏來的大原因。我真不懂我們人類和人類之間，何以定要取一種冰冷的態度？何以不能夠大家相愛一點，相幫助一點。啊！人在世界上，真是寂寞極了！

林 秋姑娘！你說的是。我真覺得人的一生活，就好像在大沙漠中間旅行：那一天那黃沙會從頭上蓋起來也不知道；那一天那吃人的鷲鳥會追着我們飛起來也不知道；那一天馬賊會來打劫我們也不知道；那一天瓶子裏的水要喝乾也不知道。四面都是荒涼寂寞的天地，望後面不知道那裏是故土，望前面不知道那裏是異鄉。這時候無論我們是朋友也好，不相干的人也好，假使不互相團結，互相扶持，怎麼樣渡得過這茫茫的沙漠？可是，秋姑娘我現在的境遇就好像孤孤單單的一個旅客在沙漠中間

走着一樣了。什麼伴侶也沒有，瓶子裏的水也快喝乾了，口裏渴極了，四面一隻樹影兒也沒有，他燥急得要發狂了，這時候假使有另外一個旅客和他忽然相遇，給他一口涼水喝，你看他該怎樣的感激流淚啊！可是這一個旅客除掉在我的幻想中是老不容易遇着。這種沒有感激的生活，沒有眼淚的人生，我完全厭倦了。我覺得在這一種生活中間我的生活力太薄弱了。我所以近來對於人生一天天地絕望了。可是在這個絕望中間很偶然地給我一線光明的，給我一口涼水喝的，秋姑娘！那就是你了。我感激你，（緊握着白的手不覺感極而泣）

白（用另一手撫着林的手）林先生，我們以後有什麼不幸的事大家幫助，有什麼好的事，也大家歡喜罷。髻髻聽得鄭先生說您府上要您回去結婚，您不願意回去，您府上就不給您寄錢來了，這事情是真的嗎？

林（點頭）……

白 假使單是這件事，那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嗎？既然那樣不願意的時候，您幹嗎不寫封信向您爸爸媽媽仔細地說明您的意思呢。父母想沒有不愛兒子的，他們決不願意他的兒子一生不幸的，您說是不是呢？

林 秋姑娘，假如事情有這樣簡單，我幹嗎這樣的難過。我這事情提起來很傷心。……我前年在工業學校快要畢業了，爲什麼中途退學，又進這個學校呢，就完全爲着延長畢業期限，暫時避免去接觸那個問題。我把工業不學了，改學文學，也就是想由文學取得多少的慰藉。可是到現在這種幻想又打消一半了。文學不獨不能慰藉我，反而供給了我許多煩惱的資料。……我從今年暑假以來，什麼信也懶得寫。給家裏的信剛寫了一封。咳！誰知道那一封信就是決定我的一生運命的供詞！我現在雖然後悔，然而什麼法子也沒有。

白 （很關心地）那爲什麼呢？

林 因為我不該太同情我父的環境取了一種人道主義。我家也是個小地主，但是當不住軍閥們不斷的內戰，把田租都借到十幾年以後了。平常的苛捐雜稅又不知道多少，所以我們家，這幾年也窮下來了，每年得向人家借錢，我訂親的這家人家不該就是我父親借他的錢最多的人家，所以假使我履行婚約的話，看在親戚面上，以後還可以向他設法，否則不但是不能再向他借錢，過去借他的錢也不能不還給他，我們家的現況是決還不起的，所以我父親寫信來簡直再三地向我哀求，說他替子女們辛苦半生，要求做兒子的體諒他這一點苦處。

白 那麼您是怎麼的回信呢？

林 ……。你知道我的脾氣是吃軟不吃硬的。起先爸爸用父權來壓迫我回去結婚的時候我強硬地反對，但是他現在也是被境遇逼着要對兒子說好話了。我一想到他那年紀不到六十，頭髮早已白得像雪似的樣子，我的心就軟下來

了。……我——我答應了我父親的要求。

白 那麼很好啊。(帶笑地)林先生到是個孝子哩。

林 (苦笑)真正能做一個替父親犧牲的孝子倒也好了。也可以從此安心立命了。無奈我的弱的性格,到底忍不住這一種苦痛。我既不能惡魔式地衝破一切社會的束縛,愛我所要愛的人。也不能真正人道主義地去勉強愛我所不愛的人。所以我不能不永遠的煩悶,這就是我的宿命嗎,秋姑娘?啊!永遠的煩悶!

白 林先生。您的悲哀我也理解幾分了。可是叫我把什麼話慰藉您好呢?……時常聽得人家說悲哀是一種宗教,沒有受過悲哀的洗禮的人,反而是世間上頂不幸的人。卽如我就是這一種不幸的女子中間的一個。我雖然遭了幾次家庭的不幸,但都不算我自己演出來的悲劇,所以我所知道的的人生,都是極浮淺的人生。對於人生沒有感過非常的絕望的,同時也感不出非常的歡喜。……可是,林先生!今天晚

上有一件使我非常歡喜的事情，還沒有告訴您哩。您有悲哀的事，我同情您，我有歡喜的事，您也替我歡喜嗎？

林 當然！我當然同情的。當然替你歡喜，也許比您自己還要歡喜。可是什麼事呢？快告訴我，讓我也歡喜一下。

白 林先生。您剛纔進來的時候，我不正和一位老先生說話嗎？我這喜信就是從那位老先生聽來的。那位老先生姓馮是和我同鄉。從前和我的先父很要好，他很知道我的家世。今晚他告訴我：李家的乾少爺於一個月前到這城裏來，進了大學了。

林 李家的乾少爺是誰？……他進了大學？

白 是的，進了大學。他是在南華學校畢業的。我剛纔不說這個社會是一個大沙漠嗎？他就是在這沙漠裏面惟一的一點甘泉，由這一點甘泉，我纔生出無窮的希望，無窮的勇氣。我敢於拋棄家庭，一個人在這舉目無親的城市裏

生活，就全爲着有這一點甘泉的緣故。現在我可望到了。乾少爺若知道我的地方，他一定來接我去。他聽說我沒有在女子中學了，很替我可惜。若他知道我這樣在外邊受辛苦，不知道更怎樣替我難過呢。

林 有這樣事？好極了。這真是可賀。世界上還有你們這樣幸福的人，我們這類愁人，也可聊以自慰了。秋姑娘祝你倆愛的不朽。（將喝酒）

白 林先生，怎樣又喝起來，我的喜事不是用酒賀的。您不是已經和我約束了不喝酒了嗎？

林 好。我怎麼樣也不喝了。可是，秋姑娘，李家的什麼乾少爺的事，怎麼沒有聽你談起過呢？你在這裏，他有信給過你嗎？

白 沒有，他不知道我的地方。

林 你怎麼不告訴他呢？

白 我當時怕他不贊成。他家裏很講面子，若是聽見我在這樣的地方，恐怕不便。我祇想自己積一點錢，繼續進學校，將來我也可以對得住乾

少爺。可是現在乾少爺已經來了，他一定來接我的，他一定給錢我讀書的，用不着我一文兩文地積了。

林 可是秋姑娘，你怎麼知道他知道你的地方，一定會來接你呢？

白 我相信他一定來接我！

林 你怎麼能相信他呢？

白 我怎不能相信他，他從前和我約得那樣麼好好的。

林 怎樣約好的呢？

白 林先生您不信嗎？我把他給我的一封信您看。
(從裏衣裏掏出一個袋子)這些信我從來沒有給別人看過的。因為我把您當我的哥哥，纔給您看的。您瞧這是他寄給我的小照。

林 (閱其一)……唔……秋姑娘，難怪你這樣的相信他。

(此時外面腳步聲，女急收信件入袋！)

林 酒不喝了。肚子到有點餓了，來一盤 Ham and

eggs 罷。

白 是。Ham-eggs一盤！哦呀，十一點鐘了。後面的戲園子快散戲了。

（時門外脚步聲笑語笑聲自遠而近，自近而遠。）

（已而門關，一青年探首入視，顏面半埋於絲冠皮領中，不甚可辨。）

青年（望外）這地方還清靜。進來罷。

（一華裝女子隨入，坐中室一桌，）

白（搬火盆來）請坐。天氣很冷。

青年 很冷。弄兩杯咖啡來。

白 是。（入內）

青年（一面脫帽與巾與女坐下）剛纔那麼好的戲怎麼不看完呢？

女子（俏皮地）好戲自然是不看完的好。

青年（似有所憶）那演歌女的真不壞我很贊美她。

女子 就因為您太贊美她，我就不敢不要您出來

了。

青年 哈哈。不要緊。我對於女人從來是忠實的。

——你喝不喝酒？

女子（媚笑）不喝。

青年 喝幾杯葡萄酒不好嗎？紅豔豔的，甜蜜蜜的葡萄酒。

女子 那麼好呀。今晚的戲您說那一幕好？

青年 我看還是第一幕演的最好。公園裏情話那一場完全中了我的意。可惜沒有看完……。

女子 您那樣想看完的話，您不妨再進去呀？

青年 那裏的話，你若是高興咱們明晚再去看一次罷，

女子 得了，我從不高興看第二次的。

白（自內盛咖啡出。）久候了。（先端一杯奉女子次奉青年）阿！乾少爺！

青年 阿，白！……（立裝鎮靜）白姑娘，你到這裏來了？

白 呖……。（顏色灰敗。悄然無力地，坐在室之一

隅。)

女子 (微微的笑) 哼, 這倒很戲劇的。這位姑娘是誰! 你怎麼和她認識!

青年 (很窘地) 沒有什麼。她是……她是我們鄉下一個窮秀才的女兒, 住在我家的近邊。我們小的時候就相識的。

女子 哦, 那麼好, 你們多談一會兒罷, 我回去了。

青年 那有的事, 我和她不過是相識。(看看錶) 哦呀, 時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罷。(忙戴帽, 披巾, 置錢在桌上, 和女子急出。

白癡呆地視兩人出門後, 如夢初醒, 急追到門口。仍折回來。坐在大沙發上。內面鈴響。白徐起, 夢遊病者似的收拾杯盤錢進去, 旋即端出 Ham-eggs 送給林。)

白 久候了。(伏在椅子上隱隱的哭起來。)

林 秋姑娘! 這就是你先說的什麼“乾少爺”嗎? 是不是?

白 (啜泣點頭)

林 畜生!

白 (急掩其口)……

林 你既然把我當你的哥哥，我就非替我的妹妹復這個仇不可!(欲奔出)

白 (止之)哥哥，這是天給我的宿命，反抗也是沒有用的。我現在什麼話也不願意說了。我恕了他，您也恕了他罷。

林 這種人萬不可恕!處女的愛情是多麼的神聖，那能容這種輕薄少年的戲弄!

白 可是現在事情還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他今晚和人家一塊兒來，或者有什麼不便說的地方也未可知。我想乾少爺總不會是那一種輕薄少年吧。

林 唔。(注視着她)

白 看了他那樣誠懇的信，誰能相信他是那樣的人?

林 秋姑娘，你也相信他太過了。世界上沒有可以盡信的人。現在有一個法子，你到那時候，一

定可以復仇。

白 那麼，該怎麼辦呢？

林 他不是有許多信給你嗎，你把那些信都藏好了，寫信去告訴他，不愁他不和你結婚。假使他和別人結婚，你把那些信發表出去，也不愁他們的婚約不破裂。秋姑娘，你安心罷，我決心做你的後援！

白 可是……

(李乾卿急忙入內！)

白 (以爲旁的客人) 請坐。(及見是李) 啊！

李 秋姑娘！

白 (默然不答)

李 剛纔得罪得很。我和密斯陳一塊兒來的，一切的話都不好說。我把她送上了車，所以又回頭來找你。

白 (不答)……

李 秋姑娘，你不要生氣。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

白（強自鎮壓她的怨憤，冷然地）你和我不過相識，有什麼許多話和我說呢？

李 那是說笑話的。你不要生氣。我們坐下細談罷。

白 我們這裏不要你坐！

李 好了好了，不要生氣了。我們長久沒有會，也得談談別後的事。

白 你和我不過相識，誰要聽你的什麼別後的事；
店主人（掀簾向白）秋英！客人來了，怎麼不請坐！

白 ……是，客人！對不起，請坐。
（兩人坐在原處，主人掩簾。）

李 你再替我弄兩杯咖啡來。

白 是，客人。（入內倒咖啡）

李（沈思後作決意之狀。）

白 客人！久候了。（端咖啡敬客）

李 秋姑娘，坐下我們一塊兒喝罷。

白 多謝。

李 我今晚萬不料在這個地方和你相會。我在南華學堂畢業之後，馬上就想回來找你。以爲你還在鄉下。我那時勸你上城的信你接了沒有？

白 我接了。你要我上城繼續進學校。

李 我希望你的父親能送你上城繼續上學。因爲要是那樣，我們的愛情纔有圓滿的結果。後來聽說你的令尊又去世了。你也上城來了。

白 因爲信你的話。

李 可是，秋姑娘。你也太輕舉了。我教你上城是要你進學校，沒有教你進咖啡館來做女堂倌呀。你知道你這一舉，傷了我多少感情。我是個頂愛名譽的人，我家的父親也是頂講體面的人，你是知道的。你明知我會到這城裏的大學裏念書，偏要到這大學近邊的咖啡館裏來做女堂倌，一旦給人家知道了，我李乾卿還有面子待在大學裏嗎？就算我肯，我的父親難道肯嗎？

白 乾少爺。我後悔極了。我接了你的信，教我一

定得在女子中學畢業。那時我父親又病了。請醫生吃藥的錢都不夠，那裏有錢讓我繼續到城裏來念書呢？你當時又不寄錢給我，我真沒有法子想。後來不幸連我父親也丟了我去了。他臨終的時候，還含着眼淚，拉着我的手對我這樣說：“秋英！你爸爸，辛苦一生，所得的還是一雙空手。恕我不能夠讓你受完高等教育。”……我爸去世之後，更沒有一個人顧惜我了。我的叔叔伯伯不知道我們的事，急於要把我嫁給人家。我着急了，沒有法子纔逃到省城裏來。我一個人在城裏舉目無親，別說繼續念書，就是安安身的地方也沒有。起初在張孀媽那裏住。她雖然可憐我，祇是她家裏也不好，靠她丈夫在外面做工來養活一家人，我不想打擾他們。後來恰好這個店子裏招攷女招待，我想這也算我們女子的一行新職業，我就到這裏來了。我到這裏來一來是安安身，二來也想積一點子錢再上學校。你說你明年四月

到這邊大學來，我也想等到那時候，再把地方告訴你。因為那時候，大約我也在中學四年級了。萬不料你早一個學期來這兒。

李 因為我插了這邊的大學預科。

白 也真不料我和你在這裏會着，……我做女堂倌，你做客人。更不料我的眼睛裏，看見你和你的女朋友是那麼親熱。那麼的……

李 得了，得了，秋姑娘，你的苦處我是很知道的。不過我也有一些要求你原諒的事情。

白 (不顧李語，直說下去) 我心裏也是這樣幻想過。我想假使那一天你忽然到這個店子來喝咖啡，忽然我們倆會見了，這時候不知道是怎麼個樣子。起初你也許要驚怪我怎麼會在這裏做女招待，那時候我一定把別後我的苦楚，訴給你聽。你聽了我這樣孤苦的境遇不知道該怎樣地可憐我。但是聽到了我毅然決然逃出叔叔伯伯的支配，在這裏辛辛苦苦地積錢，想續繼上學，你又不知道該怎樣的稱贊我。我

說完了一定會伏在你的懷裏哭起來，——可是什麼話？這不過是一種幻想！有什麼人稱贊我？有什麼人家的憐惜我？我那裏值得人家的稱贊，值得人家的憐惜？——乾少爺，我的話說極端了。我最好說極端話，你是知道的。是不是？你心裏一定是稱贊我的，一定憐惜我的。不過你不肯輕易把感情表示出來罷，是不是？乾少爺！可憐我是多麼想念你。我有時候又疑你。又怨你。我知道都是我的性子不好。我知道非改不可。你從前的信上不也說過嗎？

李 ……………

白 這咖啡店的空氣，我早就受不慣了。今天有個同鄉馮先生來這裏。我問他，纔知道你已經到這邊大學裏來了。我說乾少爺若要知道我的地方，他一定會來接我的。乾少爺，你剛纔不是說怕你的令尊不肯嗎？我倆的事，便是我倆的事。祇要你肯了，你的令尊是一定會肯的。

李（起先很慚悔至是堅決地）他一定不會肯！秋

姑娘，你要知道他的身分已經和從前大不同了。他現在要做上海商會長了，他肯要一個咖啡館的女堂倌做兒媳婦嗎？

白 ……………

李 就是我也……

白 乾少爺！就是你也不肯嗎？……你可知道我和我的婚約，是我的爸爸所不許的嗎？

李 你的爸爸不許？

白 是的。……他是一個名士氣頂重的人，平日最鄙薄你父親那樣的商人，他說你父親靠盤剝重利販運私鹽發財。……他自然不願意我到你家做兒媳婦。可是我曾反復對他老人家說：“我愛的是乾少爺。我不管人家父親怎樣。”我的父親也沒有法子。到了現在你反而因為我做了咖啡館的女招待怕辱沒了你嗎？

李 （面紅）我並不是鄙薄你做了咖啡館的女招待，我是因為你既然在這大學旁邊做了這樣久的女招待，我若和你結婚，第一在大學裏一

定被同學們嘲笑，第二一定要傷我們父子的感情。好在今晚會了你，我一來好對你道歉，一來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總而言之，你現在若是對我沒有愛情了，那更好說話。若是還有愛情，那麼你就該體貼我的苦處……。秋姑娘這幾年來的苦處，我自然也很同情，（摳出皮夾）碰巧今天家父寄了一千二百塊錢給我。我就送一千塊錢給秋姑娘。

白（遲疑）送給我幹嗎？

李 秋姑娘，送給你上學。

白 乾少爺，謝謝你，我喜歡極了。（拿錢在手）

李 你少錢的時候，我還可以給你。將來秋姑娘畢了業，不怕不得一個比我李某好十倍的姑爺。

白 這是什麼話？！

（外面一聽差的推門而入）

聽差的 姑少爺，小姐要您快些回去。

李 就來了。你先回去。

（聽差的退場）

白 你已經結了婚嗎？

李 我還沒有結婚，不過秋姑娘，事情到了現在也不必再瞞你了。我和剛纔那位小姐早已經訂了婚約，我現在住在她的家裏，剛纔來叫我回去的就是她家的聽差，我們今晚同去看完戲回來，不知道什麼晦氣，卻同到這裏來了。她怪我怎麼會認得你，我們在路上幾乎要決裂起來了。秋姑娘，你是個好心人，你若是愛我，一定望我幸福。那麼就請成全我們的幸福。

白 (如夢初覺) 哦！是的。那麼你去幸福去吧！再和我囉唆什麼？

李 秋姑娘！我們要幸福，還非請你的玉手成全不可。我從前不是寫給你許多信，還和你拍過好一些照片嗎？我請你全還給我，憑你要多少錢我都給你。

白 (大笑) 啲啲。你們父子真會做買賣。

李 做什麼買賣？

白 你的父親會做私鹽的買賣，你就做起情書的

買賣來了。

李 秋姑娘笑話了。

白 誰和你說笑話！誰是你的什麼秋姑娘！我和你豈止不過相識，簡直可以說並不相識。我從前以爲你父親雖壞，你總算一個純潔的少年。那知道你畢竟是你父親的兒子。我悔不聽我的父親的話！（淚如雨下）我那可憐的爸爸！

李 秋姑娘，我也有我的苦衷。總而言之，抱歉得很。一切多請你原諒。我要回去了，你快把那些信哪相片哪交給我罷。反正秋姑娘留了也沒有什麼用。

白 是，我留了也沒有什麼用。我全還給你罷。（探胸出一小紙函）

林 （從右室屏風後）慢着！不能給他！（憤然走到他倆前面）秋姑娘！萬不能給他！

李 （驚魂初定）你這位貴姓？

林 我麼……姓林！

李 林老哥是個不相識的人，不必管我們的事罷。

林 不相識的人，正好管不相識的人的事！秋姑娘不要給他。

白 林先生，可是我留了有什麼用處呢，這些不兌現的紙幣？

李 是呀，秋姑娘……。

林 呸，你得叫“白小姐”！他是你的什麼“秋姑娘”！

李 是，“白小姐！”反正你留下也沒有用。還是還給我的好。我願意把這兩百元一總送給你做零用。

白 好！你全給了我罷。

林 秋姑娘你怎麼要他的錢？不能要！

白 我要了有用。

李 是呀。白小姐要了有用的。你知道什麼。（交錢）

白 （取前之千元後之二百元。一張一張悉投之熊熊的炭盆中。一千二百元一時皆起小光而滅。）……。

李 啊！（呆然）……

林（點頭）……

李 秋姑娘你那一千二百元錢燒掉了。那些信件怎麼樣呢？難道想不給我嗎？

白 那有不給你的。我拿了有什麼用？（自袋內取出情書和照片）啊！乾少爺，這是你寫給我的信了。我得你這幾封信的時候不知道心裏怎樣的歡喜。那一次我的呼吸不歡喜得迫促起來？手脚不歡喜得舞蹈起來？這信紙上印的紅花不都模糊了嗎？你瞧，好像幾朵濕的紅雲似的，這就是我時常拿出來看的時候，嘴唇吻濕的了。這一封信是你最後寫給我的。這幾頁信紙上的紅花也模糊了。但這並不是我的嘴唇吻濕的，這是我的眼淚流濕的。你一定要我上城進學校。好像若沒有女子中學畢業的文憑，就沒有和你結婚的資格似的。當時我的家裏那樣一個情形，眼見得我們窮人家女孩子沒有取得這種資格的希望。我怎麼會不着急呢？我爲了這件事不知道流過多少的眼淚。可是

這一種感傷的眼淚，我從此不要流了！這一種虛偽的資格，我永遠不要去造了。我爲什麼要爲一個不相識的人去流眼淚？爲什麼爲要嫁一個不相識的人去造和我的身份不相稱的資格！（拈碎信紙悉投之火中）這是我和你一塊兒拍的照片了。我真不知道我的腦筋怎麼這樣的簡單，把一個不過相識，甚至並不相識的人，當作自己理想的情人，要和他一塊兒拍小照！你看我們還手拉着手，微微地笑着呢！這時候我連指尖兒，腳心兒都充滿了愉快，你也像非常愉快似的。記得你拉我的手的時候，你這樣細聲的對我說：“秋英！我們這兩隻手，不要放開，要緊緊地握到永遠去。”現在呢？這句話還在耳朵裏，這個樣子還在眼睛裏，我們的手卻永遠地分開了。啊！“窮人的手和闊人的手是永遠握不牢的。”這句話真是有道理。乾少爺！我的夢醒了（扯開相片也投到火裏去）你也安心了罷。

李 秋姑娘!(淚聲)

白 好好。你還要什麼?

李 秋姑娘。你責備我的話，我沒有一句敢替自己辯護的。可是你不能說我全然沒有良心。……你也要可憐我，因為我是一個弱者，我也沒有法子，所以求你玉成我們現在的幸福。

白 自然，每一個有錢的都要求窮人犧牲自己玉成他們的幸福的。好!現在我可犧牲了我的幸福玉成你了。什麼也不用說了，你去幸福去罷。

李 (低頭無語。但似更有所求)……。

白 你還要什麼呢?

李 我雖然對不起你，可是你可不可以念我們小時候的友情再和我握一握手呢?我雖然不能和你結婚。我始終記望着你。(伸手與握)

白 謝謝你。你不必記望我。(冷然拒絕握手)

李 秋姑娘，再見了。

白 我想我不要再見你。

店主 (又揪籬罵她) 秋英! 怎麼不送客。

白 (驚醒忽事務地) 啊, 是的。先生, 再見了, 請時常來照顧我們生意。

李 (望望桌上) 哦呀, 我也忘了會帳了。秋姑娘請算算多少錢。(隨手取出十元鈔票給她)

白 (始終事務地) 兩毛五分錢。用不着這麼許多。

李 那麼請找給我罷。

白 (急進去找了錢出來並帳單交給他) 謝謝。

李 多餘的錢送給你罷。

白 請你送給別人。這裏女招待是不要酒錢的。

(李見她那樣冷淡祇好收下踟躕退場)

白 (勉強向林) 林先生。今晚多謝了你。請坐罷。

林 (旁立一時無語, 淚痕猶新。忙爲搬炭盆於她的足邊。)……

白 她強自抑制, 忽然悲從中來(伏倒右室小桌子哭。)

林 秋姑娘今晚的態度, 我佩服得很。你既然和他這樣決絕了, 也不必過於悲傷罷。

白（無言，忽起坐伸手取桌上威士忌瓶向林）林先生，這瓶酒可以送我嗎？

林……秋姑娘喝咖啡罷。再不然紅茶也好！我替你叫紅茶去。

白 啣啣，林先生。講什麼哥哥妹妹。問你要一瓶酒都不肯。

林 不是我不肯，我怕你不能喝。

白 我怎麼不能喝！（用咖啡杯滿飲一杯。）

林（表驚愕憐惜之情）

白（再釀一杯，飲一口）林先生，我今晚解決一個疑問了。

林 什麼疑問？

白（又喝一大口，作甚苦狀）我纔知道你們幹嗎不好好的去讀書做事，偏偏要到這裏拚命地喝酒的緣故了，我從前不主張喝酒的，並且也從沒有喝過酒。今晚那一位老先生，要我喝了一口，我的喉嚨裏都怪難過的，現在我纔覺得不然了。我知道酒的好處了。

林 可是你也該知道酒的壞處啊。

白 我那裏管得那些。林先生，我知道你的好心。但是你讓我去吧。

林 秋姑娘。我爲什麼能讓你去？

白 時候不早了，你該回去了。

林 我爲什麼能一個人這樣的回去？我爲什麼看見一個人投向那憂愁的深淵裏去，我不救他。秋姑娘！剛纔我還在那憂愁的深淵裏哀啼婉轉，承你把我這個自暴自棄的人當作自家兄弟一樣，百般地援救我。現在你也遇了不高興的事，我能不把你當作自己的姊妹一樣來保護你嗎？我祇怕你也和普通人一樣。我就把你當姊妹，你不見得真肯把我當你的弟兄罷。

白 我若真把你當我的弟兄可怎麼辦？

林 你若真把我當你的弟兄，那麼你就把杯子放下來。和我商量以後的事。

白 好哥哥，我不喝了。

林 這纔是我的妹子！秋妹，我們同生在過渡期的

中國，同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出身，同在許多煩悶悲哀裏面過日子。我們所受的許多打擊時常使我們不知道怎麼辦的好。甚至於使我們不知道還是活下去的好。還是乾脆死了的好。但是在你們剛纔這突發事件的經過當中我有些想清楚了。我們還是生活下去。你剛纔不說嗎？窮人的手和闊人的手始終是握不牢的。問題就在我們今後還是去握闊人的手，還是去握窮人的手。

白 我不是已經決定了我的態度了嗎？

林 那麼你爲什麼還那樣的感傷呢？你難道還有什麼留戀嗎？

白（拭拭她的額頭）……我沒有什麼留戀了。不過，我是一個弱女子，單獨一個人我不容易走上這條新的路。

林 怕什麼，有我陪着你呀。你先說社會是一個大沙漠，我就做你這在沙漠中探求新路的伴侶罷。

白 (破涕爲笑)對啊,那麼一來,沙漠會遍生着薔薇,兇猛的鷺鳥會變成美麗的黃鸝;馬賊會變成中古的騎士,渴的時候到處都是清泉。我們還愁什麼呢?怕什麼呢?

林 啊呀,了不得,你也變成了一位詩人了。

白 可不是。人家說戀愛使人變成詩人。看起來失戀是使人變成更偉大的詩人的。

林 不,我現在想起來,老鄭的話是不錯的。祇有對於時代更正確的理解,對於變革社會底更大的勇氣,終能使我們變成偉大的詩人!——這姑且不要管牠,(扶着她)你現在心裏覺得好過一點沒有?

白 沒有什麼,不過我心裏像火燒着似的。熱得很。

林 我叫你不要喝威士忌,現在威士忌可發作了。我去替你去弄杯涼水來罷。

白 不要!你聽!

(內有人彈吉他而歌之。其聲淒惋欲絕。)

(兩人傾聽，白拭淚。)

林 這時候誰還在那裏彈“吉他”？

白 這就是隔壁東亞旅館住的那位俄國盲詩人彈的了。

林 就是那可崙斯奇先生嗎？

白 是，他每晚這時候就坐在窗邊彈着。我聽了很難過。

林 (又傾聽一會調愈轉悲，) 光景他也想起家鄉來了罷。咳！藝術家的悲哀！人生的行路難！

白 不過我現在不愛聽這樣淒涼的調子了。幹嗎不可以雄壯一點？我們現在需要鼓勵我們的音樂！使我們行動的音樂！

(一青年排扉入。)

青年 澤奇！

林 誰？啊！湘哥。

白 鄭先生！請進。

青年 澤奇！你怎麼這時候還在這裏？我跑到你的寄宿舍沒有看見你。問老彭，老彭說你大約是

到這裏來了，因此我又跑這裏來。你居然在這裏。我看你這種頹廢生活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吧，你該瞧瞧現在是什麼世界！

林 曉得了，曉得了，現在再頹廢一下也不要緊。你別那麼着急罷。

青年 澤奇，你這種幹法我真是替你着急。你這完全是沒落的小布爾喬亞的感傷。好了，時候不早了。寄宿舍要關門了，快回去罷，

林 我再和秋姑娘談幾句話就回去。

青年 你那來那麼許多訴不盡的苦楚呢？

林 世界上的人誰都像你那樣幸福？

青年 我沒有說誰比誰幸福，我是說世界上還有千百萬勤勞大眾比我們的苦楚深刻得多。想到他們，我們的苦楚都不算什麼了。可不是嗎？好。閒話不用多說了。快回去罷。要來，明天我同你一塊兒來。（向秋）秋姑娘，你也不應該讓他這時候還不回去。

白 （微笑）……

林 (向白)再不回去,老鄭要發脾氣了,我今晚少陪了罷。多少錢。(拿出紙幣置桌上)

白 (迅速地找給他)你別又是當書的錢罷。以後還是少來的好。

林 妹妹!你好好的保重。時候不早了,難怪老板要罵你了。你不替老板拉生意反而替他擋客人的駕哩。不過你放心,我的書也快賣完了,以後自然就來得稀了。好,妹妹,你多多地保重吧。我們有了新的路了,那些事都別放在心上。

白 曠得了,哥哥!

林 (看看鐘)時候也不早了,你也該睡了罷。妹妹。

白 不。後面××劇場快散戲了,還有的是忙哩。今晚有許多事又使您興奮了,反而是哥哥您好好地回去睡罷。

林 那麼,妹妹,明天見。

青年 什麼?你們倆結了兄妹嗎?

林 是，結了兄妹，所以秋姑娘同時也是你的妹子了。

青年 你們爲什麼結了兄妹？

林 話長呢，我們在路上說去罷。好，明天見。

青年 （笑呼）妹妹，明天見。

白 （也帶笑）兩位哥哥，明天見。

（林鄭兩人下場）

白 （徐徐關門。收拾桌椅，半息瓦斯燈。一個人坐在右室飲威士忌的餘瀝，若甚有味。此時“吉他”之聲。依然嫋嫋入耳。）

白 （悠然有感微喟一聲）人生是這樣寂寞的嗎？

（但旋即隱隱聞汽車喇叭聲，黃包車拉生意聲，從劇場裏吐出來的羣衆的步履雜譟聲，談笑喧嚷聲。）

白 （喝盡了餘瀝放下杯子自語）又該好一陣忙了。是的，舊的是沒有什麼可留戀的，鼓起勇氣，開始新的生活罷。（起身收拾東西。）

門外面已經有新的飲客闖進來了。

——幕——

1920 冬初稿（東京）

1932 秋改訂（上海）

姊 妹

姊 妹

時間 現代

地方 某都會之郊外

人物 母親 五十六歲

大姊 二十四歲

二姊 二十二歲

三妹 十五歲

鄰女 十六歲

鄰童 十五歲

佈景 右爲對外面之門，左爲對內室之門，正中有

窗，窗前有書桌，桌上有書和妝鏡等，左有鍋竈火爐，右有臥榻箱櫃之類。

窗外太陽旺旺的射進來，三妹坐窗前補衣，火爐中還煎着藥。她的眼睛微紅，像昨宵沒有睡得足似的。忽聞窗外呼“三姑娘！”“三姑娘！”之聲，忙推窗外望。

三 誰呀？怎麼沒有見？哦，妙姑娘啊！藏在那裏幹嗎？你當我不看見你嗎？快到我家裏來坐坐，來來！

妙 （在內）不進來，我有事去。伯媽好了些嗎？

三 今天早晨好了些，現在正睡着了。

妙 你大姊在家麼？

三 不在家。今天是禮拜天，她到教堂裏做禮拜去了。祇有二姊姊在家。你今天穿起那樣好的衣服上那裏去？

妙 你猜！

三 到外婆家裏去？

妙 不是。

三 上城看親戚去？

妙 也不是。

三 那麼上那裏去呢？

妙 告你罷。上仙姑廟看戲去。今天是仙姑娘娘的生日有很好的廟戲。陳家細姑娘張家杏姑娘全都去看去了。你去不去？咱們倆一塊兒去好不好？

三 (一時雀躍，忽呈陰鬱之色)好是好，可惜我不能去。

妙 爲什麼不能去呢？哦！你媽媽病了。那麼好明天咱們同上城看馬戲去罷。我一早來邀你。

三 明天恐怕也不能去。

妙 也不能去？你不是老沒有同我們一塊兒頑嗎？明天同去看一上半天馬戲有什麼要緊呢？伯媽不是好了些嗎？

三 想是想去，可是我……

妙 你怕沒有衣服穿嗎？不要緊的。你把你大姊給你的那件衣服改一改樣子就好哪。

三 我正在這裏改啊。(取衣從窗上示之)你看!這個樣子好不好?

妙 很好,很好,你快點改。我明天來邀你。今天有偏你。我要去了。戲場裏開鑼了。

三 好,你去罷。記得買些包子餅子給我呀!

妙 記得!記得!(去了)

(三妹依然坐在窗頭專心改衣。已而又聞左室中二姊呼聲。)

二 (在左室)三妹!

三 嚶啵。

二 (在左室)藥煎好了沒有?

三 煎好了。

二 煎好了就快些倒來啊。娘醒了。

三 嗽。可是,二姊,你把娘扶到這邊房裏來坐坐不好嗎,娘有好幾天沒有起牀呢。

二 媽媽。到那間房裏去坐坐,好不好?那間房裏陽光好些。

母 也好。不曉得走得動走不動?你扶我走走試

看。

三 (走至門口)媽媽今天的精神比昨天好多了。

(趕去安排椅子)快來,快來。(至案頭)(忽擊掌如有所得)哦。(急由右門外出)(二扶母登場)

母 果然這間屋子亮得多。在那間屋子裏住久了,連心裏都要陰鬱些。啊呀,好太陽!你把窗子開開看。

二 媽媽你病還沒有大好,恐怕冒了風呢。

母 有這樣的好太陽,不要緊。

二 (開窗)今天真是好天氣。就像春天似的。

母 你三妹呢?

二 (至窗前)三妹!三妹!

三 (在內)嚶哦。

二 你在那裏做什麼?快來!

三 就來了。

二 你在那裏折梅花嗎?不要上去,小心別跌了。摘底下的那一枝就得了。

鄰童 (在內)喂啖!不要折我們家的梅花。是誰在那裏折啊?是誰呀!豈有此理!

三 我啊。

鄰童 誰呀?啊!三姑娘!你不要上去別跌了,下面是池子哩。讓我來替你折。你要多少!

三 我祇要一枝。

鄰童 好,你下來,讓我上去。這一枝好不好?

三 好。

鄰童 三姑娘,這一枝更好些。

三 哦,多謝。

鄰童 喂啖!你聞聞這一枝多香啊。

三 張大哥!別折了,已經夠了啊。

鄰童 你聞聞,香不香?

三 香得很。

鄰童 (在內)那一枝格外的香!

二 (由窗頭回首望母而笑)他們兩個小孩子真有趣啊。

母 (微笑)我聽了他們那種愉快的聲音把病都忘

了。

三 張大哥。謝謝你，已經夠了。折多了一會兒你爸爸要罵你。

鄰童 不怕。我折了這兩枝就下來。

三 小心啊！噯呀！把我駭壞了。差一點兒就要蹣到池子裏去了。

鄰童 那有的事！對面山上那樣高的樹我也上得來，這樣矮的樹算得了什麼。給我。我替你送回去。

三 不。我自己拿回去。謝謝你。

鄰童 三姑娘，你不到仙姑廟去看戲嗎？

三 我不能去，我媽媽還沒有好。

鄰童 我上城裏去。你要不要我再替你去買藥？

三 明天再請你罷。

鄰童 你呢！

三 你替我帶兩枝石筆回來。好不好？

鄰童 好。我去了。

三 張大哥？謝謝（抱着一大把梅花跑到窗前）二

姊，你瞧！

二 啊！好香的梅花。

三 （在窗外）娘呢？哦！（急從右門入至母前）媽媽！你瞧真是多麼香的梅花。

母 （含笑撚花）好花！我剛病的時候那株梅樹還沒有打苞兒，怎麼祇隔十幾天，就開了這樣好的花！（隨手折一枝替三女戴了）快把牠插在瓶子裏。

二 （早已倒好了藥）媽媽，藥倒好在這裏了。這付藥倒很好。

母 好是好。就是太貴，吃了這三付以後可以不必再去買了。

二 陳先生不說至少得吃六付嗎？

母 陳先生雖是那樣說，這樣貴的藥我們那裏吃得起。俗話說得好。“有錢錢攥，無錢命攥，”我還是把命攥了他罷。

二 娘又是這樣說了。我們姊妹三個怎麼樣不成也不讓你病了吃不起藥。

母 自從我害病以來把你們的工錢用去不少了。弄得你們沒有快快活活的過一天日子。心裏不知道多麼難過。

二 娘，你祇要想我們做女兒的能掙錢養你的病不是夠愉快的嗎？

母 不過我一想到爲了我這樣一個不中用的人，誤了你們……

二 那有的事，娘辛辛苦苦把我們姊妹養得這樣大，我們合起來養一個娘不是應該的嗎？

母 咳！假使你們三個都受了好一點的教育，都有了人家，那麼我在你們三個人家裏走來走去，又多麼有意思。可是天不從人願。你爸爸一死，我得隻手空拳養你們三個。當時候有多少人勸我把你們送給人家做小媳婦去。我一定不肯。說：“我的女兒是不輕易給人的。”他們笑我說：“你的女兒是不是都要嫁給王孫公子？”我說：“雖不必嫁給王孫公子，至少總不想白白地糟塌她們。”所以後來我拚命的教你

們念書。但是你媽媽不過從前在家裏念過幾本書。有什麼大學問可以教你們呢？加上你爸爸辛苦半生又遭了那樣大的橫禍死了。我們東逃西竄地以致到了今天你們姊妹三個還是沒有人家，娘想起來怎麼會不着急呢？

二 娘不用着急了。我們一點也沒有怨恨你的意思。我們雖然窮得這個樣子，還是不肯走我們極容易走的路，也就是娘的教育的好處。就說爸爸罷。雖然沒有留給我們一點財產，但是他老人是爲我們階級死的。他那種精神就是我們姊妹的財產了。我們姊妹對於老子娘總是感謝的。

母 可是你們到現在還沒有好人家，娘總不放心。

二 娘那樣想我們離開你嗎？

母 我雖是想你們都住在我的身邊，可是你們總不能在娘邊做一世女啊。並且我看見你們平白地把青春丟在工場裏，想起我做女的時候的情形，真要替你們哭哩。娘爲了這事比自己

的病還要着急。

二 娘還是好好地養病吧。我們有了愛人自然就會結婚的；現在所愁的是我們大家怎麼樣去解決吃飯的問題，怎麼樣去找出路。那一些不很緊要的事等有了工夫再說吧。藥冷了。三妹，端給我，媽媽吃藥吧。

母 (吃藥中)大姊怎麼還沒有回呀？

二 她沒有吃早飯就到教堂裏做禮拜去了。

母 她今天怎麼這樣早就去了？

三 她說她順便要到伊師母家裏去。

母 曄。伊師母對她總算好。

三 可是她家裏那位大少爺真是個討厭的人。

母 怎麼討厭？

三 前回我同姊姊上他家裏去的時候，他站在門外涎皮搭臉的望着姊姊。我坐了一回兒就把姊姊拖出來，埋怨她怎麼要到這樣的人家來？姊姊叫我別胡說亂道。她說她們的兒子雖是不好，像伊牧師伊師母那樣的人的確是很難

得的。不過我總覺得他們一家人全都討厭。

二 我們不單祇恨那些傳教的牧師神父，就是姊姊的信教我也不贊成。前回那些牧師們到我們工場裏來傳教，我和林三哥就首先反對。帝國主義者把我們的血吸的快乾了，那班走狗還勸我們愛敵人。

母 不過也難怪你大姊要信教。她是那麼個弱的性格，從前又有那樣不幸的事。……她安排受洗禮的前一晚，還對我哭着，說她非拉着耶穌基督的手，就不容易生活下去哩。哈噠！

（接着咳了幾聲）

二 哦呀！媽媽不要傷了風，還是到那間房裏睡去罷。三妹你快去把被窩鋪好，我扶媽媽來。

（外面門響）

三 哦，大姊回來了。（急出）

（大偈三登場）

大 媽媽。我回來了。你在外面坐嗎？

母 剛纔起來吃藥。她們要我到這間房裏坐坐。今

天天氣很好，我也像好了許多似的。

大 那麼，真是託上帝福。我這幾晚不知道怎樣替娘做禱告呢。

(二扶母欲下)

大 娘還坐一會兒不好嗎？

母 我已經坐久了。又傷了一點風。

大 那麼還是去睡的好。

(共扶母入左室)

母 我剛纔多說了幾句話很疲倦了。好！你們去，讓我睡一下。

大 三妹，你把窗子關好。

三 嚶啾。

(大二入右室)

大 (望案頭一坐煩悶欲泣)……

二 (細聲)姊姊怎麼樣？錢沒有借到嗎？

大 (悲極欲泣又恐母聞)

(三入右室)

三 大姊！什麼事？

大 (三伏在她的膝上望着她，二捻着她的手。)…
…(又泣)

二 姊姊！什麼事呢？錢沒有借得不要緊。我還有法子想啊。

大 單祇沒有借到錢還沒有什麼要緊……咳！我不知道我爲什麼一生信賴人家，總給人家騙了。

三 姊姊！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誰又欺負了你嗎？

大 你們不必問。這件事總是神對於我的試驗罷。

二 姊姊。你快講給我聽。我若是知道了是誰欺負了你我決不饒他！

大 你別替我氣惱，二妹，這些人都是沒有真懂得基督的教訓的人，我已饒恕了他們了。

三 那麼你幹麼又說人家騙了你呢？

大 因爲太使我難過了。

二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大 你要說你饒恕了他們我纔肯告訴你。

二 是可饒恕的事，自然可以饒恕他們。

大 那麼，我還是不說。我與其使你們心裏起一種恨心，不如我心裏保藏着這種苦痛。

二 好！我依着姊姊的話饒恕了他們罷。你快快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大 我因為我們的工錢用完了，娘的病還沒有好，別人家都安排過年了，我們家連房租都不能給。沒有法子，祇好又找伊師母借錢。伊師母答應我今天有，所以我今天做完禮拜就到她家裏去。伊師母和伊牧師都滿口承認了，但是不肯就給我。

伊師母說：“我很曉得你家裏的苦楚。你們一家的生計專靠你們三個女子做活是不成的。你們母親的病專靠那些野蠻的中國醫生也是好不了的，一定得進外國醫院。你的妹妹也得進個學堂纔是道理。”

二 那麼你怎麼說呢？

大 我說：“我也是這樣想，可是在家境上做不到也沒有法子。”她說：“上帝是頂可憐你們

這樣的人的，現在是你們感謝上帝的時候到了。”

二 那是怎麼說呢？

大 她說：她和伊牧師商量好了。想把我們的母親送到耶魯醫院，把三妹送到益智學堂去念書。

三 好得很！伊師母真是個好人，我幾乎錯怪她了。

二（向三）不要鬧！（向大）那麼她要你怎麼樣呢，姊姊？

大 對哪，她要我依她一個條件。

二 什麼條件？

大 她要我嫁給她的兒子！

三 就是那涎皮搭臉偷望姊姊的那個人？

大（點頭）是。她說：“這是她們惟一幫助我們的法子。”她對我誇她的兒子人品怎麼好學問怎麼高，並且說：“那怕他是不成的人，祇要因為和他結婚，便可以使你的母親病好，你的妹妹

受文明教育，你也應該犧牲的。耶穌基督最大的教訓就是犧牲。他因為要代世人贖罪，纔犧牲自己和強盜一起釘在十字架上。”……

二 那麼姊姊願不願意犧牲呢？

大 我也正為這個問題苦悶得很。

三 大姊！大姊！怎麼說也別到那討厭的人家去。我情願一個外國字也不認識，也不讓姊姊替我們去犧牲。

二 是啊，就說娘她祇因為病中多用了我們幾個工錢心裏都不知道多麼難過，恐怕也不願意白糟塌一個愛女去多活幾年吧。

大 ……起先，我想照這樣可見伊牧師夫婦對我那樣好，全是為的這件事。我這命苦的人，又受人家騙了，我氣得哭起來，也不提起借錢的話便跑回來了。我自從信教，我的心裏從沒有沒有比今天再失了平和的。可是現在平和又恢復轉來了。我能夠饒恕他們了。

二 咳，得了罷，姊姊，什麼平和不平和平和饒恕不饒

恕，擺在眼前的是娘的這一付藥又吃完了。明天房東又要來催房租了，大家都豫備過年，我們家米也沒有了。我們今天還是同到工場裏去罷。姊姊。

大 我們的工錢不是已經領完了嗎？

二 工錢自然領完了。照工場的老例，過年的時候，應該發我們一塊錢年賞的。有得發，我們可以多得三塊錢就好得多了。

大 那是靠不住的事。早幾天他們去要求的時候，彭經理先生不說今年賺錢不多，要停發嗎？

二 那明是騙人的話。今年這樣好的紗價，有不賺錢的事嗎？我們決不能讓資本家再剝削我們應得的利益。

大 我們還是信人的好，妹妹。

二 姊姊你已經受了人家的騙不少了，你還要信人家嗎？你受了陳春哥的騙，還要信陳春哥。受了基督教的騙，還要信基督教。受了資本家的騙，還要信資本家嗎？

大 是的，我是始終相信他們的，陳春哥對我雖不好，我信他的魂靈確是善的，我相信他一定有一天要回到我的身邊來的，伊牧師伊師母雖是那樣的騙我，我相信他們是沒有真懂得基督的教訓，基督是不騙我們的，我相信彭先生的話也並不是信資本家的騙，因為我們若不相信他，勢必至大家再去要求。要求不肯，一定要引起罷工。罷起工來，資本家受損失固然不少，那裏及得我們工人受得損失大。比方我們家就得挨餓。我們年紀輕的還不要緊，年老多病的娘也好讓她挨餓嗎！

二 假使是爲了大家的利益那也是沒有法子的。我們照老例要求一塊錢年賞，已經是極安份的事，資本家是隨時豫備着把我們做犧牲的。我們不和他們鬭爭，他們連你最後一粒飯也要剝削去。

大 可是，妹妹，我們不是專靠吃飯生活的。我們應該有比吃飯更要緊的精神上的生活。那就

是相信上帝的指導。我們任受什麼艱苦決不可懷一點怨憤的心思，因為世間上的人就沒有一個人憐恤我們的痛苦，天上總有一個人會憐恤我們的。我們一想到我們死了之後，我們的天上的父會把我們引到他的面前，撫着我們身上的痛處，揩着我們眼睛裏的淚，我們還有什麼不能受的苦楚呢？

- 二 我要真能像姊姊這樣信，也未始不是幸福。
- 大 (喜形於色) 二妹！你若真能信耶穌基督，真是你的幸福，也是我們一家的幸福。基督他正是我們這樣窮苦不幸的人們的救主。
- 二 姊姊，可惜我就不相信這個救主。我們要拚命和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鬥爭，我們不能被人家打了右邊臉又讓左邊臉給人家去打。我們不能愛我們的敵人。拿我們家來說，我們那樣忠厚那樣正直的爸爸給敵人打死了，我們苦節的母親被敵人害得病了沒有藥吃，我們可愛的妹妹被敵人害得過年沒有一件好衣裳

穿，我們還非聽從耶穌基督的教訓，服服貼貼地忍受嗎？

大（默然有頃）二妹，你這樣相信也沒有法子，可是我受不住精神上的煩惱，纔逃到基督的後面的。

二 我何嘗沒有煩惱，可是我死也不逃。

大 不過你不逃也有不逃的道理。妹妹！你在愛情上總算比你姊姊幸福。

二 難道你以為我和林三哥戀愛纔參加鬥爭嗎？

大 這不是實在的嗎？

二 實在的，林三哥給了我很好的領導，但是沒有林三哥我們就不會幹起來嗎？我們不是談這些閒話的時候了。上工場去吧，做年關鬥爭去吧。回來之後再弄午飯吃。

大 晚飯米我到鄰舍去借去。今天無論如何還是不去的好。

二 你不去我一個人去。

三 二姊索性吃了午飯去不好嗎！我快點弄飯。

二 不！他們約我上午去。我非去不可。好！大姐，你和三妹在家裏招扶媽媽，我一個人去。

大 二妹，你定去的時候，就要早些回，假使公司不肯也不要緊，我們再想別的法子。千萬別和他們鬧去。你要曉得娘和你的姊姊妹妹在家裏擔心着呢！

二 曉得了，我就回的。（對鏡理髮，至左室視母出，對大，三，）娘睡着了。我沒有喊醒她。那麼，我去了。

（下場）

大三 快點回啊。

母 （在內）噯！不要出去！大姑娘不要出去！（哭聲）

大 我在這裏啊，媽媽，什麼事？

三 媽媽什麼事？

（二人急入左室）

大 媽媽！什麼事？我不是在家嗎？

母 呀！原來是做夢？噯啵！把通身都駭出汗來了。

三 娘剛纔做什麼夢？

母 我夢見許多兵士把我們的房子圍了。我把你們藏起，不許你們出去。你定要出去。我連叫你不要出，祇看見你一出去，就被那些兵士捉去了。我就哭起來了。

大 哦！娘又記起前年的事了。

三 噯呀！媽媽的額頭上多麼熱啊！

大 這一定是剛纔在那間屋子裏受了寒。

母 你二姊呢？

三 她剛纔到工場裏去了。

大 噯呀！娘身上熱得很，三妹！你看着媽媽，我去找陳八先生去。

母 大姑娘！不必了。這不過略微受了一點寒，祇要別的病不加，是不妨的。你們還是讓我睡睡的好，大姑娘，你吃了飯沒有？

大 吃了啊。

母 那麼你幫你的三妹把那件衣服改好。可憐你三妹過年沒有衣穿呢。那個櫃子裏還有你爹

爹一件絨領褂，也可以替她改雙鞋面，我若是不害病，老早替她改好了。

大 那麼娘好生睡睡。我替三妹改鞋面去。

(隔一會大，三先後到右室)

大 (一面剪絨領褂)三妹！你快到鋪子裏買兩個子兒的紅白糖來。

三 燉薑湯嗎？

大 是！娘病還沒有好，又受了寒，可不得了。先要散散寒纔是。前回的老薑還有沒有。

三 還有一點。

大 (給兩銅子與三)你快去買紅白糖去。

三 (接了錢便由右門出去)我去了。

大 你快去快回。(停剪，沈思，悲來，欲泣，因跪作禱告)

妙 (在窗外)三姑娘！

三 (在內)哦！妙姑娘，你看戲回來了嗎？

妙 (在內)是呀。我回來吃午飯。三姑娘。今天好戲啊。可惜你沒有去看。你上那裏去來？

三 (在內)我到舖子裏買紅白糖去來。

妙 (在內)誰受了寒嗎?

三 (在內)我媽媽受了寒。

妙 (在內)哦,三姑娘!我買了一些餅子包子正要送給你。

(時已走近窗外)

三 嚶啾,謝謝你。

妙 你大姊回來了嗎?

三 回來了。可是二姊到紗廠裏去了。

妙 哦,聽說今天紗廠裏鬧大亂子啊!

大 (急到窗前)哦?妙姑娘來了嗎?

妙 (從窗外笑答)大姑娘,我剛從戲場裏回來的。你也回家了嗎?我剛吃完早飯走這裏過身的時候,聽說你到教堂裏做禮拜去了。

大 是。我做禮拜去了。你今天看戲熱鬧嗎?

妙 熱鬧得很。那唱……

大 妙姑娘,剛纔說聽見紗廠鬧亂子?你知道麼?

妙 我在戲場裏看戲的時候,聽見許多從紗廠那

邊來的說：今天有許多工人向工廠裏辦事的要年賞。廠裏辦事的不肯，那些工人就要打辦事人，現在正鬧得不得開交，戲場裏有許多看戲的，把戲都不看了，擁到工廠那邊去看鬧熱去了。

大 (驚惶失措) 噯呀！不得了！妙姑娘，你在路上碰着我的二妹沒有？

妙 沒有。我看見人家紛紛望紗廠那邊去嚇得我不得了。我一個人就跑回來了。

大 你進來坐坐罷。

妙 不，我改天再來，我要回去吃午飯去了。再見。
(妙將跑去)

三 妙姑娘！謝謝你的點心啊。

妙 那算什麼。三姑娘少陪了。(下場)

三 簡慢了，坐也沒有進來坐一坐。(從右門入室)

三 姊姊，快些來吃點心。

大 三妹，你的二姊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三 大姊姊，那麼怎麼辦呢？

大 我要二妹不要去鬧，她偏要去！好，現在又鬧起亂子來了。我只怕二妹鬧了這一回，廠裏一定要開除她。那位林先生真是害了她呢。

三 姊姊，這——怎麼辦呢？

大 小聲點講！別讓娘聽見了。我看二姊也不是不懂事的人，她決不會害起娘和我們着急的。我先把單方弄好給娘吃了，然後煮好午飯等她回來一塊兒吃吧。你燒水，我來切薑。

三 (燒水)姊姊，我總覺得今天有些不好。假使鬧起衛兵鬧鎗了，打了二姊，那怎麼得了呀？

大 (切薑)三妹，你放心，那是不會有的事。廠裏辦事的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誰敢做那樣殘忍的事？並且我們母親爲人這樣好，沒有兒子，祇有三個女兒，上帝決沒有把我們三個人拆散的道理。

(聞遠處槍聲)

三 (悚然，扯着大)大姊，鎗響！

大 靜！

(又不聞)

大 你不要大驚小怪!驚醒了娘。你還是信上帝的好。上帝決不會使我們失望。

(又聞槍聲)

三 聽!又響!

大 (變色強自鎮定又跪地祈禱)

三 (抱大)姊姊怎麼得了。

大 別慌!第一別讓娘聽見了。你祇相信上帝,包管二姊會回來吃午飯的。快燒水煮飯。

三 姊姊,我總放心不下。噯呀,我的二姊呀。(急至窗前外望)

(有頃)

張 (在窗外)三姑娘!

三 啊!張大哥!快來快來。

張 石筆買來了。

三 謝謝你!我問你!你聽見紗廠裏鬧亂子的話沒有。

張 三姑娘,我正要去告訴你,不得了啦!

大三張 什麼事！什麼事！

張 我今天一進城。就聽見說紗廠裏的工人要求發年賞，不然，就要罷工。將出城的時候，又看見城裏開出一隊人直奔紗廠，我問旁人，說是紗廠的亂子鬧大了，政府派兵去彈壓去了。我同一些人跑到紗廠近邊一打聽，說這一次工人的代表是個姓林的。

大三張 呀？怎麼樣？

張 他們大家圍着事務室要求年賞的時候，工場裏的辦事人，見那姓林的鬧得最兇，就命令衛兵開鎗，把那姓林的打死了！

大三張 呀！

張 還打傷了一個工人！如是工人們憤極了。把那事務室包圍得緊緊的。那時候有一個從外面跑來的女工看見姓林的打死了，抱着他的屍首大哭，一站起來指揮着那些男女工人，就去攻事務室，李庶務長出來調解，被他們飽打一頓。那李庶務長又命令衛兵開鎗，把那個爲首

的女工又打死了！

三 呀！二姊！

大（急掩三口）嚶呀，天呀！這不是她是誰！

張 我聽見他們講那女工的樣子，也疑心是你們二姑娘。

三（扯着大）大姊姊！怎麼得了！我的二姊呀！

大 啊！這是那裏來的話！上帝！你奪去了我們的父親，現在現在又把我的姊妹拆散了嗎！我的母親這樣的好人，竟非餓死不可了嗎？上帝！不，你這惡魔，滾到地獄裏去吧。我要復仇！我要踏着她們的血前進，二妹，你的姊姊來了！
（從右夢遊病者似的跑去了。）

三 大姊！大姊，我也要！

（從右門隨去）

張 三姑娘！（他也跟去。）

（舞台已空，壺中水煮得大開，紅白糖在桌上，薑在地上。）

母（在內）啊，熱極了！渴極了！三姑娘！弄一杯茶

給我喝!沒有茶倒一杯水給我喝也好。沒有聽見嗎?大姑娘!倒一杯茶給我喝!二妹回來沒有?二姑娘!二姑娘!你媽口渴的很。啊,嚶啲!熱極了!熱的發暈啊!你們那個好兒女快些倒杯水給我喝喝。二姑娘!二姑娘還沒有回嗎?嚶啲!(聲漸低)

(槍聲亂響)

——幕——

年夜飯

年 夜 飯

登場人物：

姚淑玉 周壽秋 其友

秀三 其夫 丁家琪 其友

紹雲 其子 謝阿根 工人

小毛 其次子 娘姨

楊式淵 其女友

和生 其女友之子

時代：一九三〇年末。

地點：上海。

背景 衙堂房子的二樓，睡着小孩的臥榻，靠左壁有茶几和椅子，壁上掛有長幅的山水畫，兩邊掛本劇主人公自畫的美人廣告畫數種，靠臥榻的右壁掛他們的結婚照片，等數事。靠窗書台上幾樣紀念品之外有花瓶，和各種畫具，及未畫成的畫稿。在那中間剩下的不寬的地方設一小圓桌擺好筷子和羹匙。

開幕時淑玉忙着收飾桌椅，理花瓶裏的花，看了看結婚照片頗有幸福之感，略掀開牀上的被吻了一下睡着的小孩。外面遠遠有鞭爆響，房子裏也暗起來了。看看桌上的錶。

淑玉（自語的）怎麼還不回呢？（忽聞樓下有攢礮聲，接着小孩們急促的脚步聲）

（雲兒穿着新衣引着他的同學楊兒各拿一些攢礮，花筒進來了。）

雲兒 媽，你看我買了這麼些東西來了。

淑玉 你瞧，你說肚子餓，我叫你去買點東西吃，你又買了這些東西來了。

(外面有攢礮聲)

雲兒 他們都有這個啊。

淑玉 他們穿新衣你也要穿新衣，他們頑這個你也要這個嗎？小孩子專愛學人家的樣！回頭別又對我嚷肚子餓了。

雲兒 (看看桌子)媽，什麼時候吃年夜飯呢？菜不是都燒好了嗎？先給我吃呀。(挨攏他母親)

淑玉 (很親密的抱着他)不，孩子，我告訴你，年夜飯是辛辛苦苦一年到頭，家裏人大大小小團聚在一塊，大家歡喜歡喜的意思，一定要等你爸爸回來纔可以吃的。

楊兒 (忽陰鬱)伯媽，那麼我家裏今天不是不可以吃年夜飯嗎？

淑玉 (拉其手)爲什麼呢？

楊兒 我媽媽說爸爸今年回不來……。

雲兒 媽媽，李哥哥告訴我他爸爸關在牢裏。

淑玉 不要亂說！小孩子曉得什麼。(對楊兒)對哪，和生，你快回去對媽媽說，請她今晚

上到我這兒來吃年夜飯。我們今天晚上沒有別的客。

(雲兒攆礮。牀上孩子驚啼。)

淑玉 你瞧！你又把弟弟驚醒了。今天晚上過年，你別要我揍你罷。快到外面去攆。啊，對哪。你同和生到他家裏去請楊伯媽今晚到我家裏來吃年夜飯。

雲兒 啊！

(但說着又攆了一個纔和和生跑下去。)

淑玉 (急拍拍牀上的孩子罵雲兒) 咳！真是頑皮的孩子，過了年你看我不揍你。

(娘姨上來。)

娘姨 (交出一張收據) 肉店裏的錢已經給了。可是掃弄堂的要討賞錢。

淑玉 (摸着袋子躊躇一下) 好，給他六毛錢罷。

娘姨 可是我剛纔已經對他說了呢，祇要少奶奶每年都生一個小少爺這每年一塊錢是少不了的。

淑玉 誰叫你這樣亂說啊。那要靠少爺生意好。假使少爺生意不好，又像你說的每年生一個小孩子那還了得！

娘姨 不，少爺的生意總是好的，少奶奶也放心的生罷。哈哈。我覺得有錢沒有什麼了不得，有孩子纔是寶貝呢。

淑玉 我怕你真是想孩子想瘋了。快拿這六毛錢去。啊呀，你聞，飯都燒焦了，還不快去把火給熄了。

娘姨 (笑接了錢)啊，肉也燉好了，怎麼辦呢？

淑玉 加上一點醬油再燉一會兒，少爺恐怕還要一些時候纔得回來。

娘姨 好。

(外面遠遠有攢礮聲，爭鬧聲。)

淑玉 啊，你回頭快去看看紹雲在那裏沒有，要他好好的頑，別和那些小孩子打架。

娘姨 是。(剛要下樓與人相遇)啊呀，客來了。

(周壽秋上。)

我
!

壽秋 姚先生在家嗎？

娘姨 姚先生沒有回來，少奶奶在家。(下)

壽秋 哦，三嫂在家嗎？

淑玉 (起身) 誰啊？——壽秋先生啊。長遠不見，怎麼今天光降到我們這裏來了？

壽秋 怎麼？不該來嗎？我是特別來趕年夜飯的呢。

淑玉 那真是請都請不到。請坐罷。娘姨！倒茶來。
(不應)

壽秋 (四顧室中) 你們這地方真是好得很，又便宜又清靜。

淑玉 地方也還好，不過隔秀三的公司稍爲遠了些，有電車還好，沒有電車的時候真是不方便。

壽秋 是啊，像現在電車這樣罷起工來就麻煩了。我剛纔也是坐黃包車來的，真是遠得很。怎麼秀三上那兒去了？

淑玉 到公司裏去了。沒有回。(出香煙筒) 抽抽



秀三的公司裏的煙罷。

壽秋 謝謝，唔，這個牌子一個時候也很賺了一點錢……在香港聽說秀三那邊公司裏也鬧罷工，現在解決了沒有？（他脫下大衣，很熟習的坐在牀上）

淑玉 沒有解決。

壽秋 不是說公司要縮小範圍把上海的幾個廠通通關了，祇剩下香港一個嗎？

淑玉 是有這麼一說。……壽秋先生你新近到過香港嗎？

壽秋 我是早幾天纔從香港回來的。我們那邊公司裏派我去有點事情。

（娘姨端茶上來。）

娘姨 請用茶。（對淑玉）少奶奶，雲少爺不在街上頑。

淑玉 他在楊家裏嗎？

娘姨 不，他和許多人一道上那邊街上看熱鬧去了。

淑玉 看什麼熱鬧？

娘姨 電車公司的工頭姓張的剛要出門的時候給人家打死了。

淑玉 快去帶紹雲回來，別讓他在那裏看，小孩子什麼也不曉得的亂跑，真是淘氣。

娘姨 是。(下)

淑玉 啊呀，真不是個太平世界。

壽秋 不過這樣一來，電車罷工恐怕更要擴大了。這大約是公司方面派人來幹的罷。

淑玉 我看不是。那姓張的工頭，我是認識的。他就在前面衙堂裏住，有人約我到他家裏打過牌，別當他是工人，他的老婆很鬧鬧的，五塊錢一底的麻雀還不愛打呢。他從來就很替公司裏幫忙，破壞了好幾次罷工。他時常自誇，說：“有我在公司一天，他們別想幹得起來，就幹起來了也別想勝利。”這趟的事弄到快要過年了還沒有解決，據說是他很在那裏作鬼，並且替公司找了好一些新

的工人，想去替換他們，恐怕就因為這個緣故犯了衆怒罷。

壽秋 那麼，對哪。不過怎麼都這樣過真呢！不等過年就把人家幹掉了。哈哈。

淑玉 是啊，他的老婆哪，孩子不知道是怎樣的在哭着呢。……一個人真是不曉得明天的。剛纔我聽得一響還以為是街上的小孩子們頑攢礮呢。

壽秋 可不是嗎。人生就是這麼回事。什麼都是兒戲。（望望他們的結婚照片）說句好笑的話，你同秀三結婚不也是開頑笑似的嗎？我真沒有想到你們居然就結合到現在了。

淑玉（回頭微笑）你沒有想到我們的開頑笑會認真起來了，是不是？

壽秋 哈哈哈哈哈。（他不留神的往後面被上靠起去。）

淑玉（急止之）啊唷，不要靠！你壓壞了我的孩子了。

壽秋 (回身掀被)怎麼又有了孩子了嗎?(端詳)
嚶呀……你們的成績真不壞。什麼時候生的?

淑玉 三個月了。

壽秋 怎麼不寫信告訴我?

淑玉 告訴了你又怎麼樣?

壽秋 告訴我,……我好來道喜啊?

淑玉 有什麼可喜的。你們府上田地多,事情又好,有了孩子自然可喜,像我們這樣添了一個孩子就添了一口人吃飯,我的奶子又不好,每個月吃牛奶粉都快要吃上一二十塊錢哩。

壽秋 怕什麼。你們這一兩年不也積下了幾個錢嗎?

淑玉 起初,本也想積一些錢的。可是你知道的,他家裏有父母,不寄錢回去,罪名是要歸到我身上的,我也不願意背個不賢的名。何況有了幾個孩子,一定得請一個娘姨,家裏用

度就大了。孩子還不許生病，生了病就更加麻煩。雲兒上幾個月生了一次大病，用了差不多兩百塊錢呢。

壽秋 不過秀三不像我，他是很謹慎的很會盤算的人，不要緊的。

淑玉 現在也難說了。自從這近邊有了那倒霉的跑狗場，他老愛進去賭，運氣又不好，一直是輸。

壽秋 哈哈哈哈哈。（望着她有意義的笑）這就是上帝最公道的地方哪。你沒有聽得說嗎，在情場得了勝利的人在賭場上總是得輸的。

淑玉 （也狡猾姣媚地）那麼，你在賭場上該時常贏了？

壽秋 自然哪。我這趟從香港到上海來的船錢都是打潑克贏來的。

淑玉 那麼好的手氣嗎，回頭帶秀三去替我們贏轉幾個來，好不好？

壽秋 哈哈。一定的。不過同他去，說不定連我也

要輸了。

(楊式淵登樓。)

式淵 淑玉。

淑玉 (起身)誰啊?啊,式淵。請進來啊。

(式淵見有生客不想進來。)

淑玉 進來不要緊的。我們老朋友。

(式淵進來。)

淑玉 (對壽秋)這位密昔斯楊,我在北京時候的同學。(對式淵)這位也是我們的好朋友,英華煙草公司的周先生。

(彼此默禮了。)

壽秋 (看了看錶)啊,三嫂,我回頭再來罷。

淑玉 要什麼緊呢?吃了年夜飯去,秀三一回兒就回來的。難道你還怕同女太太們談話嗎?

壽秋 哈哈。正是想回頭多和楊太太談話,想趁這工夫到前面丁家裏去坐一會兒來。我難得到這邊來,來了不去看他們老太太是很難爲情的。

淑玉 好，那麼你一定要來的呀。

壽秋 一定的。(拿大衣)楊太太，您多坐會兒。

式淵 (微笑爲禮)請不要客氣。

淑玉 我們等着你了。(回頭望楊)雲兒上你那裏去過沒有？

式淵 去過的。他們一塊兒去看熱鬧去了。

淑玉 不是說那姓張的工頭打死了嗎？

式淵 是啊。……巡捕房的人來了，正在那鬧着呢。

淑玉 咳，張家裏今年這個年可過得不好了。

式淵 誰過得好啊？許多工人都挨餓受凍的，許這個出賣工人階級的傢伙好好的過年嗎？

淑玉 這幾天你到楊先生那裏去看過沒有？

式淵 今天還去過的。

淑玉 咳，三十晚上到牢裏去看丈夫，見了面可怎麼說纔好呢。……要是我可早就哭了。(撫其手)

淵 我們可都習慣了。……他還託我替你們拜式

年呢。

淑玉 啊呀，楊先生真是個樂天家。

式淵 無產階級的戰士都是樂天的。

淑玉 ……我們本是很可憐你的，現在反而羨慕你了。你知道我七八年前和你一道在北京念書的時候我也並非一個安份的學生。什麼社交公開哪，工讀互助團哪，……成天的和爸爸鬧，纔離開家庭一個人闖到現在。可是……可是自從聽了你和楊先生的話，又好像什麼我什麼都不在行起來了。老實說我有些時候簡直聽不懂你們的話。

式淵 一點也沒有什麼難懂的。不過一來你這些年也實在太不拿書本子了。二來你的生活也過得比較的好，你知道生活是決定一個人的意識的。

淑玉 從明年起，我想好好的再念念書，這種家庭生活真是過得有些膩起來了，每天的日子都給幾個小孩子佔去了。

式淵 是啊，假使是在新社會的話，我們的孩子都有國家替我們去養育，家裏的柴米油鹽也不必我們自己去管，我們就可以騰出功夫來和男子一樣的去作社會活動了。

淑玉 ……那恐怕是一種幻想罷。

式淵 爲什麼是幻想？這在蘇聯早已經成了事實了。

（和生上來至其母側。）

和生 媽媽，陳伯伯來了，要你回去。

式淵 好，我回去了。

淑玉 怎麼要回去呢？請那位陳先生一道來吃飯好不好？我們沒有別的客。

式淵 不好，謝謝，回頭恐怕還有好幾位客來。

淑玉 那麼和生在這裏吃飯罷。

和生 不，我要同媽媽一道。

淑玉 那麼怎麼好呢？我本想請你們吃年夜飯的。

式淵 謝謝，咱們別客氣，我回頭也許來喝茶。

淑玉 啊，和生，你雲哥哥呢？

和生 雲哥哥還在那裏看着呢。

式淵 好，我們走了。哦，你跟姚伯母辭過年了沒有？快過來辭年。說“伯媽，恭喜恭喜”。

和生 伯媽，恭喜恭喜（鞠躬）。

淑玉 恭喜恭喜。這怎麼辦呢？（拿出一隻洋塞在他袋子裏）這算是伯媽給的壓歲錢罷。

式淵 （笑望淑玉）用得着這個嗎？

淑玉 這是鬧着頑的。

式淵 好，謝謝伯媽罷。反正我也便宜不了。回頭你雲哥哥也要來和我辭年的，我就請他帶回來得了。

淑玉 哈哈。那麼，我就不讓他來跟你辭年了。

式淵 好，明年再見。

淑玉 明年再見。真是幹嗎不在這裏吃過晚飯去呢？（自語地）秀三又到現在還不回。

式淵 到公司裏去了嗎？

淑玉 公司這時候也早該沒有人了。恐怕是給兩位老人家辭年去了罷。我明天也要去拜年

的。

式淵 好，再見了。和生。謝謝伯媽。(母子退場)

(娘姨拖紹雲上。紹雲哭。)

淑玉 哭什麼呀？哭什麼呀？

娘姨 前面那些江北草棚裏的小孩子看見他的攢
礮好頑，問他要，他不肯，有一個頑皮的在
他手裏搶了一個攢了，他就哭起來了。

雲兒 (哭着)我要我要，他們搶了我兩個去了。

淑玉 好了，好了，一回兒再買罷。別哭了。今晚過
年，曉得罷。我叫你別買這東西，你說他們
都有，可知道沒有的還多着呢。要頑就在這
邊弄堂裏頑好了，幹嗎跑到那些小孩子那
一起去頑呢。好，把你十個銅板，再去買幾
個。

雲兒 不，我還要。我要買兩把刀，一枝矛子。

淑玉 得了，‘他們都有這個’是不是？

雲兒 (依舊哭着)我要，我要。

淑玉 咳，真是淘氣。好，娘姨，你帶他去買一買

罷。兩毛錢。夠不夠？

雲兒 不夠。

淑玉 不夠少買幾樣。

雲兒 不。

淑玉 再說不，我可真要揍你。

娘姨 (接錢)好了，好了，同我去買。

淑玉 快一點回來啊。一會兒就要吃晚飯了。

(娘姨將帶雲兒下，丁家祺攜玩具刀劍數
事上來。)

家祺 恭喜過年啊。

淑玉 恭喜恭喜。快請坐。我正要來跟老太太辭
年哩。

家祺 請過去坐坐。

雲兒 丁伯伯，這是送給我的嗎？謝謝。(搶着要)

家祺 忙什麼呀。快向我辭年。

雲兒 恭喜過年啊。(連連鞠躬)

家祺 還要行一個軍禮。你看這可不是軍器嗎？

雲兒 敬禮！——

家祺 成了，成了。好孩子，明天帶弟弟來拜年，我還有好東西給你呢。……怎麼，三嫂，三哥還沒有回嗎？

淑玉 還沒有回，恐怕是到家去了罷。

家祺 沒有的事。這小子恐怕是想發財想瘋了呢？

淑玉 (奇異)想發什麼財？

家祺 這年頭我們除了去賭。還想到那裏去發財？

淑玉 怎麼，他又上公司裏去了嗎？

家祺 可不是。我也剛從那裏回來。帶三十塊去輸得祇剩三塊錢這纔算放了心了。

淑玉 幹嗎不整個兒輸掉呢？

家祺 你知道我是頂喜歡小孩子的，我無論如何得剩下幾塊錢買點東西給他們頑，晚上作興還要打打五百底的小麻雀。

淑玉 啣啣，可是秀三呢？(很擔心地他)輸了多少？

家祺 輸？輸了他也許早就同我一道回來了。那小子平常賭運最壞，今天不知怎麼個道理，他的手氣紅得很。起先，賭牌九贏了一點，後

來賭攤贏得更厲害了。我勸他早些回，他一來給那些人香煙啦，白蘭地啦，恭維住了，不能脫身，二來他大約是明天就想買上海罷。口裏說‘就走，就走’屁股黏在櫈上拉了拉不起來。

淑玉 丁先生，請你快去叫他回來罷。拜託你。我們等他吃飯哩。還有老朋友來找他。

家祺 去叫他幹嗎？他若是贏得更多，你還嫌屋子窄了盛不下嗎？若是輸光了還怕他不回來嗎？

淑玉 何必要等他輸光呢？

家祺 那小子大約也和我的脾氣一樣，不輸光決不肯走的。

淑玉 不，丁先生，你是秀三的好朋友，請你千萬替我去一趟。你知道秀三是不能鬧脾氣的。他那幾個錢是一家人要靠着活命的。還有好一些帳我約好了，等着他回來給的呢。……咳，真怎麼就變的這樣荒唐起來了。這個

時候跑去賭錢去了。

家祺 這你可是冤枉他了。他恐怕正是想讓家裏好好的過一個年哩。據他告訴我說，公司裏的薪水支得祇剩二十塊錢了。今年過年發了二十塊錢恩餉，一共纔四十塊錢，他打算一下無論怎麼都不夠，所以他纔跑到公司裏去了。

淑玉 夠是不夠。可是有四十塊錢又有四十塊錢的用法。他不是明年不掙錢的呀。

家祺 我想他也不是傻瓜，至少該剩一二十塊錢回來罷。

淑玉 (着急)咳，怎麼辦！所以請你快去替我找他一下，丁先生，我出車錢。快些回來，就在我這裏吃年夜飯。

家祺 你瞧，要人家去找家主公就這樣的巴結起來了。一會兒找回來了，恐怕你們又要埋怨我呢。

淑玉 幹嗎埋怨你呢？

家祺 贏了呢，你們該說我若不去叫他，他該贏得更多了。輸了呢，又該說我若不去叫他，他該多翻回幾個本兒了。

淑玉 別這樣多心罷。不管輸贏我都是感激你的。好，我替你戴帽子，丁先生！

家祺 得了，我不要戴你的高帽子。讓我自己來罷。好，雲姪姪。同我去替你媽媽找家主公去。

雲兒 好。回來再買一把刀給我。

家祺 你這傢伙同你爸爸一樣的貪心。看你將來會有飯吃呢。

(秀三不意地回來。)

秀三 怎麼又在這裏罵人？

家祺 啊呀，用不着去找了，你看，人家的家主公自己回來了。怎麼樣？贏夠了沒有？上海買得成了罷。你這渾蛋。

秀三 別罵人了。(無力地坐下)

家祺 我倒不罵人，你們家太太在這裏罵人哩。真

是怎麼樣了？

淑玉 (很擔心地)輸了多少？

秀三 誰告訴我輸了？

淑玉 丁先生說你不輸光是不會回的。

秀三 (打家祺)好傢伙，你自己輸了，怎麼咒別人？

家祺 你說你究竟輸了沒有？

秀三 就是你這傢伙咒輸的。

家祺 四十塊錢本還剩了二十塊，對不對？

秀三 (驚赅)唔。不錯。

家祺 那麼就對了。

秀三 你比我先回，怎麼曉得這樣清楚？

家祺 老弟，我到底比你多吃幾年飯，你的八字怕算不清嗎。

淑玉 (近秀三)真的嗎？

秀三 起先我贏到七百來塊了，這傢伙又不拖我回來。

家祺 你聽，做你們的朋友倒霉不倒霉？我那樣叫

你，你不動身，我怎麼好拖你？我有那樣寒村嗎？

淑玉 好，把剩下的都給了我罷。

秀三 (很愧赧地交出)這裏還有一塊錢。(一並交出)

淑玉 (數了一數怨形於色)這怎麼夠呢？皮襖也不能贖了。小孩的牛奶粉也不能買了。……人家在家裏巴巴的等着你，你倒上公司裏開心去了。

秀三 (生氣)誰上公司裏去開心？……我原是想多找幾個錢回來的，曉得罷。

淑玉 找着了沒有？

秀三 ……(更氣)找是找着了，可惜沒有運氣拿回來啊。

淑玉 (很不高興的)曉得運氣不好幹嗎去賭呢？

秀三 我就是沒有曉得我的運氣有這樣不好啊。

淑玉 (再數一數)單止柴帳米帳就要二十來塊錢……也不想一想家裏的事。那樣要開心乾

脆今天不回來倒好了。

秀三 好罷。我今天不回來了。(憤然要走)媽的，人家今天要是贏了回來，誰都該望着我笑了。

淑玉 哼！

雲兒 (走扯其父)爸爸。

家祺 得啦，得啦。三十晚上別鬧這個了。

淑玉 不是我鬧，一回兒要帳的來了誰去對付呢？

家祺 剛纔三嫂子不是說有了四十塊錢也可以對付嗎？

淑玉 是啊。可是他纔剩了十九塊多錢了。

家祺 (掏出鈔票)那麼湊上這個也就差不多了。

淑玉 (疑慮)你剛纔不說的快輸光了嗎？

家祺 我的自然輸光了。

淑玉 那麼這個呢？

家祺 這個麼，是你的家主公的。

秀三 怎麼，是我的？

家祺 你看，你那時候真是賭瘋了。人家問你借了

錢都不記得。本來，你若是贏了，這二十塊錢我是要沒收的。但是我看你那樣子大約是不輸光不回的。我所以替你存下了這二十塊錢，因為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是我把你帶上中央公司去的。預備回頭嫂子罵人的時候，我也可以將功折罪。老實說，我沒有想到你還會剩下十九塊錢回來呢。

秀三 照你的意思我非輸光不可了。

家祺 誰說不是，瞧你這個樣子像個贏錢的嗎？

秀三 (拿鏡來照)真的嗎？

淑玉 (不屑地，但稍恢復喜色地)得啦，看什麼呀。預備吃飯罷。等了幾點鐘菜都涼了。姨姨！(下應)少爺回了，把菜打上來，吃飯罷。……啊，剛纔周先生來了。

秀三 那一個周先生？

淑玉 壽秋。

秀三 壽秋來了嗎？他說了些什麼？

淑玉 沒有說什麼。祇說他公司裏派他到香港去

了一次，早幾天纔回，特來看你。好像有什麼事，找你商量，可是後來楊太太來了，他就走了。

秀三 還來不來？

淑玉 我請他來吃年夜飯。他說到了先生家裏去一趟就來。

家祺 上我家裏去了？我剛纔回去了，他沒有來。

秀三 他這近邊熟人多，恐怕先上別人家去了罷。

家祺 也許。好，我再回去看看罷。

淑玉 不，丁先生非在我家吃了年夜飯去不可。

家祺 謝謝，不必吃年夜飯，祇要嫂嫂以後好好的看管我們秀三，別再埋怨我就得了。

秀三 渾蛋。

家祺 你還罵我渾蛋哩。今晚若不是我替你解圍，許你好好的吃得成年夜飯哩。雲姪姪對不對？

雲兒 (笑着) 對的。

家祺 還是我們雲姪姪有出息。(抱吻了一下) 好，

去了。

淑玉 那麼，回頭來替老太太辭年。

家祺 不敢當，請過來叉叉小麻雀。(退場)

(娘姨端菜上來，一面手裏拿着一張收據。)

娘姨 炭店裏要錢。

淑玉 (接收據照數付之) 請他今晚再送一擔炭來。(又出鈔票) 這個送到米店裏去。

娘姨 是。(下)

秀三 (接閱收據) 怎麼六塊多嗎?

淑玉 當然啦。兩個多月沒有給錢了。還算是他們好呢。家裏的事自己不管真不曉得。

(其間雲兒一直耍着他新得的刀槍。)

淑玉 好了，收起你的刀槍吃飯罷。

(淑玉下去端菜。)

(秀三與雲兒兩人耍着。)

秀三 來，我們比劍罷。

雲兒 來!

秀三 來，我告你要這樣拿着。你不記得電影裏面

的比劍嗎？

雲兒 好，曉得了。來！來！

秀三 來！嚶呀，嚶呀，我輸了。不要比了，一回兒把桌子弄倒了，菜弄翻了，你娘又得開教訓了。

（牀上的孩子哭。）

秀三 你看，小弟弟又給你弄醒了。呵呵呵……。

（拍之）

（淑玉與娘姨端菜上。雲兒仍舞弄着刀劍。）

淑玉 還不放下嗎。剛纔那樣鬧着要吃飯，這會兒倒不餓了。

雲兒 媽媽，剛纔爸爸和我比劍他又比輸了。

淑玉 哼，你爸爸這一輩子贏不了的，將來你爭一點氣罷。

秀三 （拍着牀上的孩子）呵呵呵。孩子，你可別學你媽媽那樣，將來長大了看得起你爸爸一點罷。

淑玉 得了，快吃飯罷。誰看你不起呀？看你不起

我就不到你家裏來吃這樣的苦了。(○)

娘姨 噯呀，天哪，像少奶奶這樣有福氣還算是吃苦嗎。(一面舀湯)

秀三 還是娘姨說了一句公道話。

淑玉 你看，你瘋了嗎？你把湯舀到那一個碗裏去了？那樣羨慕少奶奶的福氣，回頭把這少奶奶讓給你罷。

秀三 哈哈哈哈哈。

娘姨 哈哈。少奶奶別折磨人了。
(底下有打門聲，‘快信’聲。)

秀三 喂，娘姨。快下去看看，送信的來了。(娘姨將下)

淑玉 把這個帶下去(指一盤)。誰的信呀？上半年不是來過一次嗎？
(外面槌門，娘姨急答‘來了，來了。’下)

秀三 是啊，郵差到了年底總要積上幾封信挨到三十這天送，好向人家討賞錢。

淑玉 上半年我給過四毛錢了。

秀三 那許是什麼特別的快信了。對啊，我寫了一封信給胡經理先生講起我家裏的情形想預支明年正月半個月的薪水過年，許是公司的回信罷。

淑玉 要是肯了，倒好辦得多了。

秀三 該是肯的罷。別說幾十塊錢在公司裏不在乎。就憑我這兩年替公司盡力也就應該得到一點特別的酬勞。公司的美術部不幾乎是我一個人包辦嗎？徐少泉小王那一班人能做一點什麼事呢。

(娘姨上，拿着一本簿子，裏面夾着一封信。)

娘姨 不是郵差。是公司送來的。請少爺簽一個字。

秀三 對哪。(很緊張地搶了那封信。揣在懷裏。淑玉從書案上拿了筆交秀三簽字)。拿下去。

娘姨 那送信的說，一來路遠，二來是三十晚上，要請少爺給他幾個喜錢。

秀三 好罷。淑玉，給他一塊錢罷。

淑玉 一塊錢不太多了嗎？

秀三 以後用得着他的時候還多呢。

淑玉 (拿一元付娘姨)說謝謝他。

(娘姨下)

淑玉 快看看信裏面有錢沒有？

秀三 (不安)等一等吃過飯再看。

淑玉 爲什麼呢？假使有錢我一定要把皮襖贖回。
還有那個金鐲。

秀三 ‘好哪’。

淑玉 ‘好哪’？我不相信你了，回頭你又去賭掉。

秀三 那兒的話。好好的吃飯罷。

(娘姨端菜上來。)

娘姨 少爺，有一個姓謝的找你。

秀三 姓謝的？不是常來的那謝華生先生嗎？

娘姨 不是。謝華生先生我認識的。

秀三 是怎麼樣一個人？

娘姨 是一個做工的。說是從公司裏來的。

秀三 (想了一想)啊，曉得了。是阿根，他約了晚

上來找我的。我忘記了。請他上來罷。

(娘姨下。)

淑玉 阿根？他是幹什麼的？

秀三 他是從前廠裏切煙間的工人，在工會裏很有點力量。這趟公司罷工，他也很有關係的。他平常和我也很接近。我雖然不大贊成他的主張，可是他爲人是很好的。上次雲兒病了幫忙去請醫生的可不就是他嗎。

淑玉 啊，就是那個謝阿根啊。就請他一道來吃年夜飯罷。

(娘姨上。)

娘姨 那位姓謝的說要請少爺畫一點什麼東西。

秀三 請他上來啊。

娘姨 聽說上面在吃飯他不上來。

秀三 (急起至樓梯側)阿根，(內答‘姚先生’)幹嗎不上來呢？這裏沒有別的人。上來呀，客氣什麼呢？

(謝登樓。)

阿根 恭喜，恭喜。

淑玉 恭喜，恭喜。請坐。

阿根 我在這裏坐。

秀三 何必客氣呢？這樣遠跑來自然還沒有吃過飯的。請到這裏坐。雲兒，讓開一點。

淑玉 娘姨，添一付杯筷來。

（下應‘是’。）

秀三 先喝一杯酒罷。

阿根 （勉飲一杯）謝謝。

秀三 怎麼三十晚上了還這樣忙？找我畫什麼東西？

阿根 我們想找你替我們的壁報畫幾張插畫。

秀三 （疑慮）要怎麼畫呢？

阿根 就畫老板們怎樣欺騙我們。他們口裏說折了本，過年卻過的怎樣好，我們幾千工人怎樣都窮得沒有法子，三十晚上又餓又凍，女人小孩子們都哭着，……我們怎樣應該團結起來，同資本家鬥爭。（隨手掏一張字兒）

就請照這上面的題目畫罷。

秀三 (接過字兒看了一下)唔。平常承你幫我的忙,我本應該幫幫你的忙的。

阿根 謝謝你。不過這不單是幫我的忙,也是幫我們大家的忙哩。

秀三 自然,不過……(躊躇了一會)我想你還是去找一找別人好不好?……

阿根 今天晚上就要去貼的。到那裏去找別人呢?找別人不見得畫得比你好。

淑玉 美術部裏畫得好的不是很多嗎?

阿根 這不比替老板畫香煙廣告,這是我們工人的鬥爭畫報上用的,美術部的先生們誰肯幹這沒有錢的事呢?

淑玉 秀三的筆蹟,廠裏誰都認識的。人家知道了是他畫的怎麼辦呢?

阿根 知道了是他畫的,有什麼關係呢?大家曉得連姚先生也是我們的同志了,不更好嗎?

秀三 實在的話,阿根,我在地位上,不大好畫這

些東西，你知道，我有老婆，有孩子，畫了這幾張畫不要緊，把我這兩年以來替公司出的力也白丟了。

阿根 這也說不得了。資本家是最沒有良心的。你就不畫這些東西，他也不見得記得你的好處。就像我罷。我在廠裏也前前後後做了七八年了。別說我的血汗給他剝削得快完了，連右手這兩個指頭都是給截煙機截斷的。（淑玉母子連忙注意看）但是資本家是怎樣的報酬我的呢？他藉口生意不好，關了上海的廠，一面私下招便宜的新工。把我們幾千個替他出過好幾年力的工人都攆在街上不管了。

秀三 不過在公司方面也有他的苦衷。以我所曉得的，這幾年來香煙生意也實在不好做了。政府和各地方的捐稅是那麼一層層的又多又重，每一箱香煙在賣出去以前先就要拿好幾十塊錢出去。還有最吃不消的是外國

公司的競爭，他們本錢又大，又可以操縱中國政府，你出一個什麼牌子，他馬上也出一個同樣的牌子，賣起來比你還要便宜。所以中國的香煙公司近來虧本的多，賺錢的少。公司裏要減少工錢增加工作時間，實在也是不得已的。你們一定不幹，事情纔那樣鬧僵了的啊。

阿根（放下酒杯侃侃的）有了軍閥政府的苛捐雜稅，帝國主義的競爭壓迫，當然不單是香煙生意，什麼生意也做不起來的。可惱的就是中國資本家甘心去幫助軍閥，去投降帝國主義，受了損失祇曉得拚命向我們工人身上進攻。所以我們不幹。我們不能原諒他。姚先生剛纔說在地位上不好辦。說句不客氣的話，你不過比我們多拿幾十塊錢，在地位上也還是一個職工，這樣替資本家說話。有什麼好處呢？

秀三（紅了臉）不，我並非替老板說話。

淑玉 (不願他們說下去) 啊呀, 你們祇管說話。菜都冷了。謝老板, 換一杯酒吧。

阿根 謝謝, 姚師母, 我不喝了。這畫你是一定不肯畫了的罷, 姚先生?

秀三 我並非替老板辯護, 也不是不肯畫那幾張畫, 你曉得我從來是同情你們的。說句老實話, 我是不願意丟那八十塊錢一月。

阿根 難道從明年一月起, 姚先生還想去拿那八十塊錢一月嗎?

秀三 爲什麼不拿? 我今天向公司預支一月份的薪水, 公司剛纔還有回信來了哩。

阿根 哦, 那我就聽錯了, 對不起, 我不應該來找你的。(起身)

秀三 (放下筷子) 你聽了什麼話?

阿根 沒有什麼, 我走了。

秀三 (焦急地) 不, 你告訴我, 阿根。

阿根 那自然是謠言了, 說他幹嗎?

秀三 謠言也告訴我。

阿根 有人說美術部也裁掉了好一些人，你和劉先生都停了生意了。祇剩下徐永泉一個人。所以我纔來找你畫畫。——現在既然是謠言我去找別人去。(將行)

秀三 不要去。你怎麼知道一定是謠言呢？

阿根 這可有趣了，你不是告訴我公司已經有信給你嗎？

秀三 (躊躇)我還沒有看。(決心從懷中取出信緊張地拆視之，兩眼如火。)

淑玉 信裏怎麼說？

秀三 (氣極了胡亂答她)沒有怎麼說。

阿根 好，那麼我去找劉先生去，過幾天再來拜年。

秀三 (以手止之)不必去找他，我馬上替你畫，不，替我們大家畫。……】

阿根 不會影響你的地位嗎？

秀三 我已經沒有地位了。

阿根 啊！公司信上怎樣回答你的？

秀三 公司的回答嗎，(苦笑)比對你們的客氣得

多了！他說請我‘另圖高就’……

(雲兒早吃過飯了，在那裏燃着花筒。)

淑玉 (很絕望地放下筷子)給我看看！

秀三 看牠幹嗎？(但淑玉仍搶去看)好，這下我反而安心吃年夜飯了。娘姨，(下應)替我把酒拿去盪熱一下來。(下應)阿根，多喝幾杯酒去罷。我們現在都是失業同志了。

阿根 好，喝罷。

淑玉 (很愁苦地)這怎麼辦呢？

秀三 什麼‘怎麼辦’！不在這個公司裏我們難道就不吃飯了嗎？

阿根 不，姚先生，我們還是得團結起來向這個公司要飯吃。不能讓人家關廠就關廠停生意就停生意。……

秀三 是的，我們應該向公司要飯吃。應該向社會要飯吃。我有畫畫的本事，我做事很負責任，爲什麼應該失業！我的老婆是好老婆，孩子是好孩子，爲什麼應該讓他們挨餓！（他興

奮起來了)我的小女兒有什麼罪,爲什麼應該連牛奶也沒有吃!

(這時壽秋與家祺喝得半醉來了。)

家祺 喂,秀三! 還在這裏吵架嗎? 誰說你的女孩子不應該吃牛奶? 不吃牛奶雇一個奶娘吃人奶好哪,嚷什麼呢?

秀三 (起身強笑)沒有什麼,我在這裏發牢騷哩。

家祺 吃年夜飯就吃年夜飯,發什麼牢騷呢?

秀三 現在不發了。快請坐,啊唷,壽秋好久不見。

壽秋 今天特來看你。

秀三 我回得遲一點。你怎麼不在我們這裏吃年夜飯呢?

壽秋 本要來陪三嫂的,給家祺的老太太留住了。聽家祺說你的手氣很好。

秀三 哈哈。別聽他瞎說。輸得一塌糊塗。

家祺 所以回來就對太太發牢騷。

阿根 姚先生,我去了。

秀三 不,忙什麼! 回頭就替你畫。

阿根 那麼我一會兒再來。我到近邊去找一個朋友去。

秀三 (躊躇一下)好,我畫好等着你。

(阿根下)

淑玉 兩位伯伯再吃點什麼好不好呢?至少再喝一杯酒罷。(斟酒)

壽秋 嫂嫂的酒我是從來不辭的。(接飲)不過菜可真吃飽了。丁老太太留我談了一些家務事。我就來不及到這邊來了。

家祺 反正兩邊都是一樣的。我平常幾乎天天是在秀三這邊吃飯的。

淑玉 老太太家裏菜弄得好。我想壽秋先生一定是在那邊吃的,我就也沒有來催了。幸虧你沒有來倒好了。我今天做了一天的菜,晚上吃起來誰知道一點味兒也沒有。

家祺 那是怎麼回事?

秀三 (隨手從抽屜裏取出那封信示之。)就是這麼回事。

家祺 (接讀)唔。

淑玉 大家有什麼法子想沒有？你知道秀三是不能閒着的。孩子們都等着要東西吃。

家祺 (與壽秋相視)剛纔我還同壽秋談起這個呢。其實我早已聽得一些風聲了。一來秀三祇曉得畫畫不會逢迎，胡老四有些不高興。二來徐永泉想要奪秀三的缺又老在胡老四那裏說秀三的小話。我看換一個地方吃飯也好。剛纔壽秋說他們公司美術部正要添人，而且歡迎這邊公司出來的人。我看明年就請壽秋介紹你進那邊去罷。據壽秋說若秀三能去每個月一百二十塊錢是不會少的那麼好極了，這件事都拜託壽秋先生罷。

淑玉

壽秋 我今天正是爲這件事來找秀三的。本來這邊公司就留秀三，我也安排把秀三挖出來的。我那邊究竟是外國人辦的。資本雄厚，一切都靠得住些。比方和我們訂合同總是三年起碼。恰好這幾年生意更加賺錢，美術

部的人手不夠，所以我想介紹秀三進去是再好沒有的。

家祺 對哪，並且他對於這邊情形又很熟悉。

淑玉 對哪，這真是湊巧得很。(抱着小孩)到底我們小寶貝不挨餓，爸爸掉了一件事情又得了一件事情。

壽秋 是哪，現在既然這邊公司辭了秀三，秀三趁此跑到我那邊公司去，大大的賣一點氣力，給一點顏色給他們看。

家祺 (拍手)一點不錯!

秀三 (一直抽着他自己公司的香煙望着他畫殘的畫)。……

壽秋 你這張美人畫也畫得美極了。那夾着香煙的手的姿態真是了不得。這是把嫂嫂的手做 Model 的，對不對?

家祺 自然哪。他這裏畫的美人，你看那一個不像嫂嫂的。

壽秋 一點不錯，你瞧，這雙手，完全是嫂嫂的手。

(細視)咳,可惜已經寫上‘青鳳’牌香煙幾個字了。不然很有用處。……對了,祇要把‘青’字改成‘鳴’就成了我們公司的‘鳴鳳牌’了。秀三,趕快把牠畫好印出來,也可以出出今晚的氣。

家祺 (拍手)對哪。

秀三 (吐了一口煙)是的,我正要出出氣。(取筆在畫上劃了幾個十字)

家祺 嚇!怎麼把他弄壞了呢?

秀三 (微笑)這叫做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家祺 一點不錯。

(外面鞭噠聲,小孩子們鬧聲。雲兒悄悄地溜出去了。)

壽秋 好,秀三,我們來喝一杯酒。

秀三 (勉強起立)來罷。

(淑玉注酒)

壽秋 我們本是舊同學,現在又是同事了。今晚歡迎我們的新同事。

秀三 不過我們還是做做舊同學罷。

壽秋 怎麼樣？你嫌薪水太低嗎？

秀三 不，我這樣的蹩腳畫師有了一百二十塊錢已經是太高了。不過就有再高的薪水，我也不願意到你們公司去。……

壽秋 那爲什麼呢？秀三，我說話是不客氣的，你心裏也不要那樣的成見，像你們公司是中國人辦的，我們公司是外國人辦的，這一類的想頭。這些話是極沒有意思的。現在中國資本家誰又能離得開外國資本家的勢力。誰不是外國人的大大小小的買辦。我們反正不過是在他們底下弄點飯吃。你幹嗎那樣認真呢？

秀三 我現在就是要想來認一認真。我從前學美術的時候也是很高尙其志的，想做所謂‘藝術家’。後來爲了生活逼迫入了這個公司，就不得不拿起高尙的藝術去伺候老板。宣傳中國人怎麼樣應該抽中國香煙，纔算愛

國，而中國香煙裏面，我們公司的香煙，是怎樣最好，怎樣芬芳馥郁，在最好的我們公司的香煙裏面這一個牌子，又怎樣和別一個牌子大有不同。這樣的話在別人看起來，或者反正以為不過是做廣告的吹牛，不大相信，但是，我作畫的時候卻是充滿着真誠和情熱的。我手裏這樣畫，心裏真這樣相信。所以那時候我的廣告畫自己看起來，也覺得有點意思。到了後來我纔發覺他們的欺騙，這樣被我稱讚為‘道地國貨’的我們公司的香煙實在沒有幾種成份純粹是中國的。講到資本呢，時常得向外國銀行借錢，原料呢，大部份用的是美國葉子。真正道地國貨就要算廠裏的工人了。後來參觀過幾次之後，也纔知道中國廠對中國工人的待遇，和外國廠是一樣的壞。因此我纔曉得我每天從早上九點起到下午六點回來，兩三年中間辛辛苦苦畫的都是一些騙人的畫。我

的確不像從前一樣的起勁了。這也許就是公司停我的生意的原因罷。但是要我跑到你們公司去，用我這同一枝筆又去伺候外國老板，宣傳外國的香煙是怎樣好過中國的香煙，是怎樣和華盛頓一樣的誠實，茶花女一樣的芳香，怎麼要抽外國香煙的纔算是時髦紳士，上等華人，在許多外國香煙裏面是怎樣算你們公司的香煙最好。這些話我都習慣了，曉得怎樣去說，但是無奈我自己早已不相信了。因此這樣的畫，出再高價錢我也不願意替他們畫了。你們一定要笑我是傻的。就是我自己也當然知道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不能不吃飯，要吃飯不能不去找一點職業。在這樣的社會自然別想完全適合自己的意思的職業，但是也要比較問心問得過去的。我是個有孩子的人，我應該告訴孩子什麼是生活，和應該怎樣去建立自己的生活。不應該告訴他們爲了生活去

欺騙，那結果一定要做到爲了欺騙去生活。

家祺 一點不錯。

壽秋 我覺得你始終是一個藝術家，你對於生活太認真了。我雖不懂得美術，但是我曉得廣告畫是和別的畫不同的，假使廣告畫不撒謊，那就等於告訴人家我們的貨是假的，你們不必來買。那還成廣告畫了嗎？所以至少在廣告畫，欺騙就是真實。其實何必限於廣告畫，人生一切都可以這樣說的。

秀三 唔，‘欺騙就是真實’。很巧妙的哲學。可惜我辦不到。

淑玉 不要談什麼哲學了。明天就是明年了。我們怎樣生活呢？

秀三 明年我寧可少賺幾十塊錢，去找一個教員做做。香煙廣告我可不畫了。壽秋，難得你這樣遠來看我。你曉得我是這樣的脾氣的。不要見怪。我們來喝一杯罷。

壽秋 (無奈)喝罷。

(外面鞭礮聲。)

秀三 家祺，淑玉，我們別忘了是過年，我現在心裏並不難過。大家都痛快地喝一杯。

家祺 一點不錯。來！

(阿根上。)

秀三 哦，對哪，我替你們介紹我們的同志。

壽秋 什麼同志？

秀三 (握阿根手) 咱們失業的同志。(見其手中的紙) 這是什麼？

阿根 我買來的紙，請你畫。

秀三 買牠幹嗎？我這裏有的是。(指桌上的畫) 把這張畫翻轉來就得了。

阿根 也可以。(放下紙) 不過要請你多畫幾張，明天早晨我來拿也不要緊。

秀三 不。我馬上就畫。

(剛要伏案筆執。)

(外面小孩子們攢礮聲。)

(大街上遠遠地喧鬧聲，外面弄堂裏的人奔

跑聲。)

家祺 咳!外面又鬧什麼亂子!

淑玉 (忽然注意)雲兒呢?瞧這傢伙什麼時候又出去頑去了。娘姨!(內應)快去找一找雲少爺!帶他回來。

(外面喧聲更大,跑聲更急。)

秀三 (停筆)鬧什麼呢!

阿根 (很鎮靜地)我剛纔碰見了,有好幾千失業工人年關示威。

(電燈忽暗。外面的遠遠喧聲聽得更清楚了。)

——全世界二千五百萬失業工人聯合起來!

——沒有法子過年的人們聯合起來!

——我們要工做!要飯吃!

——募捐援助電車工人煙草工人的罷工!

——我們在業工人和失業工人聯合起來!

——我們要求每人發一塊錢年賞!

壽秋 (很厭惡,恐怖)三十晚上還要這樣鬧!幹嗎

不好好的去吃年夜飯呢？

家祺 世界真是一年年的不同了。

阿根 姚先生，要畫就快點畫啊。

秀三 (放下筆把住阿根的手)等一下畫，我們去參加我們的示威去。我們不是失業工人嗎？
(他們急下)

淑玉 (追幾步)秀三！

(家祺搖搖頭。壽秋抽出香煙。)

(牀上小孩子哭。淑玉急招扶，娘姨來收拾桌子。)

(脚步聲，鞭爆聲，喧嚷聲，口號聲。)

——幕——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於永安里

梅 雨

梅 雨

登場人物：

潘順華 五十餘歲，農民，來上海作工現業小販。

潘徐氏 順華妻，現為紗廠女工。

阿巧 其女，原先亦在紗廠作工，傷指失業。

文阿毛 年約二十餘，原作機匠，因傷左手髒骨，
現失業。

張開富 放印子錢的。

二房東太太

包探，巡捕。

張先生

其他男女工人

時代：

一九三一年梅雨期

地方：

靠近華界的貧民窟

順華迷迷糊糊地在擱樓上，其女貪着看一本小書，一面輕輕地取些糖果放在口裏吃着。

潘（模糊地問）誰呀？

阿巧（急措嘴）我啊。

潘 你剛纔吃什麼？

阿巧 我沒有吃什麼。

潘（掀開被）沒有吃什麼？你瞧你的嘴。咳，你怎麼這樣大了還這樣不知事呢？這是我們一家人靠着活命的東西，你怎麼好饑嘴呢？

阿巧（含笑）爸爸，我不是饑嘴，實在是餓得慌

了。

潘 誰不餓？你的娘不是一點什麼也沒有吃就上廠裏去了嗎？

阿巧 這一些自己不吃掉，反正也是退不掉的。

潘 那你就該拿出去賣掉啊！

阿巧 媽媽叫我在家招扶你。

潘 我的病是不要緊的，不用招扶；你快拿出去賣掉罷。

阿巧 這麼下雨的天，街上沒有幾個人，小孩們都躲到屋子裏去了。有什麼人買呢？

潘 沒有法子啊，去碰碰運氣罷。總比坐在家裏的好啊。

阿巧 （漫應之，仍專心看小書），唔。我就去。

潘 就去？天已經不早了，還等什麼時候呢？

阿巧 我看完這一頁就去。

潘 你看什麼？又是阿毛給你帶來的那些小說嗎？真是以後別讓阿毛帶那些書給你看了。

阿巧 不，這不是毛哥給我的。這是廠裏張先生昨

天要媽媽帶回來給我看的。

潘 張先生？是那在廠裏做工平常教你們唸書的那年輕姑娘嗎？

阿巧 是啊。我們都叫她張先生。

潘 那位姑娘真是一個怪人。她給你的這些書你看得懂嗎？

阿巧 這書很淺近，都寫的是我們的事，雖然有幾個字不認識，意思我都看得懂。

潘 是啊，你從小就聰明，你若是個男孩子，我也許讓你多識幾個字了。

阿巧 爲什麼是女孩子就不讓我多識幾個字？反正是別人家人是不是？

潘 誰都這樣想的，這不能怨我，怨你生錯了人家罷。

阿巧 誰怨你。我祇怨我不該是一個女孩子。

潘 不，生在我們這樣的人家男女有什麼兩樣呢？阿毛不也是從小就很聰明的麼？他爸爸一死，家裏沒有錢，又沒有親戚幫他的忙，就祇好去

學機器匠了。(回憶地)咳，那次給機器壓了，我去看他，血出的那樣多，我當他沒有命了哩，祇壓壞了一個胳膊還算是他的萬幸。

阿巧 (很痛楚地護着指頭) 哼，我只給機器斬斷一個指頭不也是萬幸嗎？像細紗間的陳和棣一樣，衣服給細紗機絆住了，掙不脫身，全身捲到滾筒裏面去了，頭哪，胸口哪，壓的快扁了，口裏流着鮮血。那纔是可憐哩。

潘 是到我們家來過的那位常州姑娘嗎？

阿巧 可不是。

潘 (慘然)想不到那樣年輕輕的好姑娘，死得那樣淒慘。……

阿巧 這樣的事在我們廠裏一點也不稀奇。就是那天下半天，盧小紅也給鐵吊車把頭撞破了哩。我想起她們好幾天吃飯不下。

潘 所以我們窮人祇要顧得性命就是好的了。別的事都說不上。……孩子，信我的話，書也別看了，趁早去賣掉牠罷。

阿巧（怨憤）爸爸，我真是不高興去賣這些東西了，還是讓我回廠裏去罷。

潘 你的手指頭還沒有好，怎麼去上工呢？

阿巧 我不願意去賣這些東西了。再有上個禮拜那樣的事，我真是受不了。那些小流氓說一定要和我難過的。不要弄得貨賣不掉還要吃他們的虧。

潘 不要緊，那班東西有點怕阿毛的。

阿巧 哼，毛哥近來學流氓到學得有點樣子了。不過他也不能每天都跟着我啊。他們就是說要趁他不在的時候和我難過。

潘（嘆）那怎麼辦呢？你總不能老待在家裏啊。

阿巧（悲憤地望着外面）討厭，雨老是這樣下着，又沒有傘。

潘 真是這一趟的雨把我們害得太苦了。一家人沒有飯吃固然不得了，這每天一千四百八十文的利息怎麼對付呢？

阿巧 昨天的給過了沒有？

潘 沒有，我和張老板商量過了，今天做一道交給他。

阿巧 昨天怎麼沒有交？不是當了我的布衫嗎？

潘 你的媽媽拿去買東西送‘拿馬溫’的節禮去了。隔幾天就是端陽節了，要是不送，下半年連你的媽媽也沒有工做，那我們纔死得成哩。

阿巧（心算了一下）今天不是得交他二千九百六嗎？一塊錢還不夠。

潘 可不是。想起來真是急人。

阿巧 可有什麼辦法沒有？

潘 有什麼辦法呢？我在這裏等阿毛。

阿巧 等他幹嗎？他有辦法嗎？

潘 前天他不說這幾天許可以借到一筆錢嗎？

阿巧 哼，別信他吹牛罷。誰肯借錢給他？

潘 不，他說得很真，說他有一個朋友，一個小時候的同學，願意借錢給他。

阿巧 真的嗎？他約好了今天來嗎？

潘 說不定今天會來。他說總是這一兩天有錢。

阿巧 你拜託了他沒有？

潘 我還沒有對他說。你知道我從來是不大相信年輕人的夢話的。不過到了這樣的時候連夢話也得相信了。我想今天對他說。

阿巧 那麼，我不要去了；在家裏等着他罷。

潘 不，孩子，他今天不一定來。這錢也不一定靠得住。你還是去賣一賣東西罷。賺一個錢算一個錢。你瞧，雨下小了一點。

阿巧（望了一望）那裏小，還不是那樣滴滴搭搭的，真是倒霉的天！短命的天！

潘 啊呀，你怎麼又罵起天來了！

阿巧（把許多幽怨都血似的吐出）我還得罵，倒霉的天，短命的天！

潘 你瘋了嗎？

（阿巧仍恨恨地望着窗外的天）

潘 孩子，你相信你爸爸的話罷。你爸無論受多大的苦是從不怨天恨地的。在鄉下種田一連就遇了幾個荒年，一家人纔搬到上海來找工做，

我辛辛苦苦地替廠裏做了七八年，誰想到了去年廠裏生意不好，把我們年紀老一點的又裁掉了。後來好容易借一點的錢來做小生意，又遇着這樣的梅雨天，一連就是一個多月不晴，把本錢都快賠光了。這怨誰呢？這都是命運啊。我們祇能忍耐着，古話說得好：‘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阿巧 爸爸，你又來這一套了。你受了一輩子苦可做了人上人沒有？到今天不是還睡在閣樓上哼着麼？

潘 孩子！你還要氣我麼？你不去就讓我自己去罷。（掙扎着要起來）

阿巧 得了。爸爸，我去就是了。毛哥來了叫他等我一等。

潘 好，你早去早回罷。孩子。

阿巧 （披上一塊圍巾，籃子上也蓋好了布，徐徐起身，望望窗外又不覺怨罵。）倒霉的天！短命的天！（出去了）

潘（目送他女兒的後影）咳，真是怎麼辦呢？（暫時沉默忽夢囈似的）一千四百八，二千九百六……二千九百六，噯呀，四千四百四，五千九百二，七千四百……怎麼得了，怎麼得了！……（抬起身來望着窗外，不覺湧出一口無窮的怨氣）真是倒霉的天！短命的天！……二千九百六！二千九百六！怎麼辦呢？天哪！（暫無聲）（阿毛披雨衣進門。）

阿毛 噯呀，好雨！（解衣四顧）巧妹巧妹，沒有人在家嗎？怎麼門開着呢？

潘（驚醒）誰？阿毛嗎？

阿毛（抬頭望攔樓）噯啊，老伯伯，怎麼瞓着，病了嗎？

潘 沒有什麼。昨天出去做生意，多冒了一點生雨，今天有點發熱。

阿毛（爬上樓梯用手試了一試）燙得很。病得很不輕哩。

潘 平常年這一點病真不算什麼。這些日子可不

成了。

阿毛 到底上了年紀了。……我看得請一位先生來診一診脈纔成。

潘 你又說闊話了。我們那有錢去請先生，讓牠拖幾天也就好了。

阿毛 不要緊，我有錢。

潘 (掙起來)你現在真有錢嗎？

阿毛 我現在沒有錢，不過一回兒就有錢了。

潘 那來的錢，前回你說的那朋友的錢嗎？

阿毛 唔……

潘 他約好借給你多少呢？

阿毛 他約了今天給，要是給的話恐怕不會少。因為他說要大大的幫助我一下。

潘 那真是難得的好朋友，不過靠得住嗎？

阿毛 我想這趙總是靠得住的。

潘 他約過你幾趟嗎？

阿毛 約過我兩趟了，這趟是第三次。他得瞞着他的爸爸，所以約我到一個地方給我錢。

潘 這真是難得的好朋友。古話說得好，‘遇貴人吃飽飯’。你以後就要好好的做人，不要辜負人家的好心了。……阿毛，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你若是借得了錢分幾塊給我救救急好不好呢？你知道我講話是一是二的，借了一定還你。

阿毛 祇要我有錢好要你還嗎？你要多少？

潘 你若是借得多，我想向你借五塊錢。

阿毛 （很不在意的）五塊錢算什麼。

潘 ‘五塊錢算什麼’？阿毛你還年輕，真不曉得人世的艱難。沒有的時候連五個銅板都性命相關哩。不是我的話多，你中意阿巧，我爲着你們將來的日子，不能不告訴你。不管你這次能借多少錢，你得小心又小心地用。頂好拿來做本錢，做點什麼靠得住的生意。——我祇問你借五塊錢，這個數目我或者還得起，也夠濟我目前的急了。

阿毛 你是不是要還張開富那筆印子錢的息？

潘 是哪，一塊錢四個銅子一天。

阿毛 那也沒有多少。

潘 一塊錢每天四個銅子，一共借了他三十七塊錢，每天就得一百四十八個銅子，就是說每天得付一千四百八十文的利息，怎麼能算少呢？

阿毛 他媽的，若是我的左手沒有壞也早已替你還過了。（慢動作）

潘 可不是。我自己生意好的話也對付得了。從去年七月起到現在我不會拖欠他一文。不過，你看這一個月以來天老是這樣的下雨，生意一點也不好，一家人吃飯住房子天天爲難，幾件破衣服也當光了。昨天當了阿巧一件布衫，本是預備給利息的，巧兒的娘又拿去買東西送管車去了。昨天我同張老板說好話要他今天下半年來。今天就得二千九百六了，一塊錢還不夠。今天再不能交，到明天是四千四百四，後天是五千九百二。雨是這麼一天的下個不止，債是這麼一天天的加多，人又是這麼一天

天的病在牀上，真是你看這怎麼辦呢？

阿毛（強作高興）不要緊，老伯伯，人總是有辦法的。

潘 是啊，我年輕的時候也這麼想。到了現在快六十歲了，纔曉得照這樣子下去簡直是沒有辦法。

阿毛 像你那樣做老實事，自然就沒有辦法。

潘 阿毛，你要曉得我是一個老實人，祇曉得做老實事。

阿毛 你祇曉得做老實事，他就叫你別活。

潘 我是死也要做一個老實人的。

阿毛 哈哈，那就叫‘活該’了。

潘 阿毛，你不要笑，你現在說話做事好像都有點不老實了。我很替你着急哩。你從前不是這樣的。

阿毛 從前的手沒有壞，手藝又好，人又勤快，廠裏的老板歡迎我，親戚朋友也看得起我，所以都說我是一個老實的青年。及至我的左手壞

了，老板不要我了，親戚朋友怕我去借錢，都不高興理我了。我也就不大老實了。

潘 一個人無論有沒有生意都得老實。並且你現在還有很好的朋友借錢給你，怎麼好說都不理你呢？

阿毛（苦笑）是的，老伯伯。

潘（很誠懇地）我是望你始終做一個老實人的。你曉得我們老夫妻就祇有巧兒這一條根，是想要她嫁一家好人家的。

阿毛（苦笑）嫁了我這樣的好人家可倒了霉了。

潘 不，我是頂安份的，我並非想把女兒嫁給有錢的人家。祇要男的好，真能看重她，也就成了。我們夫妻雖然老了，也還能招扶自己，倒不一定要靠你們的。

阿毛（誠懇地）老伯伯，巧姑娘嫁給我，別的我不敢說，我一定是看得重她的。（走近他）

潘 那就好了，孩子。（撫之）哦，我記起來了，那邊桌子抽屜裏有你一封信。從漢口來的。

阿毛 從漢口來的？那怕是忠甫的信罷。（急忙打開抽屜取信）哦，果然是他來的。（一面看）他約我到漢口去。

潘 約你到漢口去？有生意嗎？

阿毛 他說或者能到兵工廠去替我找點工做也說不定。

潘 那就好了，真是好歹去找一點事情幹幹，閒着是最不好的。

阿毛 誰願意閒着啊？誰不曉得沒有工作比做最苦的工還要苦？這也是沒有法子啊。我早就拜託忠甫去替我找事，一直就沒有回信，我以為他也不理睬我了。原來他也是自從京漢路機務處出來一直沒有找着事，到最近纔進兵工廠去了。

潘 聽說兵工廠是好差事啊。

阿毛 反正是去當一個機器工人，有什麼好不好呢。

潘 這年頭混得一碗飯吃就是好的了。

阿毛（看完信，很有所思）老伯伯，我決計到漢口去了。

潘 我也願意你去。

阿毛 我今天若是借得了錢，你要的數目自然是不成問題，我還想把巧姑娘也帶上去哩。

潘 好呀。等阿巧和她的娘回來了，我跟她們商量商量，我想她們也沒有什麼不願意的，巧兒同你去，也不會白要你養她，據說漢口也有紗廠，等她的指頭好了，也可以做工幫助你。祇願你們兩口子掙出一個世界出來就好了。

阿毛 不過要是去得成，就是這幾天了，時候這樣的倉促，一點禮物也來不及辦。

潘（笑）窮人們做事那裏管得那末許多。祇要你自己好好的做人，看得重巧兒，就是再好沒有的禮物了。

阿毛（握着潘手不覺感激）老伯伯，從今以後，我一定做一個好人，一定看得重巧姑娘。……

潘 好孩子，那我就放心了。

(在他們感激的握手中，放印子錢的張開富負着錢袋子進門。)

張 (自己坐下來，把錢袋很珍重的放在桌上) 嚶啊，好雨，衣服全濕了。

潘 (急放手) 啊，張老板來了。(掙扎要下來)

阿毛 老伯伯，睡你的罷，客人我替你來招待。

潘 好，你去倒一杯茶。我一回兒就下來了。

(阿毛倒茶敬客。)

阿毛 張老板，每天財忙。

張 (很世故地笑) 那裏的話，不出來跑就沒有飯吃。

阿毛 客氣，客氣。(頑皮地提一提他的錢袋) 喲，這麼重！

張 (擔心地) 啊呀！(急忙收到身邊)

阿毛 張老板，這樣每天能收到幾十塊錢？

張 那有幾十塊好收。每天不過收得幾百個銅子。

阿毛 幾百個銅子合起來就是一筆大數了。一塊錢每天四個銅子，十塊四百，百塊四千。有一

百塊錢放債，每天在家裏睡覺，也有人送飯到口裏來，這個生意真做得。

張 哈哈。也不能像你老兄說的這樣容易啊。每天若真是在家裏睡覺，包管你一個錢也收不到手。

阿毛 這也是不錯的。本錢越大越好。像哈同一樣每天據說有六萬塊錢的收入，不用自己跑腿，自然會有人替你收好送到你的荷包裏來。不過人總是生不全的。像哈同那樣的有了錢又沒有兒子。聽說他還有一個遠房的姪兒要和他老婆爭遺產哩。……張老板可有幾位令郎？
(潘於此時已下樓)

張 我——我也還沒有兒子。

阿毛 那你積下這許多錢安排給誰呢？

張 我這真沒有幾個錢。算不了什麼。

阿毛 哈哈。不過說起來錢就是你的好兒子了，每天在外面生利息來養活你。

潘 (其間早已下樓，奉香煙於張)不，錢還不是他

的兒子，借錢的才是他的兒子呢。哈哈。

張 哈哈，笑話了，潘老板年尊輩長的，別折磨人罷。……潘老板，我不久坐了，還要跑幾家人家，今天的利息請你付給我罷。（衣裏摸出一個小算盤算了一下）一千四百八，連昨天的一道二千九百八。

潘 二千九百八？不是纔二千九百六麼？

張 你看，一塊錢每天四個銅子的利息，一千四百八十文，可不是半塊多錢了嗎。潘老板不是外人，我祇算兩個銅子的息。所以是二千九百八。我們老朋友，不會相欺的。哈哈。

阿毛 祇遲給一天也要算息嗎？

張 當然。比方今天再不給，到明天就是四千四百八，後天就是六千……要不然，人家都要欠着不給了。

阿毛 嚟呀，這就難怪你們要發財了。聽說上海有好些印度人也做你們這個生意，張老板曉得嗎？前幾天報上載的那個喬辯德萊姆連人家

的女兒也騙起來了。不過他無論借多借少，每一塊錢祇要一角錢的月息，不是比你們的息錢要輕得多嗎？

張（冷酷地）連女兒也算上，息錢就不能算輕了。哈哈……（又敲敲算盤）好，看在潘老板的份上，把昨天這兩個銅子媽胡了罷。依你的算二千九百六。……實在這個生意也苦得很，這樣遠的路，又是這樣下雨的天，車錢也不知貼去了多少。

阿毛（打量他的腳）張老板，不是走路來的嗎？我從沒有看見你坐過車。

張 我不大歡喜坐車，不過，車錢總得算的。好，款子讓我帶起去罷。

潘（沉默有頃）張老板，……別的話昨天我對你也說過了，實在這是天害苦了我，自從這一個月以來，一連下了這麼久的雨，生意一點也沒有，女兒呢，在紗廠裏把指頭軋斷了，我呢，這幾天也是這樣的病起來。……

張（冷然地）那些話不用說了。你們府上的苦處，我每天來，也都曉得了。你知道我借錢給你不是做好事的，我也要吃飯住房子，我家裏也有老婆兄弟，我可憐你誰來可憐我？

潘 張老板，我可並非要你可憐我。我去年停了生意，也有一個同鄉人來說有一個闊人願意花錢娶我的女兒，我是個老實人，不肯賣我這點骨肉，所以我請阿榮介紹，情願向你張老板借這一筆錢，幸虧那些日子生意還好，所以我從去年七月起到現在不曾拖欠過你一文，是不是？……

張 是呀，所以我常說潘老板是個好人哪。

潘 但是，……照這幾天情形看起來，這個好人也難做了。本錢是看看地賠光了，就是買一點點的錢回來也不夠還你的利息，一家人還得吃飯。二房東呢，雖然人好，下個月再不給房租，也不好住了，……想到將來，真是不曉得怎麼好？我想把這情形和張老板商量，張老板，你

能不能替我想一個辦法呢：

張 (更冷然)我的辦法就是問你要錢。

潘 ……

張 難道說要我再借些錢給你，或是說把這筆錢不要了嗎？並且照你說，我就不問你要錢，你不還是沒有辦法嗎？

潘 ……

張 所以看在潘老板份上，昨天的那兩個銅子我情願不要，你把昨天和今天的利錢都給了我，免得利上加利，回頭你更要交不起了。

潘 今天實在是沒有法子。……

張 那我明天再來，到了明天（敲敲算盤）可就得四千四百八了。一塊半錢還不夠。

潘 明天？……（眼望阿毛乞救）……

阿毛 ……

張 那麼，後天就得交兩塊三角多了……

潘 ……

張 後天還是沒有辦法嗎？那可麻煩了。（望望他

的家具和行李，搖搖頭)真是我很替你府上着急哩。潘老板年紀老了，又時常生病，你們老嫂子雖是精明得很，近來紗廠的生意不好，十家有九家關門；不關門的又要減少工錢。不是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話，沒有錢的人也講不得許多，還是從你女兒的身上想想法子罷。

潘 有什麼法子想呢？

張 比方說押給什麼堂子裏。……

阿毛 (突然照定張一拳)媽的！你媽媽是堂子裏出來的！

張 (坐在地下，急忙搶錢袋在手，憤然望着阿毛)你怎麼打人！你怎麼打人！你想打了人我就不要錢了嗎？怕了你我就不會來放印子錢！（起來扭結）

阿毛 老子還要打你，打死你這堂子裏養的。

潘 阿毛！（分開他們）

張 我說他的姑娘，關你什麼事！

阿毛 瞎了你的狗眼！你沒打聽他的姑娘就是我

的老婆。

張 哦！（好笑）對不起，對不起。該打該打。那麼（一面起來打打衣上的灰塵）說起來你老哥是潘老板的令婿了。失敬失敬。不過你瞧你丈人這樣困難，做女婿的替丈人還還債，不是應該的嗎？不多不多，一共才三十七塊錢，連本帶利還我四十塊錢得了。那麼再也不敢到令岳這裏來打擾了。真是對不起，你老哥是潘老板的女婿嗎？哈哈。

潘 他的脾氣真是沒有辦法，一切都請張老板包容包容。

張 不，沒有什麼，年輕人脾氣大一點是應該的。……老哥貴姓是？……

阿毛 我姓文。

張 哦，文大哥，剛才說的，你令岳這筆錢怎麼辦呢？我也不是高興每天來拜府的，頂好是做一次把本息都還給我，就再好沒有了。文大哥在那裏得意？

潘 他從前在一個機器廠裏做工，每月也賺得很大的身俸，自從去年……把左手的骨頭傷了，也是沒有生意了。……

阿毛 老伯伯，同他說那些話幹嗎？好罷，張老板，你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早上請你再來一趟，我一定照你的話把你那筆賬了清。聽說你這種錢叫皮球錢，讓我來把你這皮球給踢出去罷。

張 哈哈，文大哥，真有氣概！不過我這個皮球滾進來了。也不是容易踢得出去的，你曉得罷。

潘（向阿毛）阿毛，你那款子真靠得住嗎？

阿毛 靠得住罷。……

潘 ‘靠得住罷’，可不成。……

張（冷笑）是啊，我可沒有工夫同你們年輕人開頑笑。

阿毛（若有所決，怒目視張）誰同你開頑笑！你明天來，我在這裏等你。

張 好，打擾得很，我們明天見。

潘 張老板，對不起得很。

張 沒有什麼，我也早想把這筆賬了清，這樣下雨天我也懶得每天跑這麼遠的路。好，再見了。……噯呀，好雨。坐了這些時候，雨簡直就沒有停過。

阿毛 （笑）我去替你叫一部車子，張老板。

張 謝謝，我說過不歡喜坐車。

阿毛 那麼慢走，明天見。

張 明天見！（張冷笑出門）

阿毛 （望着他的後影）吃人的東西！

潘 阿毛，你真有辦法嗎？

阿毛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人總是有辦法的。

潘 唔，有辦法就好了。……

阿毛 噯呀，時候不早了，我要去了。

潘 阿巧要你等她一等。

阿毛 不等了，我一會兒再來。

潘 ……你到朋友那裏拿錢去嗎？

阿毛 對哪。你還是上去睡罷，老伯伯。你瞧，你吹

了這一陣風可燙得更厲害了。

潘 好，阿毛，我可靠定了你了。

阿毛 你別着急，事情總是可以過去的。

潘 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我總有些不放心。

(阿毛扶他上攔樓)

阿毛 到了現在不放心也得放心了。好，老伯伯，運氣好的話，我一會兒就拿錢回來了。

潘 祝你運氣好。你若是隔幾天就要上漢口，我還有許多話要囑咐你哩。

阿毛 知道了。(披上雨衣)真是夠悶人的雨。巧姑娘出去打傘沒有？

潘 傘你阿姆打去了，她披了一條手巾。

阿毛 噯呀，不成，她不知上那一帶去了？

潘 你上廣福寺那一帶去找找看。

阿毛 我正要去那一帶去。好，老伯伯，我去了。

(把帽子蒙頭帶上正要走出去。)

潘 (摸摸衣上與鋪上)呵呀，這屋子越漏越大了。

阿毛，你下去順便請二房東上來一下。今天要

不想法子修理，晚上可真是不能睡了。

阿毛 好，你睡進去一點罷，要不然受了濕氣更要
生病了。(匆匆出門)

潘 你要靠得住才好呵。(送了他的後影兒一會，
移動墊褥。)噯呀，這地方濕透了。

(房東太太上樓來。)

房東太太 潘老板，屋子又漏起來了嗎？

潘 是啊，老太太。席子被單全濕了。平常不要緊，
這幾天我有些小病，睡覺的時候多，請老人家
叫一個泥水匠來修理一下。現在不修理，雨一
下大了，牠會漏到樓底下去的。

房東太太 那裏漏？還是前回那個地方嗎？

潘 比前回那裏大得多。

房東太太 噯呀，真是不成，到晚上一定要漏得更
大。這底下就是我的牀，一定要漏壞我那舖白
夏布帳子的。我要老二去叫阿春來修理一下
罷。……

潘 謝謝。

房東太太 這是應該的。怎麼樣，潘老板，你這幾天有些不好，可好了一點沒有？

潘 承你老人家聖心，好是沒有大好，不過這一點點小病是不要緊的。

房東太太 我看今晚別睡在這樣濕的閣樓上罷。亭子間空着，你到那邊牀上去睡一晚，這裏明天就修理好了。

潘 是是。真是謝謝你老人家。

房東太太 沒有什麼。……沒有別的事了罷？

潘 沒有沒有。

房東太太 （將下又徐徐轉來，很爲難的。）潘老板實在對不起，上個月的房租什麼時候可以付給我呢？

潘 （慌急）哎，真是對不起，老太太，等我的老婆領了這一個月的工錢，我想至少付你老人家一個月。真是難爲情得很，你老人家爲人又這樣好，我實在不想拖欠你老人家的。無奈一連下了這樣久的雨。……

房東太太 是啊，你的爲難我是曉得的，因爲我知道你是個老實人，所以也不好意思向你討。……本來這幾塊錢也不大要緊，放在你那裏回頭等你有了錢給我也是一樣的。不過你知道自從上個月我的老二做事的那家公司維持不下，老二回到家裏來住，家裏陡然少了一筆進賬，添了一個吃飯的，許多事可就不像從前好辦了。並且不但是房子加了租，連什麼東西也都比從前貴了。昨天因爲我那上南京找事的親眷要回家鄉去，我到小菜場去買雞。從前一塊錢買兩斤的，現在祇買二斤二兩了。

潘 只買二斤二兩？不是倒便宜了二兩麼？

房東太太 你不知道從這月起，小菜場的天平秤都改了新的了嗎？

潘 不知道。說起來很慚愧，我家裏有好一些日子不到小菜場了。雞的價錢是從來不曾問過呢。……怎麼，現在的秤改小了麼？

房東太太 是呀，現在的秤每一斤祇有從前的十

三兩幾錢了。所以名目上雖是多了二兩，其實價錢比從前要貴一成還不止哩。

潘 哦，難怪我的阿巧今天早上買了幾個銅板黃豆芽說都要比從前少得多了。……咳，這樣的世事，窮人越不要想活了。吃的東西一天天貴，工錢反而一天天減少，我的老婆現在每天要比從前多做兩個鐘頭工，錢卻比從前差不多要少賺一角。加上我家阿巧又把手指頭軋壞一個了。

房東太太 唉，真是難辦得很。……說起來好像愛管別人家閒事似的，你們家巧姑娘何不把她看一家好人家呢？

潘 從前也有人說合過，她不合意。……

房東太太 家裏不好也說不上合意不合意了，我家的淑琴起先也愛了一個窮學生，後來我硬把她叫回來，嫁了現在這家人家，可好得多了。前天同她坐汽車回的就是我們姑爺了。你看見了沒有？

潘 看見的。……年紀稍爲大一點。

房東太太 不，男的總是比女的大一點好。……

啊，話又說回來了。潘老板，說到房子的事，我想和你打一個這樣的商量，你看怎樣呢？你只要把上個月的房租付給我就成了。這一個月的房租，潘老板有錢付給我更好，實在沒有錢的話，就等到你有了錢再付也不遲。不過請你另外去找一個地方住，好不好呢？我也並非要把這屋子租給別人，因為……實在……自己要住。

潘 是是。你老人家自己要住，我們祇好搬。不過住房子自然是應該給錢的。……並且這一個月也快要滿了。

房東太太 是呢，就是明天。

潘 （驚）明天？明天又滿了嗎？咳，這樣迷迷的下雨天，過起來就像很長很長的一個整天似的，我還沒有想到又滿了一個月哩。

房東太太 真是對不起得很，好像趕你出去似的。

潘 那裏的話，你老人家對人再好也沒有了。

房東太太 好，那麼拜託你了，潘老板。

潘 好說，好說。

房東太太（望望樓頂）嚶呀，真是漏得厲害。（一面走一面叫）老二……老二。（內有人應）你去叫泥水匠來把樓頂上的瓦修理一下，真是漏得厲害哩。（說着早下樓去了）

潘（望望漏水的屋頂自語）……搬？……搬到那裏去呢？……怎麼樣搬呢？……天哪……還有……一千四百八……二千九百八……四千四百八……六千……怎麼得了！（不覺望着窗外陰雨連綿的天，吐出這樣的怨憤之聲。）倒霉的天，短命的天！……（忽聞樓下步聲）啊，恐怕是阿毛回來了罷。……現在祇能望他了。……誰呵？阿毛嗎？

（阿巧濕淋淋地徐上。把籃子放在桌上，很疲倦地靠在樓梯邊。）

潘 你啊。……（撫其頭）快把頭上的雨點兒揩掉，

不然是要生病的。(取巾子替她揩)

阿巧 怎麼?毛哥還沒有來嗎?

潘 來過了。你沒有碰着他嗎?

阿巧 沒有。他到那裏去了?

潘 他到廣福寺一帶找你去了。

阿巧 找我幹嗎?

潘 他說今天許可借到一筆錢,若是借到了,他明後天就要上船到漢口去。

阿巧 哦,他來辭行的嗎?

潘 他來找你同他一道去的。

阿巧 ……(寂寞的笑)是的嗎?你許不許我同他去呢?

潘 祇要他看得重你,做一個老實人,我是許你同他去的。剛才我已經同他說好了。

阿巧 爸爸,(抱她老父的頭,小孩子似的。)……你老人家捨得我嗎?

潘 那裏捨得你。不過一來養不活你,二來不想再耽誤你了。阿毛是一個有良心的孩子,我也歡

喜他。他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他還不懂得人世的艱難，你應該好好招扶他，勸他。那你纔算看得重他了。

阿巧 他也并不是不懂得艱難，他說他祇是有點不服氣。

潘 年經人總是這樣的，我不怪他。不過人怎能和命運爭？命運好比一塊石頭，你越是同牠爭越有自己吃虧的。你回頭好好地勸勸他罷。

阿巧 我看人要和命運爭是不錯的。假使命運像爸爸說的是一塊石頭，我想我們就得掀翻這塊石頭！不過壓在我們身上的這塊石頭大得很，不是一個人的氣力掀得轉來的，所以張先生送給我的這本書上說，‘我們除了大家團結起來，是決幹不過資本家的。’毛哥就錯在他祇看見一兩個人，看不見大家。祇曉得恨他最不歡喜的資本家，不曉得資本家就沒有一個好的，沒有一個不剝削我們的。我同他說過幾次了，他總不大相信。

潘 唔。阿毛的話固然有些不對，你也要少信人家的纔好。那位送書給你的張先生，廠裏不是說要開除她嗎？據說她本不是做工的。

阿巧 本不是做工的有什麼關係，她同情我們，她指導我們，她和我們一道受苦。

潘 你完全學了她的話了。

阿巧 （不答，披巾又要出去）

潘 你又到那裏去？

阿巧 我去找毛哥去。我想同他商量，他若是再不相信我的話，我不同他到漢口去了。

潘 你不用去找他了，一回兒就會回來的。他不是專爲着找你，他是取錢去了。他那個好朋友約好今天借錢給他，我也正等他這筆錢用。要不然真是沒有辦法了。剛纔張開富來了，說昨天沒有的那一千四百八十文也要算兩個銅子的息……阿毛和他鬧，約他明天還清這筆賬。要是真能還得清，可就鬆了我一個擔子了。不過我總覺得這事情太好了，有些像做夢似的，信

不過，還有房東太太也來說過了。

阿巧 她怎麼說？

潘 她說情願讓我們一個月房租，要我們另外去找房子。……說起來房東太太總算是個好人。

阿巧 什麼好人！她是料定了反正我們拿不出房錢，‘多得不如現得’，趕快把我們趕出去租給別人呢。

潘 不，她說不是租給別人，是她的兒子老二要搬上來自己住。

阿巧 信她瞎說！我剛纔看見大門上已經貼了招租的條子了。

潘 (爽然)……真的嗎？……咳，沒有錢的人到處總是要受氣的。……

阿巧 你老人家怎麼說呢？

潘 我說：住房子當然得給錢。既然房東要收回自己住，我們一面另外去找房子，一面想法子付她的房租。

阿巧 現在我們那來錢付她的房租呢？

潘 我想等你媽媽領了這個月的工錢給他。

阿巧 哼！媽媽這個月的工錢恐怕也靠不住了。剛纔我碰了廠裏的阿秀，她告訴我，今天廠裏又鬧事情，俞根生欺負併線間的劉阿貞。……聽說早些日子俞根生就打她的主意，她不肯，俞根生借事情打她，今天又要歇她的生意。大家不依，一定要趕掉那傢伙。今天併線間已經罷了半天工了。粗紗間，細紗間，搖紗間都罷工來援助他們。

潘 你的媽媽怎麼沒有回來呢？

阿巧 她又做了代表了。據說不單爲着這件事，還要提出別的要求。以後不許老板隨意開除我們，質問前回無緣無故停了生意的徐六姐爲什麼還不復工。限老板在二十四點鐘以內答覆。還有我們吃飯都是一面做工一面站着吃的，以後要讓我們坐着吃飯，還有不許管理員跑到我們女人茅房裏來。真是管理員那些流氓可惡得很，連我們上茅房都管得那麼厲害。

……

潘 話雖是這樣說，回頭要是連你媽媽的生意也停了，那一家人可真沒有生路了。

阿巧 那也管不了那麼許多了。要停生意就大家停生意，不能看着別人停生意，大家不管。那樣，老板更要把我們不當人了。……真是，你看我們誰都拚命的替他們做生活，等到你老了，阿毛壞了左手，我軋斷了手指頭了，就好像煎過的油渣似的，都扔掉不要了。

潘 咳，我們就是生壞了這種受人家煎熬的命啊。

阿巧 難道他們就生成是應該煎熬人家的？……不是我學毛哥的話，爸爸你真是太老實了。

潘 孩子，你爸爸做人是甯可以太老實，不可以不老實。……這也不要說他了。孩子，你剛纔可賣了一點錢沒有？

阿巧 啊，我忘了交賬。……爸爸，今天下半天雖是下雨，生意倒不壞，碰上了一家有錢的人家大出喪，馬車汽車差不多擺了半里多遠的路。

…(數一數錢)一共賣了七百五十文。要不是我想回來看毛哥，還可以多賣幾文也說不定。

潘 (接了銅子露出喜色)爲什麼不多賣幾文回來呢?不容易,不容易。要是每天有人大出喪,就再多下幾天雨也不要緊了。

阿巧 嚶呀,爸爸,連你也不大老實了。

潘 哈哈。古話說得好,‘人窮志短’,做老實人真不容易啊。……不過這七十五個銅子做什麼用好呢?……(咳嗽)

阿巧 讓我去買幾個生雞子燒給你吃。

潘 你也講起那樣鬧鬧的話來了。

阿巧 這不是鬧鬧的話。你年紀老了,不單是受不了風寒,也挨不了餓。這幾天吃得太不飽了,也難怪你要生病。真是病倒了,可不是一兩個雞子買得回來的。

潘 多吃掉一文錢就少一文錢還賬呵。……

阿巧 那種短命的眼反正不是這幾個錢還得清的。等毛哥的錢來了,就不用愁了。

潘 阿毛的錢要是靠不住，怎麼辦呢？

阿巧 毛哥真靠不住，就靠我罷，爸爸。

潘 （苦笑）靠你？你若是個男孩子，我現在正好靠你了；可惜你是個女孩子，你不是指頭也壞了嗎？

阿巧 （也是淒然的笑）手指頭壞了，我的身子沒有壞呵。

潘 （由苦笑變成激怒）難道說你安排靠你的身子賣錢嗎？

阿巧 （苦笑）我總不好活活的看着你餓死啊。

潘 我餓死也不要你那樣做！孩子；你聽清了沒有？剛纔那張開富聽我說起家裏的苦楚，他說爲什麼不把你押到堂子裏去；房東太太談起我家裏的事也說爲什麼不把你嫁給一家有錢的人家。他們的話就好像約好了似的，都在你的身上打主意。

阿巧 他們說的也許都是實在的話。毛哥的錢要是靠不住，娘又停了生意，就祇好那樣辦了。

……

潘 孩子，你別開頑笑。……

阿巧 我不是開頑笑，我真是這樣想。……

潘 （望着天）真是我的命苦到連一個女兒都不能保全嗎？

阿巧 所以張先生說哪：‘現在不是保全一兩個人的時候。大家得聯結得緊緊的纔有活路’。……好，別說這些了。爸爸，快把錢把我買雞子去。

潘 （數了錢交給牠）十四個銅子買兩個就得了。

阿巧 （接了錢）爸爸，我的肚子也餓得慌了。再把六個銅子去買兩個大餅。

潘 六個銅子？

阿巧 是啊，大餅也漲價了，從前買兩個銅子一個的，這幾天他媽的要三個銅子了。

潘 孩子，你怎麼老愛說‘他媽的’？你記得你是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我們窮自窮，也要學一點大戶人家的規矩纔是。

阿巧 我就是不愛學他的媽的大戶人家的規矩。

潘 你聽，你又來了。怎麼這樣不學好呢？

阿巧（披好巾子）爸爸，我去去就來。毛哥來了，叫他等一等，我有話對他說。

潘 好。嚟呀，屋子越漏越大了。孩子，你拿一個面盆來接一接。

阿巧（取面盆和一塊木片來。）你用這塊木片子把屋上的漏洞塞一塞得了。夠得着嗎？

潘 對呀，（站起來）夠得着。可惜這木片子大了一些。你再替我拿一把刀來，把牠削一削。

阿巧 是。（取刀來）爸爸我去了。

潘（一面削木片）唔，快些回。

（阿巧下樓）

潘（削好木片，修理了好一些時候，面盆裏響得更大，他揩一揩汗。）越修理越漏得大了。他媽的！（躺下來）

（忽然樓下人聲鼎沸。‘你認識這個人罷？’‘不認識。不認識。’‘不識認？別說謊。回頭要吃官

司的。他身上搜出了寄給你家的信，你瞧這信封。”這我們不曉得，我們姓朱，這信封上是姓文。我們亭子間住過一個姓文的客人，前幾天早搬走了。不信你去問問樓上潘家裏。”一時梯聲冬冬地上來了一個便衣偵探，兩個巡捕押着阿毛上來。）

包探（出手槍）喂，老頭子！你姓什麼？

潘（很駭異地）我姓潘，我姓潘。

包探 你下來，你下來！

潘 我有點病。是怎麼回事？（一面下來）

包探 你認識這個人麼？

潘 這個人？……（見了阿毛大驚）

阿毛 我說過這封信是從字紙籃裏隨意檢出來包東西的。你要捉我去吃官司就去吃官司；幹嗎要來恐嚇這鄉下老頭子呢？

房東太太 這個人倒有點良心。

包探 不管他，先搜一搜。（巡捕們一面細搜）

房東太太 先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那信裏

面寫些什麼？

包探 信裏面到沒有什麼。要他上漢口做工的，因為是寄到這裏來的，所以來查一查。

潘 先生，到底爲什麼事捉這一個人呢？

包探 你不要裝傻。

潘 不，先生，我是一個老實人。我雖是窮，從來很安份的。房東太太曉得的。

房東太太 是呀，潘老板一家三個人住在這裏，一位娘子在紗廠做工，一位姑娘先前也在紗廠裏，這幾天痛了手，住在家裏幫着做一點小生意。這位潘老板更是老實忠厚，這近邊人誰都曉得他的。

包探 唔，那末，我告訴你，有一個姓龔的在四馬路開一爿書店，很賺了幾個錢，這龔老板想去做官，就把店子交給他的兒子管理，可就有人轉他的念頭了。曉得罷。

房東太太和潘 是是。

包探 這書店的少老板，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接到

了一封恐嚇信。那信要向他借一千塊錢，約他二十九晚上十一點鐘到大世界京戲場交錢，拿錢的人手裏得拿一個白洋鐵瓶做記號，…

…

房東太太 那錢送去了沒有？

包探 少老板把這封信交給他爸爸看，龔老板說，不要理他。到了五月廿號又接了一封信，約他二十五號晚上十二點鐘送錢到新開河×家棚弄尙志里二弄口第一百零一號電桿柱子上掛的字紙籠裏。註明款子得用紅紙包好，還要在電桿上貼一張紅紙條。

房東太太 這趟送去了沒有呢？

包探 自然，龔老板又沒有理他。到了六月十號又來一封信說節關快要到了，又約他×號晚邊七點鐘無論天晴下雨，得把款子放在這近邊廣福寺對面第十五號電桿柱子上掛的字紙籠裏面。說再要不照辦就要用相當的手段對付。

房東太太 那麼這趟呢？

包探 這趟？你這老糊塗，這趟就是今天了。我們行裏接了龔老板的電話，就叫我們埋伏在這個近邊，等到剛纔看見這傢伙悠悠不迫地走來，在那近邊兜了幾個圈，看見沒有人，就伸手到字紙簾裏去拿那個紅紙包……

房東太太 紙包給他拿去了沒有？

包探 紙包給他拿去了，他就被我們捉住了。

潘（癡癡地走近）他這真是豈有此理！這麼年輕的人爲什麼幹出這樣荒唐的事情來了！

阿毛（故意冷然地笑）沒有錢用不能活啊。

潘 爲什麼不老老實實去賺呢？

阿毛 找不着工做到那裏去賺？

潘 那你就該好好地向朋友們去借啊？

阿毛 朋友們有錢不借給你怎麼辦？

潘 祇要你做人老實可靠，人家那有不願意借給你的？

阿毛（故意打量他的樣子）看你這老頭子也像個老實可靠的人，你除了去借借印子錢，可有親

戚朋友願意借錢給你？

潘 沒有法子，印子錢也得借啊。

阿毛 借印子錢好比吃毒藥，也還要有熟人介紹，人家纔肯借給你啊。

包探 社會局設立了貧民借本處。怎麼不去借呢？

阿毛 那也要有保人纔成啊。我到那裏去找保人？

潘 難道你除了做這樣荒唐事就沒有別的路了嗎？

阿毛 哼！還有一條路，——那就是去尋死。我看見報上載着每天有人尋死，我想我也是一條命，有什麼不能死的呢？加上又想起好一些不如意的，可恨可惱的事情，覺得活在世界上也沒有什麼大意思。我想去投海，一個人跑到吳淞海邊去過兩回。媽的，那海邊上又不曉得什麼時候豎了好幾塊木牌。什麼‘祇有活着奮鬥纔能解決你的困難’哪，‘失敗乃成功之母，自殺是懦弱之流’哪，‘尋死容易尋活難，快快回頭’哪，寫着這麼一些話。我仔細一想這些話

、也不錯啊，祇好又走回來。一回來，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媽的，這個世界真不曉得是什麼鬼世界！既不准我們死，又不准我們活。

包探 哼哼，你這傢伙這幾句話倒也說得蠻對。因此你纔想起要寫恐嚇信嗎？

阿毛 我雖然窮，但是我還年輕，我不單是要活，還要老婆。我中意一個做工的女孩子，我看見她家裏那樣苦，實在想幫幫她，無奈找了好一些門路都沒人理睬我。我氣極了，我想非和那些爲富不仁的傢伙幹一下不可。

包探 唔。你幹嗎又單單找上了龔老板呢？

阿毛 龔老板是我們同鄉，他的兒子原先還是我的同學，他讀書比我蠢得多，誰不說我比他有出息。媽的，他的運氣比我好，他的爸爸和軍閥勾結發了好一些冤枉財，他一年年升學，現在又是少老板，又是名人了。我倒蠢，老子一死，家裏窮下來，沒有人幫我的忙，就祇好到機器廠去學徒弟了。起先我狠拚命。我想‘行

行出狀元’將來也不見得弱似他。直到後來我左邊的胳膊給機器壓壞了一根骨頭，我就曉得我這一輩子完了。(悲憤)

包探 ……

阿毛 我從機器廠歇了生意的時候，也曾好好的去找過他，那傢伙仗着他老子有幾個臭錢就不認得小百姓了。給花子似的給我幾塊錢，以後再也不肯見我的面了。

潘 不過你——你也不應該起心要做強盜啊！

阿毛 (憤然) 強盜？爲什麼我是強盜？他們店子裏一個小傢伙告訴我，這龔老板專做些不要良心的事。收印了窮作家的稿子不給錢；造假賬騙人家的版稅，替軍閥當走狗印了好一些欺騙青年的書報，壓迫小伙計不許他們組織工會。……祇有他們纔真是強盜哩。媽的，越是大強盜就越有巡捕哪包探哪去保護他！

包探 (順手打了阿毛一個嘴巴) 臊你的媽，有話留到行裏去說罷，怕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喂，

抄出了手槍沒有？(帶有意義的微笑顧巡捕)
巡捕 (笑)手槍？哈哈，不值錢的當票到有幾張。
包探 沒有什麼道理。(不甚在意地)你們這裏沒有姓文的嗎？

潘 沒有。樓上就祇有我們三個人。我，我的老婆，一個女兒。

房東太太 從前亭子間有一個客人好像是姓文。剛纔說的，他是三天以前搬走的。

包探 (看封信)唔，這封信是三天以前到的。好了，沒有事。老太婆，把一個人同我到行裏去一下。

房東太太 (疑懼)爲什麼呢？……我家裏沒有人。
……

包探 沒有什麼事，找一個保人就出來了。好，走！(拍着呆想着的阿毛)媽的，你還想什麼？想那紙包裹的東西嗎？哈哈。

(一擁而下。阿巧買雞子大餅上來恰與相值。相視愕然。但阿毛被無情地巡捕拖下去了。)

(阿巧呆然望他們的後影好半天，急拉住其父。)

阿巧 爸爸，爸爸！怎麼回事？毛哥怎麼樣了。

潘 ……

阿巧 他為什麼被他們捉去了？犯了什麼事？

潘 ……

阿巧 (搖之) 爸爸你說啊！！

潘 我，我當阿毛真有什麼朋友借錢給他，原來他——他寫恐嚇信給他的同學要一千塊錢，纔被他們抓住了。

阿巧 (癱軟下來自語) 蠢東西！我早曉得他要做
出這樣的蠢事的！

潘 他說這是爲着你哩。

阿巧 爲着我？哈哈，他想有了一千塊錢，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嗎？他真是蠢透了，一點不曉得我們工人階級，要解放自己是另有很好的路的，偏要去信那些流氓的話。蠢東西！蠢東西！！(蒙頭哭) 啊，我怎麼得了！(忽決然) 我去

了!

潘 孩子,你到那裏去?

阿巧 我去找張先生,問一問她我該怎麼辦,我一回兒就回來。爸爸,你上去睡一睡。

潘 (毫無主張地)孩子,我怎麼能睡?

阿巧 爸爸,你放心,張先生一定會告訴我什麼好法子的。

(扶其父上牀,蓋好被)好生睡,爸爸,我一回兒就轉來,娘也一回兒要轉來的,我去了。(披巾急出,口裏叫着)蠢東西,毛哥啊!(急下)

房東太太 (急上)潘老板!潘老板!

潘 (從牀上答)老太太。

房東太太 (慍色)啊呀,你還睡覺哩。我的老二也被他們帶到行裏去了。我現在還要出去找保人。趕到過節的時候又遇着這樣的事,真是倒霉。這都是爲着你們哪。

潘 真是對不起。

房東太太 現在還有什麼對得起對不起的,我也

不要你的房租了，你趕快找一個地方搬罷。

潘 是是。(掀起單被)我一定去找地方。

娘姨 (從樓下叫)老太太，車子已經叫好了。

房東太太 (大聲應)來了。潘老板，真是拜託你。

我若是沒有良心的，早說出真話了。那你們一家人都要吃官司了。我一來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二來我也是替子孫積一點德罷了。

潘 老太太真是再好沒有了。我下一輩子變畜生來報答你。

房東太太 不要那樣說了，你祇想法子快些搬去好哪。(望望家具)哦，這幾樣傢伙請你留給我們用用。

潘 (連連點頭)是是。

(房東太太下樓去了)

潘 是是。(精神病似的)到了明天，連這樣漏雨的屋子也沒有住了。(忽又怨鬼似的數着剩下的銅子)還有四十塊錢得給啊，我怎麼得了！阿毛真是個蠢傢伙！(狂笑)哈哈哈哈哈。不，阿毛

那傢伙聰明的很，他至少這十年是不愁沒有房子住的了，不愁沒有飯吃的了！（哭）巧兒，你可別賣你的身子啊。我們窮自窮，身家是很清白的啊。（摸起菜刀）我沒有法子了，老婆啊，我們三十多年的夫妻。我不能等你了。（猛然向自己頸下砍去，在牀下拍達拍達的苦悶。）

（天色漸冥，房中黑暗。祇聞唏唏苦悶之聲。）

（他的老妻提着飯籃冒雨歸來。）

徐氏 怎麼黑洞洞的？都不在家嗎？（略望望攔樓）啊，巧兒的爹在家。（放下飯籃，去了圍巾，疲極坐在攔樓下木橈上）。噯呀，累死我了。鬧了一整天。不過也值得，工錢也答應加了，兪根生那個畜生也給我攆走了。（敲着攔樓腳）喂，聽見了沒有？

潘 （咬牙苦悶着）唔。

徐氏 怎麼，還發熱嗎？巧兒到那裏去了？怎麼東西丟了一滿房？又找什麼東西上當店裏去了

嗎？(忽滴下了一滴血) 咳，牀上漏雨！

潘 (激烈的唏唏苦悶聲) 唔唔！

徐氏 怎麼，什麼地方痛？(起身伸手摸之) 噯呀！！
(急縮手聞了一聞) 血！你怎麼了？巧兒的爹，
你怎麼了？

(急開燃美孚燈，舉起照牀上)

潘 (鮮血滿面地苦悶掙扎着) 唔唔。

徐氏 (大叫) 天哪！你尋死了嗎？(置燈牀頭扶之)

潘 (由死的苦悶中一字字叫出) 他媽的，爲着一家人吃飯受——受了一輩子苦，臨到要斷氣的時候都要這麼受苦嗎！快些補我一刀！

徐氏 (抱之哭) 巧兒的爹喲。誰不曉得家裏爲難，你爲什麼就要尋死？等天晴了我們不就好了嗎？

潘 (抱其妻慘絕地) 我們——我們工人到底什麼時候纔可以看到晴天啊？

徐氏 (哭聲中很確信地安慰他) 巧兒的爹啊，我們的晴天快要到了，你安心罷。

潘（模糊地但有力地）晴天快要到了，晴天快要到了！（帶微笑倒去）

（阿巧和她的張先生以及許多男女工人趕來）

阿巧（驚叫）噯呀，怎麼了！

張先生（很沉痛地）我們來遲了！

工人們（齊叫）打倒那些放印子錢的！打倒一切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剝削！

（這時雨聲忽止，窗外射進一線紅光似乎預告明天是晴天。）

阿巧 你瞧！現在不是天晴了嗎？爸爸啊！（哭抱之）

——幕——

戰友

戰 友

人物：

某大學生 A (在上海事變中投身義勇軍傷員)

傷兵 (他的戰友)

看護婦 1 (被傷兵們稱爲‘同志’的)

看護婦 2

醫生

大學生 BCDE

女學生 AB

羣衆 (不上場)

時間：

上海撤兵協定簽字之後

地點：

某教堂對過的一傷兵醫院。

傷兵醫院二樓，病室之一。設兩榻：一靠通露台的有玻璃的窗門，隱約看見教堂尖塔高聳，一靠另一開着的小窗，見綠樹之顛。室中設備簡單，但可知前此必曾居多人者。

靠玻璃窗榻上一重傷的兵士，直到最後起來拖住大學生爲止，偃臥着不動。靠小窗榻上，則臥一投身義勇軍參加滬戰負傷瞎眼之大學生 A。

在這兩榻邊除了置藥瓶食器之几外，有腕椅三四隻。

開幕，大學生仰面躺着靜聽，看護婦低聲讀報。

大學生 A （很焦躁地）大聲一點念，請你大聲一點念，……我聽不清楚。

看護婦 1 （稍高聲一點念當日 × 報停戰協定正

文)。

傷兵 (略轉轉身,似乎也在靜聽,久之嘆了一聲氣,握拳重重的打一下牀邊。)

大學生A (急掙扎起來)什麼?協定今天就得簽字?請你再念大聲一點,你不是知道我的耳朵也給大炮震的有一點發聾了嗎?

看護婦1 (放下報紙)怎麼能夠大聲念呢?醫生是禁止你看報的。

大學生A (苦笑)禁止我看報?媽的!我不是什麼都給禁止看了嗎?我現在和我們的戰友老劉一樣的了。他有眼睛又不大認識字,我認識字又沒有眼睛了。

看護婦1 (陪笑)對不起,是我說錯了。張醫生前幾天就囑咐我不許念報給你們聽,特別是你。

大學生A 那爲什麼?

看護婦1 他說你的心太熱了,聽了外面的事就要興奮起來,剛好的病又弄壞了。所以外面的事一概不許告訴你。

大學生A 那有什麼關係呢？反而是告訴我們的好，使我們安心。

看護婦1 就是近來外面的事可以使你們安心的太少了。

傷兵（突然爬起來低聲）不是說X軍……？

看護婦1（急止之）嚇：……你又這樣說了。

傷兵 有什麼說不得，現在我們就祇靠他們去打東洋人了。他們始終是中國最強的軍隊。……不是說他們已經和東洋人宣戰了嗎？

看護婦1 是啊。不過你低聲一點說罷。

大學生A 有什麼說不得！我們是替老百姓負了傷的，還怕誰把我們捉去嗎？

看護婦1 誰管你負傷不負傷，要捉他們還是一樣要捉去的。聽說前些日子，這病院裏就捉去了兩個，現在還不知道是死是活哩。

傷兵 那不是說給他們換上醫院嗎？

看護婦1 那裏是給他們換什麼醫院，那不過是從醫院裏換到監獄裏去。

大學生A (切齒)媽的，我們的出路不是戰場就是監獄了。

傷兵 (切齒)不曉得這班狗東西怎麼和東洋赤佬那樣要好，卻和我們這樣深的仇！

大學生A 喂，同志。請你拿剛纔的報給我念下去罷，低聲一點也成。

看護婦1 你們這樣興奮，我今天不給你們念了。

(放下報紙)

(外面賣報的邊跑邊嚷：“阿要看看剛剛出版×××報，六個銅板一張，看到×××簽定賣國條約，……看到東洋兵無期佔領上海。阿！要看剛剛出版×××報，六個銅板一張……”)

大學生A 你不念給我們聽，賣報的早已告訴我們了。好了，反正我們大家是白犧牲了。我的眼睛是白瞎了，老劉的手也是白斷了，我們做定了奴隸了。我們躺在這兒幹嗎？我們——(一股熱念湧上來，聲音也咽住了。)

看護婦 1 (急扶之) 你要是這樣興奮呢，回頭你們熱度高起來了，醫生又得埋怨我了。

大學生 A 不要緊，我們的興奮已經過去了，我們聽說十九路軍退兵的那天早上，可真是興奮呢。

傷兵 (回憶) 唔，那天氣得我要碰死在牀上。

大學生 A 我恨不得拿手榴彈去炸死那些漢奸。

看護婦 1 (微笑) 幹嗎不去呢？

大學生 A 我瞎了眼睛哪。

看護婦 1 你就沒有瞎眼睛，我想那也不是什麼好主意。人家是大夥兒有組織的賣國。就炸掉他一兩個有什麼用呢？那樣個人英雄主義，反而要妨害革命的。

大學生 A 不錯。不過我聽得虹口公園朝鮮人扔炸彈的案子發生的時候，心裏真有一點痛快。媽的，那不可一世的野村也變成和我一樣的瞎子了。

看護婦 1 野村不過瞎掉了一個眼睛。就是他的

眼睛全瞎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並非就饒了我們半殖民地民衆的。這幾天報上說，日本又要發生很大的政變；法西斯蒂快要上台了。將來屠殺我們比現在這幾個強盜恐怕還要厲害幾倍呢！

傷兵 難道東洋的老百姓就不起來幹他們的？

大學生 A （閉着眼睛，預言家似的）這是必然的。

祇有我們勞苦民衆聯合起來，纔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是呢葉同志？

看護婦 1 是啊。不過你注意你又叫我‘葉同志’了。

大學生 A 可不是同志嗎？

傷兵 我們弟兄們都叫你同志啊。

看護婦 1 因為你們叫別的看着護做‘小姐’偏叫我做‘同志’，後來給院長聽見了，幾乎要把我趕走。幸虧我在這兒和醫生們，同事們都混得很好，你們又歡迎我，才沒有讓我走。

傷兵 媽的，那些闊小姐們每天坐汽車上這裏來，

那裏像是來看護我們的，倒像是專爲來出風頭的。這會兒‘天下太平’了，打仗的不值錢了，就連鬼影子也看不見了。

大學生A 葉同志你可別走，我們已經很熟了。你在這裏多待幾天罷。我記得是二月二十五號進院的，我們在這裏快三個月了。

看護婦1 你瞧，這窗子下面的那株桃子樹你剛來的時候還沒有長葉子，這會兒連花都快落完了。（起身坐窗下，風吹花片進來）

大學生A 是嗎？可惜我的眼睛瞧不見！

看護婦1 啊呀，我又沒有留心。我是告訴你，日子是過得真快。

大學生A 我倒覺得過得很慢。你知道在一個瞎了眼睛的人，人生就像一個很長很長的黑夜似的。（嘆息）

傷兵（幽涼的回憶）我家裏屋後面也有幾株桃樹，我小的時候老愛爬上去折花哪或是偷桃子吃。後來窮下來了，房屋啦，田地啦，全賣掉

了，家裏的人也分散了。我一個人飄到外面來當了這五六年小兵，沒有回過家鄉一次，不曉得那株桃樹還在不在哩……。

大學生A 老劉，你也想起家鄉來了嗎？

傷兵 睡着沒有事的時候，什麼都想起來了。

大學生A 你現在睡在這裏，後悔不後悔？

傷兵 一點也不後悔……。我打過七八次仗，一時跟着阿貓打阿狗，一時又跟着阿狗打阿貓，身上臉上也帶過四五次花，要死早就該死了。現在想起來，那時候要是死了。真好比了一條野狗。……打來打去，只有這一次自己也覺得有點意思。我別說祇打斷一隻手，就死了也不後悔。

大學生A 是呵，老劉，我雖然把眼睛打瞎了也是不後悔的。不過前些日子，我聞得窗子外吹進來一陣陣的桃花香，想起了去年我和女同學密斯周遊龍華的時候的事真有些難過。

看護婦 1 誰？是你剛進院不久來看過你幾次的

那位小姐嗎？高高的，白白的，手裏似乎還拿着一本聖經的……。

大學生A 是啊，就是她……，

看護婦1 她是一個基督教徒嗎？

大學生A 她並非很相信基督教，不過因為她的父母都是信徒，所以她就跟着上教堂。其實她不如說是一個‘自由思想者’。

看護婦1 密斯周的父親幹什麼的？

大學生A 一個銀行家。

看護婦1 (笑)那末你該有錢用了？

大學生A 有錢用？她的父親一看見我，眼睛裏就要出火，還肯給錢我哩？他頂反對我們這次打仗，他說這完全是胡鬧。上次密斯周來不是說嗎，他父親聽見我打傷了，說‘好得很，倒可以借日本人的手，把這些暴躁的青年，教訓教訓’哩。

看護婦1 那麼，你們的婚姻問題很有點麻煩了？

大學生A 現在還說到什麼婚姻問題！我的眼睛

是瞎了，我自己的運命是看得頂清楚的。起先，我家裏雖然窮了，在學校裏，卻是功課頂好的一個，我又也很能做事，從教授一直到女同學，誰不相信我的‘前程遠大’？所以那末許多人包圍密斯周的，還是給我一個人得了勝利。假使我不瞎眼睛，就是她父親反對我，我也不怕。咳！現在是什麼都完了。不過我始終不甘心的就是陳詠明那傢伙！（切齒）他平時專做校長的走狗，破壞學生運動，同時竭力破壞我和周的關係。讓那傢伙把她奪去了，我是死不瞑目的。

傷兵 誰啊？

看護婦 1 就是有一天——同那周小姐來看你的那個年輕的大學生嗎？

大學生 A 是啊，你怎麼就猜着了？

看護婦 1 怎麼猜着了？他欺負你看不見，一面說着很同情你的話，一面他擠眉弄眼的在那裏嘲笑你哩。

大學生A (氣極)畜生!

看護婦1 瞧，你又興奮到這個樣子，氣牠幹嗎？還是保重你自己的身子要緊，我們別再談這些了，原是我該告訴你的。

大學生A 告訴我倒好了，……媽的，怪不得連她也不來看我了。我真有一點後悔了。我幹嗎這樣傻，真去打仗呢？爲的守衛國土嗎？愛國嗎？那樣用我們士兵民衆的血肉守住的地方也早已恭恭敬敬地去送給人家了。爲的出風頭嗎？連自己的愛人也不理睬我了。……

看護婦1 得了，剛才不是說：‘瞎了眼睛也不後悔’嗎？這會兒你又這樣發牢騷。你想你們若不是替老百姓受了傷，當我也會來理睬你嗎？

大學生A 那自然。所以……我有時候真不知道怎樣想的好。自從進了這醫院，一批批的工人，學生，小市民每天帶些東西來看我們，都說這趟辛苦了我們。我每回聽了他們的話真感激得要哭出來，好像自己的傷還受得不夠

重，很對不起他們似的。就拿你們這樣熱心地看護我們，我們就好像到了家裏一樣，不，我們家裏那有這樣好，就是密斯周肯來看護我們，也沒有這樣好。覺得我們這趟就這樣死了也真是值得。但是葉同志，我一想到三個月以前還擺在我面前的幸福，我又有有些不甘心了。我相信周總算是一個難得的女子，又聰明又高貴，可就是性子太善良了，容易受人家誘惑，我應該託人告訴她，教她別吃陳詠明那傢伙的虧，可是我那些同學怎麼這些日子一個不也來看我呢？連老俞也快一個禮拜不來了。

看護婦 1 這也不能怪他們，現在各學校都開學了，他們得趕功課，也就沒有多的功夫時常來看你了。

大學生 A 媽的，他們現在大概是要忍痛讀書，忍痛運動，忍痛跳舞，好跟政府作‘長期抵抗’罷。
(說話中斷續地聽得窗外有汽車喇叭聲)

看護婦 1 看了真是使人氣死！前些日子都說得

那麼好聽的，這會兒借着‘忍痛’兩個字什麼都不做出來？軍官們‘忍痛撤兵’，外交官們‘忍痛簽字’，商人們‘忍痛開市’，工人學生們也有的‘忍痛復工’，‘忍痛上課’，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似的。

大學生A 得了，你也別笑他們了，你自己不也是‘忍痛搽粉’嗎？

傷兵（笑）哈哈，‘忍痛搽粉’。

看護婦1（也笑）你怎麼偏偏就曉得我今天搽了粉？你不是眼睛不看見嗎？

大學生A 眼睛不看見就瞞得過嗎？你平常是不搽粉的，剛才你替我換藥的時候，我聞得你臉上忽然香起來了，我就知道你搽粉了。

傷兵 哈哈，我倒沒有留心。

看護婦1 你真是精明。

大學生A 怎麼樣？可知道瞎子也不是容易騙的。

看護婦1 騙你幹嗎？我是女人啊，女人有時候是免不了愛搽點兒粉的。

大學生 A 不，我一聞得你臉上的粉香，就曉得你快要走了。真是你可能再看護我們幾天罷。

看護婦 1 不用着急，我願意看護到你們出院。今天有一點事要出去，不多一回兒就回來的，我已經託三號病房的陳小姐招扶你們了，（看看手錶）醫生怎麼還不來呢？這些日子每天鬧着‘和平’‘和平’，把你們的事都丟在一邊，外面沒有人捐錢，醫生也就懶下來了。據說這好一些醫院都要結束了哩。好，我去找密斯陳去。

傷兵（止之）葉同志，請你順便把這邊門開一開，好不好？悶熱得很。

大學生 A 到底是夏天了。

看護婦 1 啊呀，我剛纔關起來就忘了開了。

大學生 A 昨天晚上風很大，吹了好一些花片兒進來了。

看護婦 1（開門站露台上望下去）啊呀，今天又是誰在這裏‘忍痛結婚’呢！教堂前面街上擺了這一滿街的汽車。

大學生A 哈哈，‘忍痛結婚’，我記得自從我進這醫院以來，這前面的教堂行過五次結婚式了。

傷兵 看見新娘沒有？

看護婦1 那邊停了一部汽車紮了花的紅汽車，大約就是新娘坐的罷。啊呀，好幾個學生到這邊來了。沈先生恐怕是你那些同學來找你的呢。

大學生A 怎麼曉得？

看護婦1 有幾個像是來過這裏的。

(門開，張醫生與看護婦2 進來)

啊呀，醫生來了。(走過來，很事務地招扶)

醫生 (先至大學生A 榻邊，取牀頭溫度表看了一眼) 唔，熱是退了一些了。(檢視一下傷處) 再有一個禮拜就可以出院了。(見報紙顫葉) 怎麼又念報紙給他們聽呢？我不是禁止了嗎？

看護婦1 沒有念，這是包東西來的，我不過陪他們談談天。

醫生 就是談天也不可以的。院長不是說過的嗎？

看護婦 1 曉得了。

醫生（匆匆至傷兵牀頭在兩看護招扶之下，進行各種檢視）

（外面敲門，看護婦 1 隨手開門，大學生 B C D E 與女學生 A B，都盛裝入室，幾個走到大學生 A 的牀邊，打招呼。）

大學生 B 哈囉，密斯忒沈。

大學生 C 孟嘉，怎麼樣了？

大學生 A 好了些了，你們都來了嗎？（一一握手）
我當你們不來看我了。

大學生 B 那有的話，因為大家功課忙，就不能天天來看你了。

大學生 A 也不要天天來，祇要偶然有人來看看我，就感激得很了。還有誰？好像還有兩位女士似的。（他們和她們都笑了。）

大學生 D 怎麼，你的眼睛好了嗎？就曉得有兩位女士來了？

大學生 A 她們脚步的聲音告訴我了。

大學生D 你們兩位快來和孟嘉握手，可不許說話！讓孟嘉猜猜是誰？（女學生A B果然忍着笑來握手）

大學生E 猜出了沒有？

大學生A （苦笑搖頭）猜他幹嗎呢？反正有女同學看我就是好的了。

大學生D 告訴你罷，一個密斯文，一個就是密斯周。

（大部分的同學笑了。）

大學生A （有愠意強作笑容）別拿我來開玩笑了，還有一個是密斯吳，對不對？

（她們都笑了）

大學生D （咋舌）了不得，天才的人不管他眼睛是好是壞，總是天才。

大學生B （含笑但是鄭重地對他們使着眼色）所以不可因為一個天才的眼睛瞎了就去欺負他。怎麼樣，孟嘉？眼睛已經不痛了罷？

大學生A 已經不痛了。腿上的傷也好起來了。現

在倒是有些裏面的病。

大學生B（緊握他的手）好好的養息罷。我快要放完了，可以多來看你了。

大學生A 謝謝，喔，不錯的，你們這一個學期畢業了，你和老張。

大學生B 對哪。

大學生C 真是，孟嘉，快一些好，我們都望你早些出院呢？

大學生A 剛才醫生說，再有一禮拜就可以出院了。我現在着急的是出了院之後又怎麼辦呢？住在這裏每天還可以吃幾頓稀飯，並且還有人招扶我，出了院可吃什麼呢？誰招扶我呢？我有時想起來，真不如在戰場上打死了倒好。

大學生B 也不必那麼想了。俗話說，‘好死不如壞活’。我們不也是一樣嗎？雖然這學期要畢業了，家裏也等着靠我們賺錢了。但是出了校門，又跑到那裏去？在這樣的時候，真是誰都沒有有一點把握，祇能做到那裏算那裏。我想餓

總是餓不死的。

大學生C 孟嘉，你出院以後的生活，到不必愁了，我們同學會，已經決議幫助你。

大學生D 對啊，我今天是特來告訴你的，這個議案是我們幾個老同學提出來的，昨天已經通過了。

大學生A 謝謝，爲着我一個人的事，勞動了你們大家，我是很抱歉的。

大學生B 別客氣了。你又不是爲着你個人的事負傷。你的負傷是我們全校的光榮哩。

大學生A (試探的)慚愧得很，怎麼，你們今天是專來看我的嗎？都穿得這麼齊整的？

大家 (含糊地)唔。

大學生A 密司文，密司吳，怎麼不說話呢？望着我有些害怕嗎？

女學生A (走進來靠牀坐下)那有的事。

大學生A 密司文，還在圖書館辦事嗎？

女學生A 還有圖書館呢，早燒得光光的了！現在

搬到租界上來，雖然也還有圖書館的空名，可真是沒有幾本書了。

（醫生經過一些時候麻煩的診察，告一結束了。）

醫生 唔，也好得多了，這幾天不可以動，要是再發膿可麻煩了。（再對葉）務必少和他們談話，別讓他們興奮。（他匆匆出門，看護婦跟着出去。）

看護婦 1 密斯陳，我不是拜託你的嗎？

看護婦 2 曉得了，我一會兒就來的。

大學生 A 葉同志，請你去叫他們弄點茶來。

大學生 B 不要費事，我們就要走的。

大學生 A 來了就多坐一會兒。

大學生 B 葉小姐，真是辛苦了你呢！

看護婦 1 沒有什麼，好，你們幾位陪沈先生多談一會兒，（對 A）陳小姐回頭就來的，我去了，順便叫他們拿些水菓來。

大學生 A （點頭）謝謝，明天你還要來的呀。

看護婦 1 來的，不過可別忘了剛才醫生的話，無論什麼事不可以太興奮了。(匆匆下場)

大學生 D (目送着她的後影直到門關了) 這位看護小姐很不壞。是醫院裏的嗎？

大學生 B (代答) 不，他也是‘義勇軍’，我很少看見她這樣能幹的女人。她真是‘戰場的天使’。

大學生 A 你叫她‘天使’她可要氣惱了。我們都叫她‘同志’。若不是有她，我們的病院生活就更苦了。

女學生 A 我本來也想到傷兵醫院服務的，因為爸爸媽媽都說上海危險，一定不放我走，纔沒有來。

大學生 A 自然哪，上海並非不危險，豈止上海，現在那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女學生 A 是啊，起先我們躲到南翔，南翔打起來了，又躲到蘇州，後來蘇州也每天有日本飛機扔炸彈，爸爸纔帶起我們逃到南京。

大學生 A 你們怎麼不跟着政府遷都洛陽呢？(大

家笑了。)

大學生D 現在可好了，洛陽政府又要搬回南京了。我們學校也要搬回吳淞了。

大學生E 聽說要到下學期才能搬，損失得很厲害，很要一些工夫纔修理得好：單止儀器館前面坪裏炸的那兩個大洞簡直就成了幾丈深的池子，也要好幾天才能填得平哩。

大學生A 你去看過嗎？

大學生E 我同密斯吳一道去看的。從麥田裏遠望上去，還好像很完整似的。走近去一看沒有一個屋子有頂的。牆壁上是大大小的無數窟窿，最使人難過的是從校門口一直進去兩邊的草長的一尺多深。學校園裏的花木也蓊蓊茸茸地比平年茂盛的多了，靜悄悄的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甚至連一個烏影兒也沒有，就有一兩個鳥兒也好像不敢輕輕的叫一聲。雖是大白天出去的，倒像是在月亮底下走着的一樣。不但是密斯吳害怕，連我的身上也怪發

毛的哩。

女學生D 那天要不是和密司忒張一道，我真不敢去看我們的宿舍了。

大學生B 怎麼樣密司吳，你的損失大不大？

女學生A 那還有什麼說的。我是住在樓上的；屋子沒有頂了。那些衣服哪書哪，沒有給人家搶去的也都給風雨糟踏得一塌糊塗了。鐵牀也給火燒的捲起來了。最妙的就是牀底下的一雙高跟皮鞋和牆壁上掛的幾張照片還一點沒有壞。

大學生A （不覺俏皮地）剩下得很妙，恰好是時髦小姐們最要緊的幾樣東西，再剩下些香粉哪口紅哪就更好了。

大學生D 瞧，你的眼睛不中用了。還要說這些不安份的話。

大學生A （苦笑）說說有什麼要緊？古人說得好‘盲者不忘視’啊，我告訴你們一點深刻的體驗罷。瞎了眼睛並不痛苦，瞎了眼睛而不能忘

記沒有瞎的時候所看見的好看的東西那纔是痛苦呢。

大學生 D 那麼你還不能忘記密司周嗎？

(大學生 C 以手推 D 衣。以目止 D)

大學生 A 我竭力想忘記她但是不能忘記。假使我眼睛還好，也許可以忘記她，但是我的眼睛是在我和她最相愛的時候瞎的，我的腦筋裏留着她的印象太深了，我恐怕永久忘不了。不怕你們笑我傻，我現在衣裏面還藏着她的小照哩。(以手撫胸)從我打仗的時候負傷的時候，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離開過牠。

大家 (笑了)拿出來給我們看看。

大學生 B (誠懇地拉着他的手)不過，孟嘉，我還是勸你忘記她罷。

大學生 A 爲什麼？她怎麼樣了？

大學生 B (溫慰之)沒有怎麼樣。我上次不是告訴過你嗎？她還是很思念你的。她已經不在學校裏了，她母親病了，家裏接她回廣東去了。

她還有信來托我招扶你。說要錢用她可以在家裏寄來。不過我看這樣究竟不是一個了局。既然她不見得能嫁你，你也不如早忘了她的好。

大學生A 假使是那麼容易忘記的事我也不要你這樣的勸了。

大學生B 那你可太痛苦了。

大學生A 我好像命中注定了要受這些痛苦的。

(看護婦2 帶許多香蕉上分給大家。)

大學生B 這不像你說的話。你從來不相信運命的。

大學生A ……好，我們不要談這些討厭的事了。

反日會的工作近來怎麼樣了？這趙政府簽定這樣的條約你們一聲也不響嗎？

大學生C 這是沒有法子的。自從復課以來，好一點的教授多半都辭退了。頭腦清楚又熱心做事的同學，不是開除了，就是轉學了，有的是交不起學費，剩下的多半是些死氣沉沉的。新

的同學又是派別複雜得很，因此什麼運動也幹不起來。

大學生A（焦急地）那怎麼成呢？在這樣緊要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不動呢？咳，假使我的眼睛不瞎的話！

大學生C 是啊，我剛纔還和老俞說起呢……。

大學生E 我同密司吳到學校去看的時候，看見禮堂外面我們寫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那些標語上面，貼着‘大日本軍司令部’的佈告，真是把我氣死了。

女學生A 日本兵在我們學生會辦公室牆壁上寫的那些話還更要把人氣死呢。什麼‘懲罰支那學匪’哪，‘拒絕排日運動’哪，‘大日本帝國萬歲’哪，……

大學生E 對哪，還畫了幾個烏龜，罵我們是‘支那龜’哩。

大學生A 媽的，若是能堅持這一次的反日戰爭，那裏會弄到這樣？這牆上的標語和佈告的鬥

爭，已經是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革命學生精神上的肉搏了。你們不要看了生生氣就夠了，帝國主義者並非這樣就滿足的。你們應該快些起來繼續我們反日會的工作：使我們學生運動和工農革命運動聯繫起來，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要不然，我們的拳頭是不會打着帝國主義的要害的。

大學生D 不過，不是我說右傾的話，我想我們這時候還是不要動的好。我們的力量不夠，鬧起來也沒有什麼結果。九一八事件以來我們是怎麼鬧的？開會哪，打電報哪，臥鐵路搶火車到南京請願哪，示威遊行哪，包圍市政府哪，開民衆法庭哪，組織義勇軍援救東北哪，鬧來鬧去結果有什麼用？上海還不是送給帝國主義者了。我們學校還不是給日本帝國主義佔去了。我們還不是要搬到租界受帝國主義的保護？

大學生A （氣憤之極）依你說，我們祇好甘心做

奴隸了？

大學生D（紅臉）我並非說要甘心做奴隸，我是說我們得等一等。

大學生A（凝視他）等到什麼時候呢？

大學生D 等到我們真有了力量？

大學生A 什麼叫做‘力量’？九一八以來搶火車，臥鐵路，示威游行，包圍市政府，組織民衆法庭，成立義勇軍，一二八事件一起，參加民族革命戰爭，這些不算我們學生羣衆的力量，什麼纔算是我們的力量！

大學生D 我以爲學問纔是我們學生的力量，要等到我們真有了學問。

大學生A（急接過他的話）唔，我懂得了，要等到你畢了業，出洋留學，得了學位，回國之後做了‘高等華人’，或是‘要人’們把中國整個兒賣掉纔算真的力量，對不對？……

大學生D（氣得沒有話說）……

大學生B 孟嘉！

大學生A (繼續對D說)假使你真這樣想,那你可以真是做夢了。你就肯那麼等,民衆可不能讓你等,他們都已經起來要求自己的政權了。

(對面教堂前汽車喇叭聲更多了。)

大學生D (無可發洩)哈哈!我們算是做夢,我看那些瞎了眼睛還等着要和他的愛人結婚的纔真是做夢呢!

大學生A 這是什麼話?誰同你說這些,誰要同什麼愛人結婚?

看護婦2 (急來扶持)沈先生!

大學生D 我告訴你罷……。

大學生B (厲聲)老戴!

大學生E (急起拉了D走)老戴,不要說了,他的性格你是曉得的,有病的人脾氣總是大的,我們到那裏去罷。

(E拖D急下)

大學生B 今天真是怎麼鬧的,我們大不該要他同來的。

大學生A (猶恨恨然)我早就要罵這傢伙了。他和陳詠明就是我們校裏兩條走狗。去年我們第一次反日會，就是這傢伙破壞的。……

(對面已聞教堂裏大風琴之聲及唱詩聲，一女僕匆匆敲門進來。)

女僕 文小姐，吳小姐，對面已經行禮了，周小姐請你們快些去。

女學生A B (狼狽地)哦，就來了。

(對A)好，密斯忒沈，我們去了，你好好的保養。我們下次再來看你。

大學生A 唔，謝謝。

女僕 還有少爺請張先生俞先生幾位也快些去。

(她們匆匆下去了。)

大學生C (躊躇地)怎麼樣呢？我們去一下再來罷。

大學生B 唔。

(唱詩聲高起來了。)

大學生B (拉了A手低聲)孟嘉，我們一會兒再

來看你。我還有許多話和你談。

(跟着 C 已將出門)

大學生 A (忽高聲)老俞,老俞!

看護婦 2 俞先生,沈先生叫你。

大學生 B (急狼狽地轉來)什麼事?孟嘉?

大學生 A (找着他的手握了)他們可以騙我,你是我的老朋友,你也忍心騙我嗎?(不覺帶淚聲)

大學生 B (緊握手默然有頃)我怎麼忍心騙你,孟嘉。不過,你是在病中,曉得了於你沒有益處的事,我勸你簡直不必曉得罷。老朋友,你相信我的話。

大學生 A (着急但冷靜地)不,不,不要緊,你祇老實告訴我。這樣瞞住我,我反而要着急了。是不是密斯周今天在教堂裏結婚呢?

大學生 B (躊躇變為決然)好,我告訴你,是的。

大學生 A 和誰結婚?

大學生 B 這我想還是不告訴你的好。

大學生A 我曉得了，是不是和陳詠明結婚？

大學生B 你猜着了。我也沒有法子了。我今天是萬不想來的。無奈老陳再三拉我。我也祇好跟着來，——總之，老朋友，相信我的話把那個女人忘了罷。

大學生A 唔，謝謝你告訴我，我曉得了就成了。

大學生B 你可別煩惱。

大學生A 你放心，沒有什麼事。

（唱詩與音樂聲更大。）

大學生A 他們都等着你，你快點去罷。

大學生B （赧然地）我去敷衍他們一下就來。

（唱詩聲中看護婦扶大學生A 躺下）

看護婦2 沈先生，你頭上有些發燒。

大學生A 不要緊，我躺一躺就好了。（另一看護婦進來）

看護婦3 陳小姐，第三號病房開刀，張醫生請你去一下。

看護婦2 就來了，好，沈先生，你好好的休息休

息，養病要緊，不要想別的了。你瞧劉先生躺的多好，我去一回兒就來了。

（替他蓋好，匆匆出門。）

（滿室寂然。但聞琴韻歌聲悠然而止。）

（隱約間聞牧師在說教證婚。）

大學生A （忽慘笑）哈哈哈哈哈！我真是做夢！我真是做夢！（急於胸前貼肉處取出照片）我幹嗎藏着人家女人的照片。（切齒慚之）（隱約聞牧師講道——）

‘……上帝既照着他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人，又恐怕人太寂寞了，取男人的肋骨造了他的配偶——女人。這樣，到了今日我們不但有合於上帝意旨的男子陳君，同時爲着陳君找下了極良的配偶周女士，他們的結婚是十二分受着上帝的祝福的。……’

大學生A （掩耳）啊，誰把那邊門給我關了，給我關了，我不要聽那聲音。陳小姐，陳小姐。（他自己忽然掀被起身，雖然紉帶裹着眼睛就和

好人一樣一直走過去。手摸着門悲憤地叫着)
啊，我怎麼辦，天哪，爲什麼不讓我年紀再老
一點？(自槌其胸)

傷兵 (雖然仰臥着，但一直沉默地注視他的言
動) 沈先生!

大學生A (嗚咽着說) 劉……你是我的戰友，你
告訴我該怎麼辦？我犯了什麼罪？爲什麼該受
這樣重的刑罰？爲什麼人還沒有死，就活活的
逼他死這顆心？(他心裏忽然一決) 他媽的，
我活着幹嗎？我給他們拚了罷！(他猛然要向
露台跳下去，但給傷兵沒有斷的那隻手抱住
了。)

傷兵 (帶磷帶責罵地) 沈，你見鬼哩！你不醫好身
體去和外國赤佬以及他的走狗們去拚命，卻
去和他們拚？你的性命那樣的不值錢嗎？你那
個女人看起來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她愛滾到
那邊去就讓她滾去，用得着你這樣丟不下她
嗎？她現在嫁的人據你說是你學校裏一個小

走狗，這正是‘門當戶對’，也用得着這樣氣憤嗎？女人什麼地方找不到。你快不要見鬼了，躺到牀上去，一心一意地養好身體和敵人拚去。

大學生A 可是，劉，我的眼睛瞎了，我還有什麼用呢？

傷兵 瞎了眼睛，你還有手啊！我呢？我是只剩一隻手了。一隻手我就饒了我們的敵人嗎？不！就是這一隻手也沒有了，我也不饒的。我還有口啊，我還有牙齒，我咬也要咬死他們的！

大學生A （摸到他的牀上抱着他的那隻粗壯而孤零的手，他止不住悲壯的淚，）劉！你到底是我的戰友！你這隻手救了我。我還是太年輕了。……你曉得年輕人的心是很難得死的。……劉！

（他不覺哭了。）

傷兵 （因為他惟一的一隻手給A捉住了，用頭代替他曾經有過的另一隻手去撫摸他）兄弟，我

曉得。……

大學生A （他就真像受了欺負的小兄弟對他的長兄訴苦似的。）假使我是做錯了事給人家丟棄了，我還甘心一點；現在我算爲是替大家犧牲了眼睛的，爲什麼該被人拋棄得這樣淒慘呢？……爲什麼我身體上已經負了傷的，還要給他負上這樣重的心上的傷呢？

傷兵 兄弟，我曉得……（他抬起頭）不過你要記得你現在是老百姓的人了，給他們拋棄了有什麼難過呢？他們要你，老百姓就不要你了……。

（外面教堂門前喧笑聲，汽車喇叭聲，汽車輪軋軋聲）

大學生A 但是，劉大哥！你聽教堂前面的聲音，他們那樣熱鬧，我們應該這樣寂寞嗎……。

看護婦1 （匆匆上）啊呀，沈先生怎麼走到那邊去了！

大學生A 我想來關這張門的。

看護婦 1 冷嗎？不要關。外面來了好幾千工人學生的示威遊行，反對今天簽字的停戰協定呢。

（走到露台上望）

（外面忽然聽見潮水似的喧鬧聲，脚步聲，喊口號聲，隱約看見旗幟飄揚；傳單亂飛，祇聽得他們叫着：）

——反對簽定賣國條約！

——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進攻中國革命！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

——踏着抗日士兵義勇軍的血路前進！

傷兵 （緊握着大學生A的手感謝的說）兄弟，你不要聽那教堂那邊的聲音了，你聽這個聲音！我們不是比他們還要熱鬧得多嗎？葉同志，快扶我起來看看。

看護婦 1 那怎麼成呢？你是剛換過藥的。

傷兵 不要緊，不要緊，我高興得很，我好像什麼病都好了。（一邊爬起來一邊口裏跟着叫外面

羣衆正叫着的口號)

看護婦 1 (祇好與 A 一同幫着扶他起來。他走到露台邊，也揚起那唯一的一隻手跟着喊起來。大學生 A 及看護婦 1 自然也狂熱地喊。A 的傷了的眼裏甚至淌下淚來，祇聽得外面的羣衆揚起旗子向這邊狂喊了這末一句口號：

——英勇的抗日士兵，義勇軍萬歲！

——大衆武裝起來，自動對日宣戰！

——受傷的兵士弟兄們醫好了傷快再上前線去！

大學生 A 與傷兵(齊聲揚手)我們一定去！

(教堂那邊的琴聲歌聲，汽車聲，喧笑聲，給這海潮般的聲音捲沒了。)

——幕——

No. 0803

所有權
印翻不准

1933, 2, 10, 出版

1-2000 册

分店

南京 福州 漢口 九江
北平 廈門 開封 成都
廣州 杭州 鄭州 汕頭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田漢

田漢戲曲集第一集

實價八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409B

青年圖書室